

围的房子或能遮挡的地方躲藏。

马晓粤的脚才刚刚好了点，跑不快，又拉在了最后，兰香和二狗刚往前冲了几步，猛然想起什么又折了回来，他们俩人架住她往就近的农家院子跑。

当他们刚刚在屋缘下站稳，雨点就突然变成了粗大的、豪放的白色颗粒，如同密集的子弹噼噼啪啪地射下来，清脆地打在屋顶和地面上，发出铿锵的金属般的声音，打得树枝树叶哗哗地响，像秋风扫落叶似地掉了一地。

“下冰雹了！下冰雹了！”二狗首先惊叫起来。

“见鬼！怎么下起冰雹来啦？”

这时，在屋里躲雨的人们听到喊声，立刻挤出门口和屋缘下，张望着刚才割着的麦田。

只见流星般的冰雹发疯般的打击着毫无抵抗力的麦穗，仅仅几分钟，田地还没有来得及收割的庄稼顿时像被千军万马驰过似的，大片大片的断头折腰，可怜兮兮地躺在地里，上面盖满了蚕豆粒般大的白色颗粒，惨不忍睹，大家顿时像定了格似地懵了，一个个目瞪口呆。

“老天爷，求求你，快停住吧，别下了！”

“都造了什么孽呀？今年这点水浇地的粮食又要完了吗？”

“天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突然降临的灾难，悲痛、伤心、绝望一下子笼罩在人们心头，像座大冰山似的沉重，有人在祈祷，有人在叹息，有人在诅咒，有人在跺脚，几个妇女忍不住哭泣起来，先是小声地哭，后来变成了捶胸痛哭，她们哭老天爷不长眼，百年不遇的干旱，把山坡上大片的庄稼活活枯死了，更哭老天爷太无情，突然而来的一场冰雹，把川道里这点有限的全村人巴望的救命水浇地，也打得七零八落！

马晓粤第一次见到下冰雹，目睹了这灾难性的一幕，置身于这群几乎绝望的人群中，使她受到了深深的震撼，心情无比地沉重，她心里也忍不住和社员们一样咒骂起这无情的老天爷。

自从来到队里，在和他们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日子里，她亲眼看到了这些庄稼人，贪早摸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劳营务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虽然，他们从未亏待过土地，可是到头来，他们的希望，他们的血汗，一瞬间就全化成泡影，两手空空。

大西北农民的日子真苦啊！老天爷还要使他们雪上加霜，难道他们就要永远这样穷下去？这世道难道就不能有个改变？

马晓粤想着想着，胸怀里有一股汹涌的感情在翻腾，内心世界在起着激烈的变化，虽然灾害的降临她无能为力，但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她是一名派到这里工作的农宣队员，情感和责任，使她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和这些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她默默地在为他们遭遇的灾难而难过，为他们今后漫长的日子而担忧，也默默地在心里捉摸着思考着如何带领社员们应对这场灾难。

一下午，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一场无情的冰雹，打碎了社员们短暂的喜悦，大家脸上再也看不到一丝笑容来，人们聚在一起，不是叹息，就是满脸愁容地谈论日后的生计，有的又要打算外出逃荒要饭了。

夜里，在饲养场里的大炕上，队干部们召开紧急会议，马晓粤和以高队长为首的几个队干部聚在一起，商量着灾后的工作，大家情绪都很低落，一个个像是残兵败将似地东歪西倒，不是靠着就是躺着。

高队长盘腿坐在小炕桌旁，借着油灯的火点着一锅旱烟，吧嗒吧嗒地闷头抽着，冒出浓浓的一圈又一圈的云雾。

马晓粤心里暗暗着急，她抬起头望了大家一眼，忍不住推了推高队长，恨不得拨开他

的嘴巴似地大声说：

“高队长，你说说话呀，大家除了唉声叹气，就这样闷坐着，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再说，你们是队里的主心骨，社员们都在看着你们呢！你们都这副样子，队里不都成了一盘散沙？”

“庄稼都打光了，再怎么大干，又有什么用？我看还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自找出路吧！”副队长春生像跟谁怄气似地抓挠着头发。

“这怎么可以！”马晓粤大眼睛一瞪，“我不太懂农村的情况，但我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这一班人决不能泄气，毛主席教导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群众。我们有党有组织有上级，我们要尽快向上级汇报灾情，我觉得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现在，我们干部们首先要振作起来，才能稳住社员的情绪，带领他们闯过难关。刚才，我问过厚德叔，他说，这场冰雹是打得不轻，但有些庄稼要抓紧的话，还能抢回来些的，关键就看我们怎么组织了，我看我们还是先好好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工作吧。”

马晓粤有板有眼地说了这番话，心里也不由得暗暗吃惊，自己怎么会这么冷静，这么理智。

“马同志说得对，我们队的班子不能泄气，我琢磨着，马同志和二狗你们俩人，连夜把队里受灾的情况汇总起来，明天一早，就到大队里去汇报请示，我和其他几个干部分头做社员们的思想工作，叫大伙不要慌，总有办法渡过难关的。明天，我们就把全村的劳动力都集中起来，先到麦地好好清理一遍，多少总能抢回来些，然后再把其他庄稼地也地毯式的搜它一遍，把损失减到最少限度，等马同志他们向大队汇报完，看上面有什么指示，我们再作下一步打算。”

高队长的话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成，躺着的人都坐了起来，围着油灯，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想办法，大家的脸上又有了光彩。

早上，马晓粤在二狗家吃的早饭。

因为要出门去，大娘特意为他们做了稀罕的玉米饼子和小米粥，还有一小碟绿绿的咸苦苦菜，这样的早饭，马晓粤到这里来快两个月了，都是难以吃到的珍品。

马晓粤知道大娘心疼她，每次马晓粤要来她家吃饭，哪怕东找西借，她都会尽量好吃的给她吃，生怕她饿着，大娘老说她和马晓粤这闺女有缘份，她甚至把她看作是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她，操心她，马晓粤到她家来也一点都不拘束，想吃什么，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直接向大娘嚷嚷要。

这时，大娘坐在炕沿边，满腹心事地看着马晓粤和二狗吃早饭。

“大娘，大伯怎么不来吃早饭？”马晓粤问。

“他一早就到自留地去了，昨天打了冰雹，他要去地里整理弄弄，不用等他了。”二狗边吃边说。

“闺女，你多夹点菜吃，不然，全让二狗这小子吃光了。”她拿过马晓粤的筷子，大大地夹了一筷放在她的碗里。

“大娘，你脸色不太好，是哪里不舒服吗？”马晓粤望着大娘布满愁容的脸，与往日健谈的性格判若两人，就忍不住关心地问。

“这倒没有，只是这场冰雹把我的心打得碎碎的，昨晚整夜都合不上眼。”大娘看了二狗一眼，没精打采地一声叹息，“唉！二狗的事又不知拖到什么时候了。”

“二狗的什么事？”马晓粤奇怪地问。

“娘，你又在唠叨这事，叫人烦不烦呀！求你就别再提了！”二狗显然不愿意说这事，他瞪了他娘一眼。

“你呀，总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让我们操心到什么时候！”大娘不满地说。

“好啦好啦，不吃了，我们还是快走吧。”说着，急忙下了炕，就往门外走。

马晓粤本来就早已吃完，见二狗往外走，赶忙追了出去。

在去大队的路上，马晓粤坐在二狗的自行车后座上，一直想着刚才大娘说的事，就拉了拉二狗的衣角。

“二狗，你娘刚才说的到底是什么事呀？让她这么操心。”

二狗有点不好意思地摔摔头，笑了笑，吞吞吐吐地说：

“是……是我的婚事。”

“那是好事呀，对象是哪儿人？”

“在陕西。”

“啊，这么说那次在火车上我们相遇，你是坐火车去相亲回来，对不对？”马晓粤惊喜地问。

“是呀，顺便也去背了些粮食回来。”

“村里姑娘这么多，这么漂亮，你怎么跑那么远去找呢？”

“那是我娘的娘家，我娘说娶那儿的姑娘做媳妇，可以常和那边保持着联络，有人来来往往，不至于凉掉。”

“你娘还是个很恋家乡的人呢！”马晓粤想到自己常常想家，笑了笑，“那你怎么会和你娘闹起矛盾呢？”

“还不就是因为昨天那场冰雹！本来，说好收完庄稼就办喜事的，可这一来，什么都打光了，怎么娶媳妇呀？”二狗难过地说。

“其实，你也不用难过，你年纪还轻，才二十出头，过两年结婚也不迟呀！”马晓粤好心地安慰他。

“那是你们城里人的说法，到我们乡里就不行了，马同志，你打算多大才嫁人？”二狗好奇地问。

“我嘛，还早着呢，再等五年、十年吧！”

“哎呀，那在我们队里可是再也嫁不出去的没人要的老姑娘啦！”

“真的吗？”马晓粤在背后推了他一把，“那我就一个人过好啦，无牵无挂更自由了。”

俩人说着笑着，到了大队的所在地，二狗停好自行车，领着马晓粤走进了办公室。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的七八条长凳上，已经坐着或蹲着人，男人们嘴里几乎都叼有烟卷，在这个腾云驾雾的房子里，时隐时现的露出一张张焦虑忧愁的脸，二狗和他们都熟，不停地和他们点头打招呼或喧上几句。

“他们都是谁？”马晓粤第一次到这里，对他们都很陌生。

“都是我们这个大队的生产队长和干部。”二狗小声说，“看来都是为了昨天的那场冰雹灾害寻求解救而来的，这么说，受灾的面积还不小呢！”

突然，二狗像发现新大陆似地推了马晓粤一把，指着前面，兴奋的大声叫起来：

“郑队长和石闵华他们也在。”

马晓粤顺着二狗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了坐在靠里面人堆中的郑队长和正在做记录的石闵华，他们正谈得很热烈。

正当他们找座位时，郑队长看见他们了，立刻站起来朝他们挥手打招呼。

“小马，二狗，我们正想要到你们队里去了解情况，你们来得正好，快到这边坐下。”

这时，和郑队长谈话的几个人已站起来告辞，他们已汇报完，要赶着回去了，郑队长握着其中一个人的手，叮嘱着：

“李队长，你们当干部的不能灰心，回去以后，要发动组织好社员，增强信心，克服困难，开展生产自救。你们汇报的情况，我们会尽快往上面反映的，相信县上很快会有救灾计划下来的。”

说完，又转过身来，让马晓粤和二狗坐下，石闵华不知什么时候去端了两杯水回来，递给了他们。

“一早就赶来，辛苦了！”郑队长和蔼地望着他们俩。

“这么早，你们就在这里跟各队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定来得很早吧？”

马晓粤看见他们感到格外亲切。

“是呀，听到这里受灾，我们昨晚就赶来了，这场冰雹把几个大队的庄稼都打光了，你们那儿怎么样啦？快说说你们那里的情况吧！”郑队长单刀直入地询问起来。

这时，大队刘主任听完四队的汇报，也转过身来，加入到他们这堆人里来。

马晓粤详细地把他们九队遭遇冰雹的情况，社员们中产生的消极情绪，还有昨晚队干部会上作出的救灾对策，都一一向他们作了汇报，二狗在旁边也不断地插话补充，还拿出他们俩人连夜赶写的灾情书面材料，交给了他们。

“太好了，你们行动这么快，还整理出了书面材料，真不简单！你们灾后马上开会研究，组织社员，把灾情减轻到最少限度，队干部分头去做工作，稳定群众思想，你们做得好！”郑队长高兴地连连点头。

刘主任很快浏览了一下他们的材料，满意地对他们俩说：

“你们的做法很值得其他队学习，不等不靠，立刻行动，好样的！回去告诉高队长，我完全赞成你们的做法，就这么大胆干，困难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刘主任，郑队长，目前我们九队的困难确实还很大，今年，严重的干旱，山里的地收成无望已成定局，唯一指望的一点水地庄稼，现在一场冰雹被打得七零八落，实在是雪上加霜呀！连续多年的大旱，他们几乎一贫如洗，现在快要入冬了，社员们的吃穿都会成大问题，希望你们能尽快到我们队上来了解情况，向上级反映，及早给以解决。”

马晓粤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希望，她说着说着，充满忧虑的大眼睛闪着泪花。

刘主任和郑队长很认真地听着，都被她的真诚而打动，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赞同。

“马同志，你说的很对，情况是比较严重，我们准备马上就到各队去，把情况摸清就立即报告上面，争取入冬前能调拨一些救济粮和物资发下去。”刘主任说。

马晓粤和二狗汇报请示结束后，刘主任和郑队长一起把他们送出了门口，又忙着去听其他队的汇报。

石闵华也跟着追了出来，二狗说自行车要打气，让她等一等，就推着自行车走了，剩下石闵华和马晓粤二人站在院子里。

这时，不知怎的，俩人心里似乎都想说什么，但谁又都没开口，只是互相看着对方。

“班长，为什么不说话？”马晓粤终于忍不住先叫了起来。

“那我也问你，你为什么也不说话，光会看着我发楞，是我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石闵华忍住笑，嘴角扬起，也学她的口气反问她，还故意摸了摸脸。

两人瞪了对方一眼，都忍不住爆发似地大声笑了起来。

“晓粤，说真的，每次看到你，都总像是看不够似的，特别是看到你开朗、快乐、甜美的笑，叫人和你也一样的开心。”

“那好呀，既然能让你这么高兴，趁二狗还没来，你就看吧，不过，我可要收费的啊！”马晓粤说着，调皮地伸出手。

“要多少？我都给你！”

石闵华说着，上前用力拉住她的手，他停住了笑，眼睛温柔地凝视着她，天啊！每当看到她的时候，他才知道到底有多么地想念她，只要跟她在一起，他的心情自然就会好很多，他感到这次见到的马晓粤有很大的变化，她的神情变得鲜明而有光彩了，他喜悦的涟漪一波波地在心底漾开来。

“晓粤，你的脚全好了吗？”他关心地问。

“基本上好了，就是还有点酸痛，不过也不碍事。”

马晓粤说着，在原地蹦蹦地跳动起来，还围着石闵华转了一圈。

“你不能太大意，伤筋动骨一百天，还是小心点为好。”石闵华拉住了她，“你那里的工作压力还大吗？”

马晓粤点了点头，“主要是社员们的生活太困难了，又遭遇了冰雹的打击，我觉得，他们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了，可我却无能为力，眼看着他们在饥饿中挣扎，心里也不好受。”

“你也不用太着急，这里不是旱灾就是风灾，或是冰雹，总之，几乎年年都要吃国家的回销粮或救济粮的，你能做的就是把情况摸清，帮助队里搞好救济粮的分配，做好明年的活路安排。”

“班长，你常在面上跑，又在公社旁边住，听得多些，有什么情况和经验一定要尽快告诉我，我对农村工作可真是一无所知，不知道怎么干好。”

“其实，你对自己应该有信心，刚才，你和二狗的汇报就很好，说到点子上了，你干得不错。”

“真的吗？”

“嗯！”石闵华肯定地点点头，“你没看见郑队长和刘主任都表现出非常满意吗？不过，你也别把自己搞得太劳累，以后的条件可能会更差，要注意身体。”说着，从身上背着的挎包里拿出一包用报纸裹住的东西交给马晓粤。

“班长，这是什么？”

“前天，我跟郑队长到县上开会，顺便给你带的饼干，晚上看书饿了，可以吃点抵挡一阵。”

马晓粤心里很感动，但她怎么好意思随便接受他的东西呢？连忙摇了摇头，“谢谢你，不过，我不需要，我现在吃的方面比刚来时习惯多了，你留着自己吃好啦。”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我给刘爱武和周彬每人都有一份，你就收下吧！”

“真的？班长，谢谢啦！”马晓粤这才高兴地接过饼干，听到石闵华提到刘爱武，她又想起了什么，马上又问，“班长，你……你和爱武常能见面吗？”

“是呀，她就住在公社旁的社员家，我们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那很好呀！”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告诉你，刘爱武她真的很喜欢你，五年来，她就只对你一个人动心，她等了你五年了，我是她的好朋友，我应该把她的心意告诉你，希望你能和她好，在学校时，我们班的同学都认为你们俩都很优秀，是很合适的一对。”

石闵华听了马晓粤的这番话，先是一惊，接着大声哈哈笑了起来：

“晓粤呀晓粤，你什么时候当起红娘来了？是爱武让你来跟我说的吗？”

“不是，是我自己一直都想告诉你的。”

“那好，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和刘爱武是很好的朋友，工作上是很好的搭档，可我们之间只是友谊，而不是爱情。我在离开学校前一个晚上，我已经说了，我的心里早已有心仪的人了，她就是……”

石闵华正说着，只见二狗推着自行车气喘喘地来到他们的面前，焦急地问：

“马同志，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我找了好几个人才借到气筒子，车子打足了气了，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我们走。”

二狗和石闵华打了个招呼就跳上了车，马晓粤也随之坐上他自行车的后座上，回头向

石闵华招招手，大声喊：

“班长，再见！以后有机会见面我们再好好谈谈！”

石闵华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依依不舍，满腹心事地沉思了起来。

立冬过后，庄稼早已收拾完毕，一片茫茫原野，山寒地瘦，赤裸裸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的坚硬。

队里的结算也已基本上出来了，经历了干旱、冰雹的打击，一年打下的那点粮食，分到社员头上也实在没有多少，收获并没有给大家带来什么喜悦，生活的沉重感，依然笼罩着整个村子。

但是，这并没有使“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减弱或止步，打从秋收以后，报纸和广播就早已开始号召动员，今冬明春大搞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新的任务一个接一个。

在寒冷的日子里，男女社员们谁也别想呆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公社上下，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平田整地、挖水渠、修梯田、垫河滩，只要有会战的地方，就有红旗，就有劳动的人群。

马晓粤这阵子一直和队里的社员们在一个又高又大的山上修梯田，这几年，每年秋收一结束，都集中劳力来这儿修梯田，几年下来，已开出了不少地，这里的梯田已经一层一层快盘到山顶了。

这里的劳动并不比地里的活轻松，马晓粤和社员们一样，饱受着凛冽寒风的肆虐，干着超常超时的体力劳动，但她内心却被轰轰烈烈的火热的劳动场面填得满满的。

为了掀起大家的劳动热情，她把队里年轻的女社员们发动起来，组成了“铁姑娘”队，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来到工地，挥舞铁镐，挖土拉车，逼得不甘落后的小伙子们也不敢偷懒，你追我赶，热火朝天，虽然寒风扑面，但劳动场面热闹着哩，大家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

休息的时候，马晓粤就给大伙读报传达上级指示，每当读完报，二狗他们几个小伙子就会起哄，要她给大伙唱几支歌。

这时候，马晓粤一点也不扭捏，她会大大方方地站起来，为大伙放喉高歌。本来嘛，她天生有副好嗓子，在学校时，就是校文工团的成员，爱唱爱跳是她的天性，她的歌声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驱散着社员们的劳累，听着她的歌声，姑娘们露出羡慕的目光，小伙子们被牵进遐想的梦幻，不知不觉中，她已成为农村青年心中追崇的偶像。

刚开始时，只是他们队里的社员听她读报唱歌，慢慢的邻近其他队的社员也被吸引围拢了过来，工地上，社员们都知道农宣队里有个会唱歌的“百灵鸟”。

马晓粤看到自己的表现受到社员们的肯定，也使他逐渐发现了自身的价值，越来越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艰苦但却过得很充实。

马晓粤真正体会到：经历艰难困苦而酿造的生活之蜜，比较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

这天，马晓粤没有到工地，和高队长、二狗几个人在队部里正研究回销粮的分配事情。突然，放羊老爹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惊惶失措地大声喊：

“高队长，不得了啦！平娃子从树上掉下来了，满身都是血，不醒人事，他爹娘都上工地去了，家里就剩个老太婆，你们快去看看吧！”

他们三个人一听，二话没说就赶快跟着老爹冲出了门。

在村口的一棵大树下，围着一堆人，人人的脸上罩着一层乌云，孩子们都吓呆了，一个个躲到了大人的身后，不敢哼声。

看见高队长他们跑过来，大家立刻让开了一条路。

只见桂花的婆婆坐在地上，抱着满头满身是血的平娃，像疯了似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地大声呼唤着孙子的名字，她抬头看到高队长他们几个人来，立刻像见了救星似的放声大哭起来，嘴里喊着：

“你们快救救平娃！快救救平娃！他不行了……他要死了……我的心肝呀，你怎么不说话呀！”

“他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的？”二狗问旁边的一个男孩。

“他是看到树上还吊着两个枣子，打不着，就爬树上去，不小心滑了一下，就掉了下来。”男孩颤颤抖抖地望着二狗。

“你们为了两个枣子就不要命啦？看吧，出大事了！”二狗一听，立刻大声地对那孩子吼叫起来。

“二狗，先别骂他们了，救孩子要紧。”马晓粤望着已哭不出声、大口喘息着的平娃，着急地推二狗，“村子附近又没有医院，是不是赶快送公社卫生院？”

“没别的办法了，还是赶快送公社卫生院吧！”高队长当机立断地对二狗说，“我到饲养院套辆马车，你和他奶奶准备一下，马上把孩子送公社卫生院。”

高队长小跑着走了，不一会，他就赶着马车回来了。

二狗和马晓粤他们几个人一起，把平娃和他奶奶放到车上安顿好，有人又抱来一床棉被给他们盖上，二狗考虑了一下，上前接过高队长手上的鞭子对他说：

“高队长，你留下吧，队里的事还挺多的，都需要等着你解决，我去送他们好啦。”

“你去行吗？”高队长看着车上的一老一小，不放心地问。

马晓粤看了一眼在场的人，觉得自己应该和二狗一起护送孩子，就毫不犹豫地跳上了车，对高队长说：

“我跟他们一起去吧，多一个人，总好办些。”

“这也好，现在队里除了老人就是娃娃们，马同志陪着去，我就放心了。”高队长赞同地点了点头。

人们焦虑地目送着他们出了村口。

一路上，二狗不停地拉紧缰绳，挥动着鞭子，嘴里大声地吆喝着，两匹马鼻孔里喷着一串串白气，飞快地奔跑着。

到了公社卫生院的门口，二狗立刻跳下车来，把孩子一抱，就一直往里走，嘴里大声喊：

“医生，医生，你们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

马晓粤扶着步履艰难的平娃奶奶，跟在后面焦急地往里走。

这时，急诊室里跑出穿着白大褂的一男一女两个医生，把他们很快迎进了屋里，细心地察看病人，询问情况。

“任建中，汪霞，是你们？”

马晓粤来到跟前，立刻认出眼前戴着白帽子和大口罩的医生，惊喜地叫了起来。

“晓粤，你也来了！”汪霞也惊呼起来。

“孩子怎么样啦？”马晓粤着急地望着他们。

“伤得不轻，要马上做手术。”任建中有点沉重地说，“不过，孩子失血过多，需要输点血，这里没有血浆，怎么办呢……要嘛，送县医院。”

“哎呀，这么远的路途颠簸，孩子怎么受得了！”汪霞连忙摇头。

“大夫，求你们救救我孙子吧……”

奶奶一听立刻“咣”一声跪倒在任建中脚下，哭着求助。

大伙赶快把她扶了起来。

“建中，我是O形血，抽我的，可以吗？”马晓粤撩起袖子问。

在场的人都瞪大眼睛望着她。

“晓粤，你……你行吗？”任建中问。

“没关系，我在学校时就献过血，还是救人要紧。”她微笑着望着任建中和汪霞，调皮地扬起嘴角说，“不过，你们也不能抽干啊！”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汪霞，准备手术吧！”

任建中思索了一下，咬了咬牙，对汪霞说完，就朝手术室走去。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傍晚，桂英和她丈夫也焦急万分地赶来了，一见裹满了白纱布的儿子安稳地躺在病床上睡着了，心里悬着的大石头才落了地，他们全家一会谢医生，一会谢二狗，对马晓粤更是感激流涕。

看来平娃子已脱离了危险，二狗觉得留下来也没什么事了，想到高队长那儿事还很多，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留下桂英看护孩子，其他人就坐上马车回去了。

汪霞说什么也不让马晓粤跟车回去，一来她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要好好说些悄悄话，二来她当着众人不好说的，就是要给刚输完血的马晓粤好好补充营养，毕竟卫生院比队里条件好得多。

马晓粤对好友的心意很感激，队里的事有高队长和二狗他们顶着，她暂时不回去也问题不大，再说，她有个特点，老朋友不见还好，一见就会粘住，总是恋恋不舍，汪霞坚持要留她，她是求之不得了。

任建中和汪霞给她又是炖鸡汤，又是煮鸡蛋的，让马晓粤着实美美地吃了一顿，他们还按照马晓粤的吩咐，给受伤的平娃子也端去了一大碗。

为了让马晓粤休息得好一些，汪霞早早就把卫生院一个当地医生赶回家去，腾出房间给她住。

她抱来了干净的被子和床单，忙着帮马晓粤收拾铺床。

“汪霞，你和建中什么时候来卫生院的？”这是马晓粤早就想问的问题。

“来了一个多月了。”

“公社怎么会把你们从农宣队调来？”

“这还是葛明辉伯伯的主意。他看到每天都有很多病人来看病，可这里的能力又应付不了，他说，这个卫生院服务全公社那么一大片的社员，光靠几个土生土长的赤脚医生怎么能行？农宣队里有现成的医科大学出来的医生，不用起来就太可惜了，他就积极向公社和县上联系反映，他毕竟曾经是省上的老领导，虽然被发配来农宣队，但说话还是有点力度的，再说，他的建议也很合理，就很快把我们调来了。”

“你们终于可以搞专业了，真羡慕你们！”

马晓粤很为他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想起自己所热爱的电信事业，心里不禁暗然自语起来：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这么一天呢？”

汪霞铺好了床，回过头来，看到马晓粤不停地在身上乱抓。

“晓粤，你身上怎么啦？”

“大概是水土不服，最近身上的皮肤总是发痒，队里的赤脚医生给我吃过一些抗过敏的药，但一点用也没有，我也正想找你们看看怎么回事？”

汪霞立刻翻起她后背的衣服一看，天啊，这怎么回事？只见她脊背上布满了红点点，有的地方还抓破了，她又把马晓粤的衣袖口往胳膊上一推，连手臂上也有。

“不像过敏反应，这是什么病呀？”她皱起眉头，像问自己又像问马晓粤。

就在这时，突然，她看见马晓粤毛衣袖口上有一个小虫，正慢慢从里面往外爬，她立刻用两个手指头捏了出来，在马晓粤眼前一晃，哈哈大笑了起来：

“晓粤，你看，这就是罪魁祸首！”

“这小虫是什么东西？”

“虱子呀！”

“什么？这就是虱子！我身上长虱子啦？”

马晓粤不相信似地瞪大眼睛，惊慌地大叫起来。

汪霞肯定地点了点头。

“哎呀！我的妈呀，我经常看到这小玩意儿在衣服上，我还以为是哪儿掉下来的小虫，随手就弹掉了。”

“你从来没见过虱子吗？”

“是呀，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

“大学生，连虱子都不认识！”汪霞觉得马晓粤又好笑又可怜，忍不住狠狠地拍了她一下，“你呀，真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

然后，掀开她的衣服，在灯下，一点点地细心帮她抓起虱子来。

马晓粤看着汪霞抓出来的虱子，一个个吸足了她身上的血，体态臃肿、肚饱腰圆，又惊又怕。

汪霞抓了一会，又喊了起来：

“老天呀！虱子都已在衣服上打窝安营扎寨了！你看看，上面已经有很多的虻子，抓是抓不完的了。”

“汪霞，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马晓粤惊恐万状地问。

“你还是赶快把衣服脱下来，放在水里煮，才能斩草除根。”汪霞停住了笑，拍了拍她肩膀，“不过，你也不用担心，我有办法帮你收拾它！”说完，就到外面去了。

不一会她拿来一叠她自己的衣服，还提来了两桶热水，往炉子里加了几块大炭，把火捅得旺旺的，然后，往脸盆里倒了半盆水放在炉子上，又用床单把房子的窗户和门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

“晓粤，你把衣服都脱下来，我帮你煮，你从头到脚好好洗一遍，来个大扫除，保证你药到病除！”

“你叫我把衣服脱光？就在这儿洗？”马晓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你都成了这样子了，还害什么羞呀？”汪霞瞪着大眼睛嚷着。

马晓粤犹豫了一下，虽然不太习惯，但谁叫她身上长了可怕的虱子呢，现在也只能按汪霞说的去做了。

马晓粤脱光了衣服，背对着汪霞，一个人站到旁边洗，尽管没有以往在学校或家里冲凉那样，白花花的自来水从头顶上直冲下来的痛快，但对几个月没好好擦过身子的她来说，有这么一桶热水，好好洗擦，已感到非常的满足，算是高级的享受了。

汪霞站在炉子旁，满头大汗地用木棍子，不停地搅动着脸盆里的衣服和毛衣，一边搅一边说：

“晓粤，现在已是冬天了，你房子都已点炉子烤火了，你回去一定要把全部衣服都这样子煮它一遍，这小东西繁殖能力很强，很容易就会沾到干净衣服上卷土重来的。”

“真是好可怕啊！”马晓粤倒抽了一口冷气。

“以后你就勤快点，多注意点就是了。”汪霞叮嘱道。

马晓粤洗完了头，又开始擦身子，她尽情地享受着久违了的舒服，越洗越兴奋，也忘记了害羞，转过头来对汪霞说：

“汪霞，你来给我擦擦背吧，我够不着哩。”

“你终于解放了，不怕我看了？”汪霞走过来，接过湿毛巾，笑着在马晓粤的后背上拍了一巴掌，“嘿！准备好，我可动真格的啰！”

“来吧，我不怕！”马晓粤笑笑，回头说，“汪霞，反正这儿热水方便，你也洗一洗，

我帮你也擦擦背，好吗？”

“这个主意不错，我也正希望有人为我服务呢！”说完，她过去把剩下的另一桶热水提了过来，衣服一脱，也痛痛快快地洗了起来。

两个姑娘在房间里，一丝不挂地又说又笑，尽情的洗呀擦呀，恨不得把下乡以来缺少的洗澡统统补回来似的，她们开心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两人顿时一愣，马上本能地顺手拿起衣服挡在胸前，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汪霞朝着门口大声问：

“是谁？”

“晓粤睡了吗？我和闵华来看她，开开门吧！”

“啊，是建中和闵华他俩，”汪霞小声对马晓粤说，然后又大声喊起来，“我们在打扫卫生，男人免进，你们等一会再来吧。”

“这两个人搞什么名堂？现在搞什么卫生？搞卫生也要把门关紧？真不懂……”门外，任建中对着石闵华笑笑，无奈地摇了摇头，准备要带他到他自己的房间。

“我们就在这儿等等吧。”石闵华固执地没有动。

任建中不好自己走，只好忍受着寒风，陪着石闵华站在门口，他筒着双手，为了躲避吹来的寒风，尽量地缩着脖子，身躯罗得像一张弓。

马晓粤和汪霞痛快的洗澡就这样中断了，她们俩人赶快洗洗就收场，穿好了衣服，汪霞把煮过的衣服也拧干放在水桶里，屋子里经过一阵忙碌的收拾整理，总算恢复了原貌，汪霞才去把门打开，只见石闵华和任建中他们俩冻得脸青嘴紫，门神似的就杵在门口，她惊讶地大喊起来：

“哎呀，大冷的天，你们就站在外面呀，不把你们冻死吗？”她连忙把他们让进屋里，“闵华，快到炉子那边烤一烤，暖和暖和。”

然后，她又踢了一下任建中的脚，“你怎么像个木头人，不能先到你的屋子里等吗？让闵华跟着你受这罪！”

正围着炉子烤火的任建中哑巴吃黄连似地苦笑了一下，又瞟了一眼石闵华，嘴一瞥，“这是你们的魅力大呀！为等待美丽的心上人挨冻，值得！”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肉麻呀？”

汪霞骂了一句，抬头看见任建中奇怪的表情，先是一愣，接着立刻就反应过来：

“啊，你不怕冷，好呀，建中，那你就再陪我到外面走走，把衣服拿去投水，晾起来！”

说着，提起那桶衣服，没等任建中弄明白，就塞到他手中，推着他往外走，刚要关门，她又探头进来，做了个鬼脸：

“晓粤，闵华，你们老同学好好聊聊，我们就不打扰了！”

门关上了，外面传来汪霞和任建中一阵快乐的笑声。

他们俩一走，房子里突然安静了。

“班长，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马晓粤坐在床边，一边用干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一边望着石闵华问。

“是建中托人带来个纸条，放在我房子里，我回来看到了纸条，知道你输血了，就马上赶过来了。”

“所以你就让任建中陪你，站在门口挨冻？”马晓粤心疼地埋怨道。

“因为我想尽快见到你。”

石闵华走近她，拿过她手中的毛巾，帮她擦着滴水的头发。

“任建中没有告诉你吗？我输血不要紧的，班长，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马晓粤看班长为她担心，连忙用微笑安慰他。

石闵华低下头，轻轻地拨开她面颊上的发丝，仔细地凝视她的脸，她的眉毛，她的眼

睛……总之，她的这张脸他总是永远看不够的。

刚洗完澡的马晓粤，穿着汪霞黑色的紧身毛衣，脸上充满了春日的光辉，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她那红扑扑的脸庞，还滴着水的披肩长发，那澄澈闪烁的大眼睛，那红润润的嘴唇……都散发一种令人目眩的光芒，像是催眠一样抓住了石闵华的眼睛。

石闵华的眼里有火花在迸射，突然，他张开双臂把马晓粤拥进怀中，深情地吻住了她的嘴唇……在这一瞬间，他没有了思想，没有了一切，世界上只有她！五年来，一直占据他心底灵魂深处的那个她！

马晓粤被他那男性的胳膊紧紧地绕住了腰，她迷迷糊糊昏昏沉沉地接受着他缠绵而细腻的吻。

过了好一会，石闵华才抬起头，把她的头放在自己的胸前，热烈地、诚挚地、心痛地望着马晓粤，发出一声深深的热烈的叹息：

“晓粤呀，你总是这么善良，对人这么真诚，任何事总是先替人着想，我真服了你！如果你少一点这么多的优点，我就不会这么着迷了！”

她在他温暖的怀抱里，惊悸而喜悦地体会着那种崭新的爱和被爱的感觉，她觉得心中陡然涌起一股暖洋洋的情绪，像有一片温暖的浪潮在卷拥着她，她多想就这样赖在他的怀里，再也不要离开。

然而，就在这时，她的眼前出现了刘爱武清晰的面容，她骤然回过神来，面庞蓦然变白了，她像被针刺般震动了一下，恢复了神志，恢复了思想，赶快用力推开了石闵华。

“不！不！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和你好！”

马晓粤挣脱了石闵华的怀抱，像躲避什么似地后退了几步，她大声地、无法控制地喊了起来。

石闵华愣住了，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就变得又苍白又惊惧，困惑不解地望着她：

“晓粤，你怎么啦？”

“班长，对不起，我们……我们只能保持同学的关系，我不能和你好……”她的嘴唇发颤，呼吸沉重。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马晓粤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反应如此敏捷。

“是你的老乡学长吗？”

“是的。”马晓粤咬住嘴唇，违心地点了点头，轻声说。

石闵华似乎重重地挨了一棍，他的背脊挺直，深深的凝视着她，眼底逐渐涌起一层悲哀的神色。

一阵使人难堪的沉寂之后，突然，石闵华向前握住了马晓粤的一只手，另一只手托起了她的下巴，审视地望着她的眼睛问：

“晓粤，告诉我，你喜欢我吗？”

马晓粤睁大眼睛，忧愁地回望着他，嘴唇微张着，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好。

“晓粤，快告诉我……”石闵华的语气那么紧张，那么恳切，这使她好心痛。

马晓粤凝神片刻，结舌地吞吞吐吐地说：

“班长，一直以来，无论在哪儿，每当我遇到困难和麻烦时，我……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总是包容我，默默地在身边守护着我，关怀着我，我都心存感激，你永远是我的好班长，不过，我……我们也只能是好同学好朋友。”

“就仅如此而已吗？”他死死地盯着她，那乌黑的眸子转也不转。

“班长，你应该和刘爱武好，她非常喜欢你……”

“我现在是在和你谈，你不要扯到别的人那儿去！”石闵华打断她的话，固执地追问，

“晓粤，望着我，我再问你一次，你喜欢我吗？”

他见马晓粤低下头不作声，她的眼光始终不肯和他接触，就伸出手来扶住她的下巴，固定她垂下的头，强迫她望着自己，然后，一字一句地说：

“你不回答我，我不会逼你说的，不过，我会用我的方式解读你的逃避！”

什么？班长他要解读我的逃避？难道他看出我的内心了吗？马晓粤睁大眼睛，困惑而惊恐地瞪着他，

石闵华没有忽略马晓粤的表情，他深切地看了她一眼，很诚恳，很真切地对她说：

“晓粤，你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和学长的关系，我不会去理会，你有权去选择你的至爱，但有一点，我要明白地告诉你，我喜欢你！我爱你！”

他望着马晓粤，深深地吸了口气，又接着说：“一直以来，我这个人对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从不肯轻易放弃，在爱情这个问题上，我也不会轻易退却，只要你没有结婚，我会等你！一直等你！倘若我还不能完全占有你的心，那一定是我做得还不够好，为了你，我会以更大的勇气和毅力继续努力的。”

顿时，马晓粤被他那份男性的坚定和执着而深深地震动了！

其实，从踏上大西北的那天起，她对班长的情感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她常回忆和班长相聚的美好时光……

她忘不了在踏入大西北时火车站迎候她的班长；忘不了在遭遇龙卷风时奋不顾身保护她的班长；忘不了在雨夜里无微不至守护她的班长……总之，她忘不了他为她所做的点点滴滴。

此前，她也曾分析过在学校时和翔哥的一段感情，也和对班长的感情作了个比较。

她觉得在大学时，她对翔哥那份感情，就像小妹妹依恋大哥哥那样的感觉，没有心动的震撼。然而，对班长却不同，尤其是走进大西北这些日子以来，他的身影，他的声音，他的身影，他的一言一行，都常常能拨动她心灵深处的琴弦，和他见面时，她喜欢注视着他，和他说话时，她变得很容易脸红，不论遇到什么事，她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他！可以肯定，他才是第一个真正闯入她心扉的男人！

来到大西北以后，她亲眼目睹了班长日夜奔忙，忘我工作，真诚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他的能力，他的为人，都得到上上下下的赞扬和认同，她看到的不仅仅是他那英俊的外貌，而是他的品格和才华，在她的心中，班长德才兼备，正是她梦寐以求的靈魂的保护者，生命的盾牌！

平时，只要和他在一起，马晓粤就会觉得轻松、快乐、安全，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在她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说真的，她爱他！

可是，爱武，爱武她也深爱着班长，痴痴地等着班长……想到这，她觉得脑子里所有的血液都在下沉，一片混乱。

“晓粤……晓粤，你怎么啦？”

石闵华看见她脸色苍白，痛苦地闭上眼睛，像要摆脱什么似地摇着头，赶忙扶住她到床边坐下，他知道她刚输过血，身体还很虚弱，又担心又焦急地追问：

“你是哪儿不舒服吗？我说错了什么了吗？”

马晓粤仰着头望着石闵华，倔强的神色从她眼底早已消失，她那澄澈的大眼睛充满了恳切的请求，说：

“班长，我和爱武比起来，只是个笨小鸭，你没有必要对我这样好，你这番话应该对爱武说，爱武比我强得多，你怎么不追爱武而要和我在一起呢？”

“晓粤，我说的难道你还不清楚吗？在我的心里，早已被你装得满满的，其他的人根本不可能进来。”他哑声低吼，眼睛都涨红了。

“爱武，她已经等了你五年了……”

“别老是爱武爱武的！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他激动得几乎失去理智。

马晓粤愕然地看了石闵华一眼，他的脸色白得像纸，她忽然惊觉到他的灰心和失望，这又使她的心一阵抽痛，她都做了些什么？是她使这张年轻漂亮的脸孔变得如此悲哀愤怒吗？她难过地垂下头。

她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她不敢再说话，也不敢解释，只怕任何语言都会让他更难过。

但她心中在狂喊着：班长，你不必对我这么好，我本来不想伤你的心，我怎么会忍心伤你的心，但我怎能不顾刘爱武而去接受你呢！

马晓粤沉默了，她的沉默显然使石闵华不安，他怕自己会把她吓坏，他注视她的眼光越来越紧张，充满了失意，充满了无奈，经过了一段剧烈的痛苦之后，他冷静了下来，慢慢地伸手扶住了她的肩膀。

“晓粤，看着我！”他振作了一下，眼神虔诚、热烈而真挚，“我要告诉你，五年前，我们一同走进大学校门，在迎接新生的晚会上，我和你合唱了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你的笑容，你的单纯，你的歌声，让我注意了，你深深地吸引了我，但是学校里不许谈恋爱的规定，我不能违反，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向你流露我的感情，不干扰你的学习，我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你，我不想勉强你，我希望你能感受到我的真心，而直直地向我走来，我一天天地等待着你。”

石闵华用舌头润了润嘴唇，又接着说：

“可是，你对我却一直无动于衷，甚至视而不见！毕业前夕，即使我给你暗示和流露，但你不是装糊涂就是扯到爱武的身上，你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笨女生！”

说到这里，他用一只手轻轻托住马晓粤的下巴，深情的对她说：

“没想到我们毕业分配，一个在上海，一个到大西北，相隔千里之外，为了能和你在—起，我决定放弃回老家而和王友斌对换分配地点，我这个行动让大家吃了一惊，都认为我有觉悟，是个壮举，可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不单是为了解决王友斌的困难，还有一个吸引我的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当时向大家宣布的，是为了一个人……你知道她是谁吗？现在，我来告诉你：这个人不是别人，她……她就是你——马晓粤！因为我喜欢你！我要一生一世守护着你！晓粤，我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难道还不够吗？还不能得到你的心吗？你还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呢？”

马晓粤怔住了，班长这番长长的告白，深深地撼动了她，他的话，一字一句，像铁锤—样，猛烈地撞击着她的心房，一股热浪顿时冲出了她的胸膛，眼泪迅速地涌进了她的眼眶，终于她迸裂般地大叫一声：

“班长！”

马晓粤激动地投进了石闵华的怀里，她那柔软的身子紧贴他的胸膛，石闵华有力的手臂一把抱住了她，俯下头把炙热的唇盖在她的唇上，她闭上眼睛，泪珠从睫毛里滚落了下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就这样热烈地相拥着。

好不容易暴风骤雨般的缠绵才过去，石闵华抬起头来，他的眼睛潮湿，嘴角却涌上一个欣慰的笑容，他用手指轻抚她的泪痕，整理她刚洗完有些凌乱的头发，温柔地扶着她的肩膀，哑声说：

“晓粤，大家都说你很单纯，可是，你却让我等得好辛苦啊！”

马晓粤看着他松了口气的可笑样子，头一歪，故意问他：

“你认为你已经得到我了吗？”

“难道不是吗？”他奇怪地问。

“那你对我和学长翔哥的关系了解多少？”她又问。

“知道一点点，但我不想刻意去了解，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心里只在乎你对我的感情！”

“如果我爱上他，你怎么办？”

石闵华想起刘爱武曾提起过的她和学长的事，莫非是真的？他的脸色立刻暗淡起来，神情有点不安，眼光忧郁，无奈地说：

“我会尊重你的选择，因为爱情是无法强求的，爱是双方的事，要彼此付出彼此吸收的，但在此之前，我要自己作主，我会去努力争取，我说过了，我不会轻易放弃。”

石闵华的一番话，又使她心跳，使她悸动，使她内心深处浮起一阵柔情，她扬起睫毛，深情地望着石闵华，感动地说：

“班长，谢谢你这样地等我，珍惜我，我一直以为你是在和爱武好，我没有勇气和爱武来争夺你，只能在旁边默默地看着你们，祝福你们。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和翔哥不是那种关系，我也认真地想过了，我……我真正喜欢的人是你……”

“真的吗？你喜欢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石闵华一阵激动，满脸的阳光，他紧紧拉住她的手，又是高兴又是埋怨，“傻瓜，你怎么会这么傻，这么没有自信，你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好吗？以后，可不许你再傻了！”

“不过，班长，我有个事情要你听我的。”她的面色凝重而诚恳，声音低柔而清晰。

“又有何事？”石闵华立刻有点紧张起来，她今天的问题总让他心慌慌的。

“我们交往的事你不能马上公开，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俩都只能藏在心底里，绝对不能表示出来！”

“为什么？”

“因为爱武早已爱上你，她一直在苦苦地等你！我不要伤害爱武，我要看到爱武找到她的所爱，等到她有了归宿，才能公开我们的关系，我不能让她伤心，让她难过。”

“你怎么又冒傻气啦？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马晓粤把手指压在他的唇上，固执地说：“让我慢慢告诉爱武，让我先跟她谈谈，在此之前，你绝对不可说出来！班长，你一定要答应我。”

她仰着头，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用哀求的目光望着他。

石闵华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发，眼光直看到她眼睛深处去，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的，他无法抵制她温柔的请求，他能理解她的心情。

“晓粤，”他低唤着，“你那么善良，那样体谅别人，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马晓粤被深深地感动了，她长长地叹了口气，是一声又满足、又幸福、又热情的叹息。

石闵华定定地注视着她，她的眼睛更甜蜜了，更痴迷了，更美丽了，她那长长的睫毛半扬着，唇边洋溢着甜蜜的微笑，那微笑令他心动，令他陶醉。

春节放假三天，稀罕！

这消息像春风在人们心头掠过，社员们脸上露出了笑容，从文革开始，近几年的农历年，都提出“破四旧”、“过革命化的春节”，社员们年初一都没休息，还要到农田基建工地劳动，今年好了，尽管只有三天假，可社员们都很满足，全家人可以热热乎乎地团在热炕头，吃饺子喝茶或走亲访友了。

这是马晓粤来到大西北过的第一个春节。

大年三十傍晚，她收工回来，一进门，就看见了窗户纸上不知谁已给贴上了大红的剪纸花，炕上的小桌子上早已摆满了各家送来的油糕、冬果梨、红枣、核桃、花生、沙枣子、葵瓜子……还有其它马晓粤都叫不出名，甚至没见过的当地食品，小小的屋子里已洋溢着浓浓过节的味道，让她又惊讶又感动，只觉得眼窝里直发热。

她解下头巾，在院子里打完身上的尘土，回到屋里洗了把脸，正要拿桌上的东西吃的时候，大妈和兰香笑容满面地跑过来，二话没说就把她拉到他们家一起吃年夜饭。

春节前后，是一年中几乎最冷的日子，天寒地冻，可当马晓粤掀起棉门帘子，踏进他

们屋子里时，一股暖烘烘的热浪立刻包围了她，炕前的土炉子上，大茶缸里的老茯茶正冒着一缕缕的白烟，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在炕上的老奶奶和大叔看见她进来，直咧着嘴笑，热情地招呼她上炕。

炕桌上摆了很多菜，平日难得一见的猪皮冻子、油果子、炸花生、凉拌粉条、切得细细的洋芋丝……还有白白的馍馍、金黄金黄的玉米饼子，满满一桌子。

香味把坐在旁边的两个小弟搞得直吞口水，几次伸出手想偷吃，都被奶奶及时一巴掌下去而缩了回来。

兰香的妹妹兰花也接回来了，小姑娘七八岁，扎两根小辫子，一张小小的圆脸蛋像一个发红的苹果，很讨人喜欢，看来，在她姨姨家生活得还可以，她不像两个哥哥那样馋嘴，她这会正在奶奶的怀里撒娇，小嘴巴不停地在和奶奶逗着笑着。

小姑娘一点也不认生，马晓粤走进来时，她也跟哥哥姐姐们那样，大声地喊了她一声“晓粤姐”。

自从马晓粤住进他们家，这是他们家人最齐的一次，屋子里的炉子火很旺，往上冒的火苗啪啪直响，大家坐在热炕上，脸上都烤得红扑扑的。

马晓粤趁大妈和兰香忙完都上了炕时，赶忙拿出带来的小包袱，这是她早已准备好送给他们家的过年礼物，她到队里来就住在他们家里，受到他们一家人的关心照顾，过年了，她要趁这机会向他们表达一下心意。

她打开包袱，首先递给奶奶一顶咖啡色的毛线帽子，说：

“奶奶，这是我给你勾的，不知道合不合适？你试试看。”

奶奶接过帽子，高兴得像得了什么宝似的，她抚摸着织在上面的花朵，连声说：

“姑娘，你的手真巧，我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帽子，我戴戴看，我戴戴看。”说着就戴在了头上，让大家评评，当她听到一片赞美的话时，乐得笑歪了嘴。

马晓粤又拿出一条大前门香烟，对兰香爹说，“大叔，这是给你的，你平时总是抽的旱烟锅，试试抽这个，换换口味。”

兰香爹平时哪里舍得花钱买这卷烟？他平时多半是抽烟锅子，顶多就是撕些报纸，上面放点烟丝，卷起来，再用舌头舔舔就是了，马晓粤送给他的这条大前门卷烟，对于他来说，算得上是奢侈品了，他是个话不多的人，客气地推托了一下，也就乐呵呵地收下了。

然后，马晓粤又拿出送给大妈的补药和兰香的大红头巾，都让她们又感动又高兴。

两个小弟和小妹眼巴巴地看着大人們的礼物，又馋又着急，眼睛直盯着马晓粤的包包，德福小弟忍不住问：

“晓粤姐，有我们的吗？”

“当然有啰，还能少得了你们的吗？”马晓粤大声笑起来，赶忙从包袱里取出两个新书包，举在手中，对两个小弟说：

“你们看！这是什么？”

两个小弟一看，嘿！这是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崭新绿书包！他们现在背的书包，是母亲买了二尺黑布缝的，又土又难看，每当他们看着别的同学背着商店买的，像解放军叔叔那样的绿挎包，早就馋得流口水了。现在看见马晓粤手里拿着他们朝思暮想的绿书包，简直是欢喜若狂，在炕上站了起来，伸手就想抢，嘴里嚷嚷着：

“我要！我要！”

“慢着，你们要答应我，背上新书包，一定要好好学习，保证拿上好成绩，我才送给你们。”

这时候，两个男孩还有什么不能答应的呢，连声喊：

“我们答应！我们答应！”

当他们一接过书包，立刻高兴得在炕上就跳了起来，把书包里里外外地翻腾起来。

这时，马晓粤已注意到坐在奶奶怀里发呆的兰英小妹，她急忙取出了一对粉红丝绸蝴蝶和一双新尼龙袜子，在她眼前一晃，笑眯眯地问：

“兰英小妹妹，你看！这是送给你的，喜欢吗？”

兰英一看这两样东西，立刻高兴地从奶奶的怀里弹了起来，小姑娘哪个不爱漂亮？想不到，她刚来，也有她的份儿！而且是她最喜欢的东西！

马晓粤把漂亮的蝴蝶扎在她的两根小辫子上，她快乐得像什么似的，可爱的小脸蛋笑得像一朵盛开的莲花，搂着马晓粤的脖子叫着：

“晓粤姐，你真好！”

在炕边坐着的大妈，看着全家人那么高兴，反而有点愧疚似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她亲切地抚摸着马晓粤的手说：

“闺女呀，平时你就经常花钱接济我们家，现在又花那么多钱给我们买东西，而且都那么合适，想得那么周到，让大家都乐坏了，我们家过年，多少年都没那么高兴过了，你真是个好姑娘，我们家穷，真不知怎么谢你才好！”

“大妈，你可别这么说，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我在你们家住，你们都没有把我当外人，反而像亲人一样的关心我照顾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我才过意不去呢！”马晓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摆摆手。

“老婆子，别光顾说话了，马同志也该饿了，还是让她快吃些东西吧！”祁玉山在旁喊叫起来。

“哦，对，对，看我光顾高兴，都忘了叫她吃东西了。”大妈立刻回过神来。

他这一提醒，大家才又把注意力拉回到了炕桌上，纷纷拿起了筷子吃了起来。

大妈拿起筷子先给马晓粤的碗里每样菜都夹一些，嘴里叨叨着，“闺女，你吃得惯吧？我们乡里没啥好东西，都尝尝吧！”

马晓粤真的感到肚子饿了，虽然都只是些素菜为主，但做得很精细，她吃得津津有味，有时还和几个孩子抢着吃，老老少少，围着炕桌，像一家人那样，亲亲密密，喝着吃着，说着笑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除夕的夜，慢慢深了，村子里不断传来爆竹声，马晓粤和房东一家吃了年夜饭，又包完了饺子，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今晚她吃得很饱，又喝了几口酒，还沉浸在兴奋中，她捅旺了炉子，就坐在桌子旁边，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发起呆来。

自从公社卫生院回来，她变了，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班长的形象就会鲜明醒目地浮现在她脑子里，让她精神恍惚，容易心跳，神智不能集中，内心深处，像有一道潜伏的暖流，正在体内缓缓地涌流出来。

今晚夜深人静，她又想起了班长，想起他那深情的吻，她从来没有这样被吻过，这居然是自己的初吻，就情不自禁的伸出舌头舔舔自己的嘴唇，脸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但内心却是甜蜜的，她低头羞涩地笑了。噢，原来，这就是爱情的滋味！

前几天，农宣队来了个通知，要求队员们留在队里和社员们一起过革命化的春节。

另外，年初六，公社将召开“三干会”，就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的干部会议，农宣队员也要去参加，这样一来，他们几个老同学也就打消了春节聚会的计划，等着开会时见面了。

班长他是跑面上的工作的，为了准备会议，他正忙得不可开交，已带话来不能陪她过年了。

马晓粤的心里感到有点寂寞，过年了，她好想他呀！他今晚会在哪儿吃年夜饭呢？这会睡了没有？他是不是也和她一样，正在想念她？一串串的问号在心底冒了起来。

“别想了，想也没有用，还是做点实际的事吧！”

她无奈地笑了笑，摇了摇头，便拿出信纸和信封写起信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她已计划好了，首先要给家里写封拜年的信，到大西北以后，尽管她每个月都按时给家里写信寄钱，不过总是三言两语就打发寄走，现在过年了，她知道全家人这时候都会挂念着她的，写封信回去问候奶奶、爸爸妈妈，向家人拜个年，报个平安，让她们放心。

然后，她又想起了温校长，对！也要给他写一封！他一定会惦念他们这几个分配来大西北的同学们的，她要告诉他，他们来到这里的情况，还要告诉他，他们已找到他的老战友葛明辉！

油灯下，她一口气写完了几封信，才感到瞌睡已扑上头了，她把炉子的火压好，就赶快到炕上，一倒下就迷糊了。

天蒙蒙亮，漫天冉冉飘起了绒毛般细小的雪花，渐渐地雪花片越来越大，一朵朵一族族的密密地飘着，不一会，路边的树木就缀满银花，整个村庄像被一块白茫茫的罩布盖住了似的，天上地下瞬间就成了银色世界。

年初一下雪，有人说这是瑞雪，是个好兆头！来年一定会有好收成，这场雪给节日增添了喜庆！

村子里早早就已经响起了爆竹声，噼噼啪啪，不少人家屋子院落上空弥漫着灰白的硝烟，飘散着年茶饭的香味，虽然，日子艰难，但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大节，这里的习惯，即使平时缺吃少喝，也要千方百计积攒下一些白面做顿像样的年夜饭。

吃过开年饭，孩子们穿上了新衣服，在雪地里嘻哈打闹，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大人们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纷纷走出家门，在众人面前炫耀来了，这时候，庄稼人都把贫困和忧愁都暂时搁到一边，尽情地享受着过年的热闹和快乐。

可马晓粤好像与外面的热闹无关似的，她蒙着被子，正拉着轻轻的鼾声，睡得正沉。

快天亮时，大妈怕她冷，已给她睡的炕又添了一堆牛粪干和树枝，炕烧得暖烘烘的，她睡得舒服极了，她现在什么也不想做，就是想睡觉，似乎要把积攒下来的瞌睡，都在这一阵子舒散出去。

“砰、砰、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还是把她从热炕上掀了起来。

马晓粤赶忙穿好了衣服，刚把门开开，就被蜂拥进来的妇女队长桂花、二狗，还有其他几个社员围住了。

“马同志，我们全家请你到我们家吃饺子，快走吧！”

最靠近马晓粤的桂英拉起她的手往外就要走。

“我来得最早，都等了好一阵子啦，我娘叫我请她到我家吃开年饭的，你别想抢走她！晓粤，跟我走！”二狗从桂花手里把马晓粤拉了回来。

“马同志，我家做了很多好吃的油糕，我来请你去尝尝……”

“马同志……”

看来，来的人都是邀请马晓粤去吃开年饭的，吵得最凶的要数二狗和桂花了。

桂花不愧是妇女队长，身体强壮不说，讲起话来也泼泼辣辣的。

“二狗，你这小子，今天是怎么啦，跟我搅上劲了？马同志为救平娃子输了血，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我们还没报答她呢，初一的开年饭当然应该到我们家吃！”

“可我娘……”

“你娘那儿我去说好了，不过，我还不单拉马同志去，还要拉你一起去呢！”

“什么？还拉我去？”

“是呀，那天要不是你赶车送他们到公社卫生院，我们平娃子都不知道会成怎样啦？你也是他的大恩人，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说着，又拉住二狗的手。

“哎呀，桂英姐，你这样说我可担当不起呀！饶了我吧，我娘还等着我吃开年饭呢！”

二狗一见这状况，请不到马晓粤不说，还要把自己搭进去，就想赶快挣扎着要逃走。

马晓粤望着淳朴热情的乡亲们，心里一阵感动，平时她只是为他们做了一点点该做的事，可他们却常记在心里。

她感到每一家老乡们的邀请都盛情难却，想了一想，就微笑着对大家说：

“你们这样关心我，想着我，我很感激大家，过年了，按理我也应该去给每家拜个年，这几天也难得可以不用出工，大家都在家，我就一家一家地都走一遍，尝尝各家的手艺好啦。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要二狗和兰香陪我一道转，你们说这样行吗？”

她的建议立刻得到大伙的赞同，二狗和兰香也很高兴地答应了。

“这样也好，马同志就是应该各家都走走，我看你们就先到我家，从我家开始吧！”

急性子的桂花一直没松开过马晓粤的手，她说完，就拉着马晓粤又要往外走。

“桂花姐，你先走，我等会来就是了。”马晓粤赶快挣脱她的手。

“为什么？”桂花以为她又出什么新花样，怀疑地看着她问。

“因为……我还没洗脸呐！”

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春节三天，马晓粤拉上二狗、兰香，踏着鹅毛褥子般松软的雪地，出了东家进西家，一路上，他们给全村人送去新春的祝愿，收下众人美好的祝福，他们走到哪里，笑声就带到哪里，往往人还未到，笑声就先到了，三个年轻人尽情地享受着节日的欢乐、人世间的真情实意。

马晓粤马不停蹄地出入各家，虽然有点累，但她感到很开心，很满足，这时候她想起有位名人说过，人生至高的幸福，便是感到自己有人爱！

马晓粤觉得在这贫瘠的乡村里，对她这个广州姑娘来说，这种幸福真是无处不在啊！

## 八

农历正月初六，过年的氛围依然浓烈，公社就以争朝夕的精神召开三干会了。

公社所在地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乡镇了，仅有一个供销社、一个卫生院、一所小学，一个信用社和一个小餐馆。三干会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窄窄的小街涌满了大队小队来的基层干部和农宣队员，公社长期闲置的几排房子、学校教室都住满了人，显得异常的拥挤和热闹，代表们都是自带铺盖卷的，一律是在地上打通铺。

石闰华、周彬、刘爱武、马晓粤四个老同学又可以在一起了，他们都有说不出的高兴，除了睡觉的时间，几乎什么都是集体行动，形影不离。

由于开三干会，来看病的人也骤然剧增，汪霞和任建中抽不出身来开会，要留在卫生院看病，不过也不要紧，卫生院就在公社隔壁，并不影响他们几个好朋友的聚会。

农宣队里分配来的大学生不少，尽管大家都是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院校，过去彼此都不认识，但是，他们是“同类”，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处境、共同的志趣，很容易就把他们紧紧地粘在了一起。

所有的同学早已没有当年那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豪情了，由于在农村与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长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油水营养又跟不上，一个个的脸上除了被紫外线晒得黝黑外，还带些蜡黄。虽然，还正值过年时候，但大家都没有刻意地收拾打扮自己，尤其是男同学，穿着或披着又旧又脏的棉袄大衣，连上面的灰土都懒得打一下，有的同学还学会了抽自己卷的烟叶子，几乎和当地的老农没什么区别。

说真的，在这年月里，被视为“臭老九”的大学生们，能和农民的穿着打扮一个样，打成一团，是脱胎换骨的表现，是很光彩的事，自我感觉似乎“臭”味也少了一些。

无论是在小餐馆，或是宿舍的小天地里，薄酒一杯，粗茶淡饭，同学们之间便会打开思想的闸门，彼此推心置腹，彻夜畅谈，大家海阔天空，无拘无束地一吐为快。

马晓粤亲眼看到了分配来这里的同学们，不曾因大学毕业后，来到这边远贫瘠的乡村而自暴自弃，因此而消沉，更没有妄自菲薄，而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老老实实地接受着再教育，在生活的底层埋头苦干，接受着命运的安排。

第一天是学习最高指示和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农村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每个大队都有人拿着在报纸上或是红旗杂志上抄下来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批判稿，从头到尾读一遍，又闷又乏味，有的人居然把脸裹在老羊皮袄里睡着了。

石闵华看着坐在旁边的周彬，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坐在女生那一堆人里的刘爱武，傻傻地正在发呆，不由得笑了笑，用肩膀轻轻地碰了他一下。

“老兄，想什么这么入迷呀？”

周彬立刻回过神来，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

“没……没想什么呀！”

“还说没想什么，我看你的魂都叫她给勾走了。”石闵华朝着刘爱武的方向，扬了扬嘴角，“怎么样？跟她挑明了吗？”

“还没有。”周彬摇了摇头。

“这就是你的问题了，你们两个队挨得那么近，听爱武说，你还经常往她哪儿跑的，你们应该好好谈一次才对。”

“你怎么怪起我来了？这责任应该在你身上才对。”

“为什么？”

“你难道不明白吗？爱武她的眼睛一直只是盯着你，你的事情一天不公开，她一天也不会死心的。”

“有这么严重吗？”

“是呀，她跟我常提起你，她的心里似乎只有你。”周彬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对她发出的电波都被你的魅力拦截了。”

“其实你的魅力也很强大，据我所知，爱武对你的评价也很不错的呀！”

周彬苦笑了一下，轻轻地摇了摇头，望着石闵华，“不说我的事了，还是说说你的吧，你和晓粤的关系进展如何啦？”

他和石闵华在学校就是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他知道石闵华心仪的人不是刘爱武，而是马晓粤。

“这怎么说呢？她可是一直把我往爱武那边推的，她觉得只有爱武才配得上我。”

“真的吗？”

“是呀，一点没错。”石闵华点头说，“可我已明确告诉她，我喜欢的人是她而不是爱武，让她大吃一惊。”

“她答应你了吗？”

石闵华又笑了笑，“她对我提出了要求。”

“要求？什么要求？”

“她说，她要看到爱武找到她的所爱，等到她有了归宿，才会答应我，在此之前，她不许我把我们的事说出来，她说她不能让爱武伤心，让爱武难过，否则，她就……”

“她就怎样？”周彬紧张地问。

“她会不理我！”

周彬立刻松了口气，感慨万分地说：

“晓粤真的很不错，单纯，心地善良，又处处为人着想，爱武有她这个朋友也是个福份。”

“是呀，我正是喜欢她这一点。”石闵华听到周彬赞美马晓粤就像赞美自己似的，心底冒出了阵阵的喜悦，“她们俩都是很不错的女生，看来，我们俩都得好好努力才行！”

石闵华和周彬两个老同学都会心地笑了，他们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他们各自的心上人。

会议进入了第三天，整个下午好不容易公社几个主任们挨着逐个讲完了话，并作了会议总结，最后大家起立，在一片高昂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中，热热闹闹的三千会议总算是结束了，人们一窝蜂地涌向饭堂。

这时，石闵华在人群中急急忙忙地把马晓粤、刘爱武、周彬三个同学拉到了一起，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原来，下午任建中跑来找到石闵华，说是晚上请几个老朋友吃饭，还悄悄告诉石闵华，他和汪霞明天回老家结婚的事，这消息确实让大家又吃惊又兴奋。

“汪霞和任建中真的要结婚啦？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玩，可能吗？”马晓粤睁着大眼睛，不相信似地问石闵华。

“这能错得了吗？是建中亲口对我说的。”石闵华很肯定地点着头。

“这两个家伙怎么突然想起结婚来了？这么大的事情，之前一点也没透点风，保密工作做得真好，这两个人也憋得住，叫我们措手不及，一点准备也没有！”爽直的刘爱武埋怨起来。

“先不管那么多了，时间虽然很紧，但还来得及，我们几个人赶快分分工，其他的事到他们那里喝酒时再找他们算账吧。”石闵华拍拍刘爱武的肩膀，笑了笑，“我看爱武你和晓粤到供销社挑选一些贺喜礼品，毕竟他们俩要结婚了，是个大喜的事情，我们几位老朋友总要表示一下吧！周彬你负责去买两瓶酒，我去邀请郑队长和葛伯伯，然后带他们到建中的家里，这是建中交代我做的，怎么样？没什么意见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我没意见。”马晓粤立刻表示赞同。

“好呀，今晚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喝一顿，闹闹洞房啦！”

周彬一听有酒喝，眼睛里立刻闪烁出喜悦的灵光，愉快地答应了。

“这里的供销社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呀？买不合适我们可不负责的啊，晓粤，我们走吧！”

刘爱武故意对石闵华抿了抿嘴，拉着马晓粤的手转身走了。

汪霞和建中的新房就在卫生院的大院里，房间虽然不大，但也有十五六平米，一砖到顶的墙，密实着哩，门窗一关，呼呼的西北风一点也钻不进来，房子里水泥铺砌的地面，还用上了电灯，喝着清澈的井水，这样的居住条件，在这里算得上是一流的水准，对农宣队的同学们来说简直是高级豪华宾馆的享受了。

看来，房子的主人已认真收拾点缀了一下，窗户上挂着粉红色的窗帘，写字台上一大摞医疗书籍，摆得整整齐齐的，高高的玻璃量杯里还插着一束用红的、黄的、绿的皱纹纸做的花，两张单人床并成的双人床上，铺上了崭新的床单，叠得方方正正的不同颜色被面的两床棉被，斜斜地对称摆在中间，看来是他们俩人原先用的被子，临时抱到一起来的。

房子中央用两张三抽屉的桌子拼起来做成的餐桌上，已摆满了五颜六色、香味扑鼻的七八个菜，除了有酱油鸡、木耳炒鸡蛋、凉拌红萝卜、粉丝肉末做成的蚂蚁上树、油炸花生、白菜苕粉勾的鸡蛋汤，还开了一个肉罐头，一个凤尾鱼罐头，这些菜摆在碟子里，像模像样，别有一番风味，在这贫瘠的农村，是个非常难得的丰盛宴席了。

任建中穿着咖啡色的毛衣，白色的衬衣领翻在外面，袖子挽得高高的，围着围裙，一副炒菜做饭行家老手的样子，看来，他是这些菜的主厨了，他刚炒完了菜，脸被炉火油烟烤得通红，额上还渗出汗珠，正忙着收拾整理锅头。

葛明辉、郑队长、石闵华和周彬已来到这里，他们围坐在桌子旁，汪霞正兴致勃勃地招呼他们，请他们吃糖吃花生，她今天穿着红色的高领毛衣，红扑扑的脸上含着喜悦的光辉，那对明亮的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弥漫着从心灵里荡漾出来幸福的光彩。

终于，门被推开了，刘爱武和马晓粤带着一身的寒气，像雪球似地滚了进来，气喘喘地出现在大家面前，她们俩怀里抱着或手里拎着一大堆东西，有色彩绚丽的八磅铁皮暖水瓶、两个红色和绿色的丝绸被面，一套茶具，还有一叠不可少的“毛泽东选集”，因为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突出政治，结婚喜庆也不能例外。

汪霞一见她们来了，立刻高兴地跑到她们跟前，任建中也走了过来。

“汪霞、建中，恭喜！恭喜！祝你们新婚幸福！美满！这是我们大伙的一点小小心意，请收下。”

马晓粤笑嘻嘻地说着，和刘爱武一起把买来的礼品往他们俩的怀里推了过去。

“哎呀，我就是怕给你们添麻烦，怕你们张罗，所以下午才告诉你们的，可是你们还是要买东西来。”任建中接过礼品，满脸激动地说。

“你这话就不对了，结婚这么大的事，也不提早给我们好朋友打声招呼，这未免太过分了吧！害我们临时抱佛脚，匆匆忙忙在供销社也买不上什么好东西，只有这些凑合了。”刘爱武大声说着，又抬头看着餐桌那边的人，说：

“闵华、周彬，你们看买这些东西行吗？”

这时，石闵华走了过来笑着说：

“两位漂亮女生采购来的礼品，还能错得了吗？我们不会有意见的，放心吧！不过，葛伯伯、郑队长和我们，为了等你们俩，早已望着一桌子丰盛的菜肴已不知流了多少口水啦，我看，别的先不说了，还是赶快入席吧！”

汪霞给每个人前面的杯子都倒满了酒，然后，坐了下来，看大家一本正经地等着，着急地推了一把坐在身旁的任建中：

“建中，你还愣着干什么？先说几句开个头，让大家好喝酒吃菜呀！”

任建中一听，连忙拉着汪霞站起来，双手捧起满满的一杯酒，红着脸说：

“今天仍是新春佳节期间，我和汪霞准备了些素菜薄酒，有幸请到葛伯伯和郑队长两位尊敬的长辈，以及来大西北结交的好朋友们一起吃个便饭，感到很荣幸，趁这个机会，一是向各位拜个年，祝大家新春快乐，心想事成；二是告诉你们，我和汪霞要结婚了，很感谢这些日子里，各位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汪霞，我们俩先来敬大家一杯！这是当地人的习惯，先饮为敬，入乡随俗嘛！”

任建中说完，他和汪霞很痛快地端起酒杯一仰头，把酒倒进了嘴里，然后将手中的酒杯口向下，在客人面前以示心诚，他们喝得干净利落，大家高兴地为他们俩热烈鼓掌。

接着，满桌的人都站了起来，举起了手中的酒杯，叮叮当地抢着和汪霞建中两人碰杯，欢欣雀跃地纷纷向他们这一对新人表示祝贺。

喝完了第一杯酒，汪霞和任建中就忙着招呼着大家起筷。

郑队长微笑着仔细地品尝了几味菜肴，满意地直点头，说：

“菜味道很好，想不到小任还有这么一手。”

“汪霞，你可是找了个好男人呀！不但出得了厅堂，而且也进得了厨房，以后天天都有人给你做好吃的了。”葛明辉乐呵呵地说。

“是呀，我已计划好了，以后厨房的活我就全交给他的啦！”汪霞顿时眉飞色舞，脱口而出。

“什么，厨房全交给我？”任建中差点把嘴里的酒喷了出来。

“是呀，不然，我怎么会这么快就嫁给你。”

“原来你是有企图的呀？”任建中瞪了她一眼。

“什么企图呀？这是你说过的，结了婚，就什么都听我的安排的呀，难不成这么快就反悔啦！”

汪霞毫不退让地端出老底，任建中露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拱起双手向她求饶：

“我的姑奶奶，你就放我一马吧，别再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啦！”

汪霞得意地向任建中做了个鬼脸，把一屋的人都引得“哄”地一下大笑起来。

借着酒兴，活泼开朗的汪霞开始不停地给大家劝酒、斟酒。

周彬洒脱地和任建中干了几杯子，笑着对他说：

“建中，在围城里，男人大丈夫，不和女人计较，你就让着点吧，不过，你们俩突然宣布结婚，是不是先把你们怎么决定的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好取经呀！”

“对！我赞成！”刘爱武也附和着。

任建中的酒量比起汪霞就差一些啦，他只喝了三小杯，脸颊就已被染红了，他又幸福又兴奋地说：

“其实，我们原先也没打算那么早就结婚的，调到公社卫生院以后，我们天天在一起，给病人看病时在一起，下班后在一起，吃饭在一起，这里毕竟是农村，孤男寡女出双成对的，容易招来闲言碎语，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就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再说，我们两家父母也早就希望我们早点完婚，这样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也方便一些，我们俩也就这样决定了。”

“这样好呀，可以安下心来，一条心把卫生院搞好，工作生活两不误，这很好呀！我祝福你们，为你们俩的结合干杯！”葛明辉赞同地点了点头说。

“葛伯伯，这也是你和郑队长的功劳，是你们把我们调到卫生院来工作，发挥我们的专长，建中，我们应该单独敬敬他们。”

汪霞和建中一起端起酒杯，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和葛明辉、郑队长俩人碰杯，两位老同志乐得眉开眼笑，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大家的情绪开始高昂起来，石闵华和周彬一会让汪霞和建中喝交杯酒，一会又让他们作些搞笑的表演，闹得不亦乐乎，引起一阵阵欢笑。

不知谁提议，要每个同学都来表演节目，汪霞自告奋勇一马当先唱起“红梅花儿开”，任建中自告奋勇拿出口琴为她伴奏，接着，石闵华深情地望着眼前的马晓粤，唱了一首“敖包相会”，仿佛在旋律中诉说着自己的心意。

马晓粤痴痴地看着她，好久没有听班长唱歌了，她都快忘了他的声音有多好听了。

石闵华唱完，大伙都拍手说他唱得好，周彬又把马晓粤推了出去，要他们一起唱那首他们刚进大学时合唱过的“我爱祖国的蓝天”。

借着酒兴，周彬主动拉出刘爱武表演唱“老俩口学毛选”，这是他们俩人在大学时合作过的拿手节目，他们把围巾往头上一裹，边唱边表演起来，像模像样地模仿老头老太亲昵的动作，这一下，满屋子的人都前倾后仰，捧腹大笑开了。

平时爱笑的马晓粤，她的笑声最响，笑得最开心，这时候，在一旁的石闵华竟情不自禁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搂着她一起开怀大笑。

刘爱武认识闵华和晓粤五年了，从没见过他们俩亲热得那么肆无忌惮，完全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她震惊地发现了这一点，心里扑通地颤抖了一下，差点忘掉了唱词。

在汪霞的极力怂恿下，大家拍手放声唱起“在北京的金山上”，马晓粤他们四个同班同学随着歌声偏偏起舞。在大学时，每年国庆节的晚上都在天安广场狂欢，跳集体舞，他们四个人在这方面都已经是舞林高手了，刘爱武抢着和石闵华对跳，马晓粤便和周彬对跳，他们都跳得那么欢快，舞姿是那么优美，那么熟练，再一次重温过去在学校时的快乐，汪霞和任建中也忍不住加入到里面跳了起来。

葛明辉和郑队长看着这一群快乐的年青人，也高兴得笑开了花，手舞足蹈起来。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快乐的夜晚呀！

一直闹腾到晚上十二点多，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算结束，汪霞和任建中把大家送出了院子大门。

外面依然寒风呼呼，街上已没有什么行人，但偶尔有传出划拳喝酒的叫喊声，葛明辉

和郑队长在前面走了。

刘爱武、马晓粤、周彬、石闵华他们四个人踏着冰雪复盖着的土路，手挽着手，哼着歌，依然沉浸在醉意未了的欢乐中，全然不觉得严冬的寒冷。

快到女生宿舍时，周彬突然窜到刘爱武面前，对她说：

“爱武，你要的那本书我借到了，你跟我去取一下吧。”

他不等爱武回答，向石闵华鬼鬼地一笑，便拉起她的手就往他的宿舍走去。

明天大家都要回各自的生产队了，石闵华知道这是周彬故意找借口，给他和马晓粤留点二人世界的空间，他感激地望着他们的背影笑了。

周彬和刘爱武一走，石闵华和马晓粤俩人走到女宿舍前面的大树下停了下来。

夜幕的光辉，犹如一块透明的面纱，轻轻地罩在大地上，在朦胧的灯光下，马晓粤那对明亮的大眼睛，那长而黑的向上微翘的睫毛，那已经留长的毫无修饰的头发像瀑布似的披泻在肩上，更增加了她几分纯纯的、甜甜的味道。

石闵华呆呆地望着她，突然问道：

“晓粤，刚才喝酒时有一件事我最想做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马晓粤奇怪地望着他。

“很想把你拉到门外去。”

“你要干什么？”

“我想吻你！”

“你疯啦？你忘记我们的约定了吗？”

“是呀，我怎么能忘呢？我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晓粤，明天你就要回去了，我好舍不得！”

“班长，你真的也会常想起我吗？”

“是呀，你呢？”他说着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脸。

马晓粤害羞地点点头。

“明天，你怎么回队里？要不要我用自行车捎你回去？”石闵华问。

“不用啦，队里有运石头的马车过来，我和高队长、葛伯伯都已约好坐这马车回去的。”

“晓粤，年过罢，社员们家里的粮食将会严重短缺，他们的生活会更困难更艰苦的，我很担心你。”

“班长，我身体好没关系，我会照顾好自己的，你不用担心，你每天要到处跑，倒是要注意身体，多多保重。”

“我会的，你劳动时要量力而行，不要太好强，硬撑硬顶，有机会我会去看你的。”

马晓粤点了点头，眼中闪着感激的泪光。

突然，她想起了什么，神情紧张起来。

“班长，时候不早了，我们都该回去了，万一爱武回来发现我们，这就糟糕啦！”说完，就要匆匆离去。

“晓粤，等一等，”石闵华叫住了她。

然后，他上衣口袋里拿出了一支钢笔，小心地给她别在胸前的大衣口袋里，“我们交换钢笔吧，当我们想念对方时，看见它就会像见到本人一样。”他柔柔地望着她，声音里充满了太多的感情。

马晓粤被感动了，她的脸因兴奋而发红，两眼闪着泪光，低语着：

“班长，谢谢你，你给我的礼物太好啦！有它陪伴我，就像有你在身边一样，我会好好保管好的。”

说完，她也拿出自己的钢笔，插进了石闵华的上衣口袋里，情意绵绵地说：

“让它也带着我的心跟随着你，陪伴着你，你可不能丢掉啊！”

石闵华点了点头，轻轻地将她拉进怀里，用一只手揽住她的腰肢，另一只手托住她的后脑，轻轻地在她额上印上了一吻。

马晓粤带着一脸的甜蜜走了，石闵华望着她离去的背影，迟迟不愿离去，他心里胀得满满的，喜悦的涟漪在他心底漾开，他嘴角扬起，无法抑制心中快乐的感受，他终于感觉到马晓粤对他感情的回应，他很高兴。

然而，他们俩人谁都没有发现，这一幕，都让站在女生宿舍拐角的刘爱武看得一清二楚了。

刘爱武顿时惊呆了，做梦也没想到多年来自己追求的心上人原来已情有所属，而且，居然是她最知心最信赖的好朋友马晓粤！

她的心像是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刹那间，手脚冰凉，心中的怒火像火球一样在她胸膛里乱滚，然后一下子窜上头顶，脸胀得通红。

等马晓粤进了宿舍，她立刻怒气冲冲地来到石闵华跟前，脸色煞白，狠狠地盯着满脸甜蜜的石闵华，眼睛瞪得滚圆滚圆的，两个瞳仁几乎要跳出来。

石闵华惊骇地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愤怒的刘爱武，他立刻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切都无法遮掩了，他想了想，还是下决心把自己的想法向她说清楚。

他平静地走近刘爱武，微笑着扶住她的肩膀。

“爱武，你回来啦！”

刘爱武像躲避瘟疫什么似的马上推开他的手。

“闵华，我问你，你说为了一个人甘愿到大西北来，这个人就是马晓粤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因为当时我还不能确定。”

“那你现在已经确定了吗？”

看着石闵华肯定地点了点头默认，证实了她一直以来的猜测，她的心顿时发痛，她的眼睛被泪水占据了。

“闵华，你告诉我，我哪一点不如晓粤？几年来，我对你的情，对你的意，你难道还不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无情地拒绝我？我就这么差，这么不可救药吗？”

刘爱武拼命把呜咽声压下去，可是眼泪还是断线珍珠般地滚滚而下，全身都在颤动。

石闵华看着爱武痛苦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他哪能不了解爱武这些年来对他的那份情感？然而他知道自己根本无法给予她所希望得到的那种爱。

他轻轻地扶住爱武的肩膀，充满歉意地苦笑了一下，说：

“爱武，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让你这样伤心，在学校里，你是个很优秀的班干部，我们工作很默契，来到社会，你各方面依然出众，我佩服你，我喜欢你，你是我最知己的好同学、好朋友。但是，友情并不等于爱情，要知道，爱情这东西是很奇妙的，是没有办法强求的，是靠两个人之间互动而产生的，很多时候，在你面前我会感到有压力，有负担，就会少了份互动的激情。”

“那我以后注意就是了，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

刘爱武努力在压制自己，竭力维持着声调的平稳。

“很抱歉，我心里已经容纳不了其他的人了。”

这是他的心里话，石闵华他爱马晓粤，除了马晓粤，他不需要任何人！

他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刘爱武的心脏和神经，她开始不能控制地、沉痛地啜泣了起来。

“那我怎么办？”她的声音那样凄楚、痛苦，而无助。

“爱武，你是个好女孩，你周围有很多优秀的男孩子，你完全可以找到比我更优秀、

更适合你、深爱你的人，我真诚地祝你幸福。”

“谁喜欢我啦？没有人会喜欢我！”

“周彬，周彬就很不错！他深深地爱着你，一直在等着你，你难道一点儿也察觉不出来吗？”

“你胡说！我谁也不要！”

“爱武，你冷静点，周彬他……”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不要听！”

伤心透了的刘爱武这时哪里听得进他这些话？她觉得他在可怜她、同情她、安慰她，就越想越难过，她受伤似地重重地喊了出来，然后，挣扎着推开石闵华，双手捂住耳朵，哭着迅速地跑进了女生宿舍。

这时，女生宿舍里只有马晓粤一个人，本来嘛，无论是大队或是小队，农村干部都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农宣队里也就仅有那么几个女学生，会议一散，离公社近的几个女生已跟着队里的车回去了，宿舍里今夜只剩下刘爱武、马晓粤和其它大队的殷红和婷婷四个女生留宿，这会，她们俩还在外面，跟她们的好友喝酒聊天还没回来。

马晓粤摆好自己的被褥，又把刘爱武的被子摊开，把灌了热水的烫婆子塞进了她的被窝里，她想：每回都是爱武给自己热被窝的，这回她也应该为她服务一下了，让她回来躺进温暖的被窝里好好享受享受！

然后，她才钻进了自己的被窝里，一边美滋滋地抚摸着石闵华刚刚和她交换的钢笔，一边借着阴暗的灯光在看书。

看见爱武进来，马晓粤立刻坐直了身体，放下手中的书，亲热地招呼她：

“爱武，你回来啦，周彬给你拿来什么书，快给我看看！”她看她没有作声，就又喊开了，“你快把衣服脱了，到被窝里来暖和一下，我给你在里面放了烫婆子了呢！”说着，拉了拉她。

“你不用管我！”她用力摔开马晓粤的手，冷漠的、不带一丝感情地说，“以后少一点假惺惺就好啦！”

马晓粤一听她的语气有点不对，赶忙抬起头，发现刘爱武铁青着脸，两个眼睛哭得肿肿的，与刚刚在汪霞家喝酒时判若两人，顿时紧张起来。

“爱武，你怎么啦？”

刘爱武盯着她手中的钢笔，声音更冷了，发出一声可怕的冷笑，说：

“你问我，我问谁呀，还不是你做的好事？”

“我？”

马晓粤再度惊跳，像挨了一闷棍子，脸色立即苍白如纸，迅速抬起头，困惑而不解地望着刘爱武。

“我一直把你当成最要好的朋友，真诚地对待你，可没有想到你却这样无情无义，欺骗我，捉弄我，我真是瞎了眼！”

刘爱武劈头盖脸的一番话，令马晓粤心跳不已，仿佛有只无形的手，捏紧了她的脖子，使她的心跳不规则，使她的呼吸不稳定，她哑声哀求着：

“爱武，到底是什么事，你给我说清楚些好吗？”

看着马晓粤一脸的茫然、着急、关心她的模样，刘爱武心底突然涌起一层悲哀。天哪，她怎么那么会演戏？又想骗取同情吗？她一想到这，心中的怒火就往上冲。

“好，我问你，你什么时候和闵华好上的？”

她的话如同一个炸弹，突然在她们中间炸开，马晓粤立刻被镇住了，脸色大变，眼神狂乱，张大着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空气仿佛突然凝固了，然后，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力地垂下了头。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不敢说啦？理亏啦？”

刘爱武用咄咄逼人的口吻继续数落着，瞪着马晓粤，想起一直被蒙在鼓里，相信了她，被她骗得团团转，暗地里却夺走了她深爱的人，就牙根发痒，恨不得狠狠地咬她一口，她流着泪，痛楚地喃喃着：

“这些年来，我对闵华的感情，你知道得最清楚，而你一边说支持我，给我出点子，一边却去搞手脚，你不觉得你这样做，太残忍，太卑鄙了吗？”

“爱武，对不起……对不起……请你原谅……”

“这根本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是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问题，你居然能这样漠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对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爱武，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刘爱武打断她，阴沉地看着她，咬牙切齿地说：

“你还想不承认？闵华都告诉我了！如果你真的爱上了他，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都可以主动退出，但是，为什么你偏偏要耍两面派？马晓粤，我老实告诉你，这种耻辱会永远燃烧在我心里，我现在非但无法和你保持原来的友谊，我会讨厌你，憎恨你！我不能没有闵华，我不会就此罢休的，我一定要让闵华回到我身边的，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天啊！这是什么话？怎么会是这样子？昔日的同窗挚友竟然为了爱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这确实确实是马晓粤想不到的，她这时已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看着爱武她那倔强苍白凝着寒冰的脸，她觉得即使自己浑身都是嘴也说不清，道不明了，她除了哭，似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就在这时，同宿舍的殷红和婷婷回来了，她们的争吵哑然停住了。

刘爱武衣服也没脱，和衣钻进被窝里，背朝马晓粤，卷缩着身子，像只被伤害了的虾子，再也不看马晓粤一眼，她在被窝里，泣不成声，拼命地摇头、咬嘴唇，想止住内心那深切的痛楚和伤心。

马晓粤无言地躺在她旁边，完全感觉到她整个身子的颤抖，压抑着的哭声像小钢针似地刺入她的耳中，她难过得如万箭钻心，她哪里想到自己会这样伤爱武的心呀！她懊恼地自责着，用双手紧抱着头，泪水沿着眼角滚落下来，很快地浸湿了枕头。

天亮了，马晓粤刚刚才睡着了一阵，就被门外的说话声、马车声吵醒了，她睁开又肿又涩的眼睛，想起昨晚的事，连忙往身旁一看，刘爱武和她的铺盖已无影无踪，她一惊，赶快披了件棉大衣就冲出门口，站在寒风中四处张望寻找。

这时，同宿舍的殷红和婷婷吃完早餐回来。

“殷红，刘爱武怎么不见了，她到哪里去了？”马晓粤快步上前去追问。

“马晓粤，这么冷的天你站在外面，要感冒的，快进屋里去！”

殷红说着，一手把她拉进了屋里，顺手关上了门。

“刘爱武她天蒙蒙亮就起来，她看你睡着了，就没有叫醒你，她让我们告诉你队里有事，要急着赶回去。”婷婷指了指桌子上的布袋子，“这是刘爱武叫我们交给你的，你走时别忘了拿。”

马晓粤急忙打开口袋一看，是五个大大的白面馒头！

霎时间，伤心、难过、内疚、懊悔……几十种难言的情感对她潮涌而来，她眼里的泪水像小瀑布似地顺着她的脸上泼了下来。

那两个女同学不由得一愣。

殷红上前去关心地问，“马晓粤，你怎么哭了？”

“唉！你没看见她们俩这几天亲密得像亲姐妹，形影不离，好朋友分开了当然会难过啦！殷红，她们俩感情这么深，我好羡慕呀！”婷婷说。

“马晓粤，别哭了，以后见面的机会多着呢，不用难过的。”善解人意的殷红拍了拍她

的肩膀，安慰她，又对婷婷说，“我们快走吧，队里的人在等我们呢。”

殷红和婷婷走了。

马晓粤终于突破了最后的忍耐力，扑在地铺的棉被上，失声地痛哭起来，哭了那么久，那么久……

过罢正月十五的灯节以后，农村的节日气氛就渐渐淡了下来，人们又周而复始的开始了一年的劳作。

惊蛰一过，农事就立刻繁忙起来，往地里送粪，选种，拌种，收拾农具，社员们都在忙着备耕生产。

高队长这阵子为队里的小麦种子而忙里忙外，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飞，到处乱碰，可仍还没有着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下，睡不着。

在小队部里，各部门开会研究如何解决麦种的问题。

高队长嘴里噙着根旱烟棒，闷头使劲地抽着，其他人也沉默不语。

“眼下，很快就要春播了，可队里的麦种还没着落，如果种不上的话，来年，全队二三百口子人的肚子怎么办呀？还不都得等着饿死？”急性子的副队长着急地嚷开了。

“我们是不是让大队帮着从其他队调拨些种子过来，支援我们呢？”有人建议道。

“这是不可能的事，三千会上我已找过他们那些队长了，各个队的日子也并不比我们队强，他们都自身难保了哩。”高队长摇了摇头。

“那我们到信用社贷款，拿钱到我陕西老家去运些种子回来。”二狗打起他老家那边的主意。

“唉，我们这几年已贷了不少款了，年年灾荒，都还拖欠着没还，现在队里已穷得喘喘响，到哪里去贷款呢！”高队长心情沉重地否定了。

“那我们就这样干坐着等死不成？”

“不！”马晓粤立刻摇了摇头，又咬了咬嘴唇，“我们不能就这样被困难吓倒，公社三千会刚开过，我认为，备耕生产不能松，你们两个副队长按照原先的安排，管好各自的那些活，种子的事，我看，一方面发动队里的社员们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找亲寻友，能弄来多少算多少；另一方面我们还得依靠上级组织，我和高队长跑一趟公社，请求公社和农宣队给我们帮助，一定要闯过这个难关，保证不误春播下种。”

“马同志说得好，我看就这么办吧！”高队长站了起来，把烟锅子往鞋底一敲，很赞同地直点头。

冬天的太阳照得地面暖烘烘的，高队长和马晓粤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了公社，已是中午了，两个人呼呼喘着气，额上都渗出了汗珠。

三千会开完已半个多月了，这里已恢复原来的安宁，公社大院里停着十几辆自行车，传达室的张伯告诉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公社和农宣队领导们今天都在这里，正在会议室里开会哩！

他们来到会议室门口，停好了自行车，高队长热得摘下翻毛帽子，头发正往上冒着白气，他透过玻璃窗往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转过身来很庆幸地对马晓粤说：

“还好，没白跑，他们都在这里，我看也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等候他们吧。”

“好的。”马晓粤点了点头，把棉手套往台阶上一扔，就坐在上面理着吹乱了的头发。

会议终于结束了，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一阵喧哗人声，随着木门打开，里面的人们陆续走出来，高队长和马晓粤连忙迎上去。

“祈书记，请您等一等。”高队长叫住了公社书记。

“啊？老高，小马，你们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祈书记停住了脚，立刻迎了上去，热情地招呼他们。

“来了一阵了，看你们正开会，我们就在外面等了一会。”高队长说。

正在这时，最后走出会议室的农宣队郑队长和石闵华也看见了他们，立刻围了上来跟他们俩打招呼。

“你们这样匆匆跑来公社，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解决吧？”祈书记问。

“是呀，就是春播小麦种子的事，我们要找你们帮忙哩！”高队长急着回答。

祈书记微笑了一下，说：

“我早猜到了，不过，现在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你们跑了那么远的路，也该饿了，我看，我们一起去饭堂边吃边谈，好不好？”

“啊，对，对，你看我，一急起来把这都给忘了，你们快去饭堂吃饭吧，我们带着饼子哩，到传达室喝点热茶就可以了，等一会我们才过来。”高队长摇摇头说道。

“你这是什么话呀，来到这里，正赶上吃饭，怎么能让你们啃干饼子呢！”郑队长说着，转过身来对石闵华说，“你去给他们打两份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好好聊聊。”

在饭堂里，已有十几个人，由于高队长他们的出现，又都是老熟人，都和他们打着招呼或端着菜碗围坐过来，问长问短。

大家很自然就转入种子的话题，聊起这无米之炊的尴尬和困扰，都知道他们小队长期遭受的灾害，社员们生活困难，眼看要春播了，连种子还没着落，说着聊着，高队长在这些上级面前，忍不住难过得泪花在眼眶里闪烁，愁眉苦脸地摇头叹息。

这时，祈书记端着饭碗走过来，说：

“老高，光叹气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先填饱肚子再谈，好吗？”

“祈书记，种子这问题一天不解决，我哪能吃得下去呀！你们可得帮帮我们啊！”

“好吧，我就先给你透点风，解决这问题已经有了眉目了，上面很快就会调拨一批种子来了，刚才，我们开会就是研究如何把调拨来的种子尽快分配下去的问题，怎么样？这回能吃下去了吧？”

高队长一天听，顿时像放下千斤重担似地高兴得眉开眼笑。

“真的吗？那太好了！”

“不过，你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缺口还很大，还不能一下子全部解决，有一部分你们自己也要想些办法，自力更生去解决。”

“行！行！这就很不错了，我们再想想其他办法，本来我们也准备组织部分劳力外出搞副业，弄些钱去买种子的。”高队长说。

“祈书记，我们能不能向上级再申请些救济粮和救济款？我们生产队基础差，底子薄，过罢年，社员的生活越来越困难了，我都很担心他们吃的很快就接不上顿了。”马晓粤插话，又给祈书记提出了新问题。

“是呀，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我们都在积极想办法，争取上面和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你放心，问题总能解决的，你们回去后，要和群众在一起，再想想办法克服困难，共度难关，总之，决不能让一个人挨饿受冻。”祈书记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高队长和马晓粤认真听着，像接受战斗任务似地点着头。

“小马，你要好好配合高队长，依靠贫下中农，做好工作，一定要保证春耕生产和安排好社员生活两不误。”郑队长说。

“郑队长，你放心，马同志打从到我们队里来，她不但干活踏实，还为队里操了不少心，做了不少工作，大伙都很喜欢她哩！”在一旁的高队长插话。

“高队长，你别说了，我没那么好，你这么夸我，会让我无地自容的。”马晓粤红着脸央求着。

“小马同志，听说你歌还唱得不错，经常在地头为社员们唱歌，什么时候也好好为我们唱一首呀？”析书记笑着问。

“好呀，等公社给我们拨来种子，完成春播任务，我一定会好好给你们唱。到时不但我唱，我还找几个唱得比我更好的同学来一起唱。”

她这一说，大伙都乐了，石闵华在旁也悄悄地笑了起来。

吃完了饭，高队长还有其他的事要去办，马晓粤终于有空来到石闵华的宿舍里。

马晓粤坐在闵华的床边，石闵华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就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晓粤，你和高队长来了，我见到你真是又惊讶又高兴，尤其是你在公社里表现那么好，我很骄傲，你知道吗？”

马晓粤不语，只是笑了笑，心事重重地望着石闵华说：

“爱武……爱武，她好吗？开完三千会你去过她那儿没有？”

“有呀，我是跟郑队长到他们队商量事情去的，你怎么会问我这问题？”石闵华奇怪地看着她。

“啊，没什么，我随便问问。”马晓粤轻声说。

“你想她啦？要不要我陪你到她队里看看她？”

马晓粤摇了摇头，心事重重地望着石闵华，说：

“班长，爱武已经知道我们的事了。”

“是的，她已经知道了，其实我们俩的事她迟早都会知道的，早知道比迟知道好。”石闵华很平静地答道。

马晓粤望着石闵华满不在乎的态度，燃起了一直压抑在心里的怒火，

“班长，不是说好，等她有对象后才告诉她我们的事的吗？你为什么要违背我们之间的约定，这样快就告诉她，是不是有什么企图？难道你这样做，伤了她的心，让她痛苦，你一点都不难过吗？为了爱情，就一点都不顾忌你们多年的友谊吗？你怎么会是这么自私？这么残忍？”马晓粤忿忿地说。

听到马晓粤这一说，石闵华愣住了，他沉默了一会，吁了口气，他不想跟她争吵，压着心中的不快放软语气说：

“晓粤，你不能永远这么天真，爱情是很自私的，是不能模棱两可拖泥带水的，我明确表明态度，这没什么不对，这对她、对你、对我都有好处。”

“可是，你也不应该那天晚上就把我们的事告诉爱武！”马晓粤嘟着嘴。

“那不是我告诉她的，是她目睹了那天晚上我们俩相约的情景。”石闵华终于直截了当说了出来。

马晓粤一听，不由得暗暗吃了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石闵华温柔地把她拉进怀里，用手环住了她的腰，他的声音清晰而又伤感地在她的耳旁响起：

“其实，爱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愿伤害她，我也希望她幸福，但是，我心中只有你，不可能再有别的人。晓粤，那天晚上爱武回去后，向你发脾气了吗？”

“没有，她回来什么也没说就睡下了。”马晓粤立刻摇摇头。

“那你怎么知道爱武已发现我们的事？”石闵华狡黠地望了她一眼。

“那是……那是我感觉到的……”马晓粤张口结舌地回避石闵华的目光，“班长，你和爱武，我和你，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晓粤，你不用左盼右顾的，你就直直地看着我，向我走过来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都由我来处理。”

马晓粤轻轻地摇摇头，离开石闵华的怀抱，抬头望着他。

“可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让爱武伤心难过，我做不到。”她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班长，和你交往，我现在感到很有压力，看着爱武伤心难过，我就会感到非常的内疚和不安，我想，请你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想想，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在此之前，希望你不要找我，不要问我，不要理我，行吗？”

“晓粤，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石闵华不解地问。

“这一阵我已想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冷静地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为妥。”马晓粤的语气变得坚决起来。

石闵华看了她一眼，发现马晓粤的眼眶红了，他心里很难受，没想到他对她的爱，竟会给她带来这么大的压力，他知道她的困境，他不想再带给她负担，想了想，又心痛又无奈地对她说：

“好吧，既然你要我这么做，我会尊重你的意见，按你说的去办，在你没考虑好前，我不会去打搅你，但我还是要明确告诉你：晓粤，我爱你，我会等你！”他的语气好悲哀。

看着深情的石闵华，马晓粤的心真的很痛，难过得不能自己，她这样要求他简直是折磨他，他如何能忍受？其实，她早已深爱着班长，她希望能给班长带来快乐，但是，爱武她怎么办呢？

“班长……”马晓粤还想说什么，但已热泪盈眶，她努力地吸着气，不想让眼泪掉下来，但却徒劳无功，赶快像逃跑似地冲出了门。

小麦种子拨下来了！救济粮发下来了！救济款批下来了！

全村上下无不欢欣鼓舞，眉开眼笑，社员们终于盼来了救命的物资，在一片感恩的激情里，焕发了更大的劳动热情，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全村男女老少倾巢而出。

这些日子里，每当天一黑，疲劳的庄稼人饭碗一丢就进入了梦乡。

马晓粤这一阵虽然忙忙碌碌，除了完成农宣队布置的任务外，就是和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劳动，累得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但她早都熬过来了，适应了。

庄稼种完了，犁铧一挂，锄头暂时也要束之高阁了。

队里又陆续抽人搞水利工程去了，有一部分社员也外出搞副业给队里弄钱去了。

马晓粤利用这间隙，在高队长的支持下，在队里又先后办了几个学习班，组织村子里留下的社员们白天下地，晚上学文化认字。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了，转眼又到了庄稼人一年之中最好的农历八月，这个属于收获的季节。

由于引水工程初见成效，今年虽然雨水不多，但一部分土地能及时浇上了水，庄稼的长势还不错，再过几天就要开镰了，高队长的脸上已开始露出笑容。

马晓粤吃过早饭，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堆带着枝叶的沙枣，房子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她知道这是德强和德福摘来的，前两天他们在他们屋里尝了几颗，直说好吃，兄弟俩答应一定摘些更好吃的送给她。

马晓粤笑笑，顺手拿起一枝摘了个沙枣放在嘴里嚼了起来，口感真的很好，又沙又甜。

“两个小家伙没忘，说到做到，守信用！”她心里暗暗称赞着。

她今天不下地了，高队长要她写一篇批判稿交上去，自从她到队里后，写稿子的任务几乎就是落在她的身上了。

金黄金黄的沙枣和它发出的香味给了她个好心情，马晓粤愉快地坐在凳子上，把面前桌子上的沙枣往边上一推，拿出一叠信纸和钢笔，就开始思考起来。

当她的目光慢慢地落在手中的钢笔上时，一个熟悉而又挥不掉的身影立刻就又浮现在眼前，长长的睫毛在她美丽的面颊上留下一排阴影，自从她主动和班长提出“一刀两断”已有好多日子了，一想到和他分手就觉得内心深处有一阵尖锐的、像撕裂般的痛楚，剧烈

的侵蚀着她每一根神经。

几个月来，石闵华前后来过三四次，但她都有意回避他，有几次机会到公社开会，她不是借口推掉，就是开完会就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她想用时间和回避冲淡他们之间的感情和思念，尽管石闵华一再向她表白，但她主意已定，不会夺好友的所爱，更不会和刘爱武去竞争，她要主动退出这恼人的三角恋。

可是，她这样做，真的可以冲淡得了吗？班长的钢笔她几乎天天都情不自禁地要拿出来看几遍，拿出来写材料文章，真是爱屋及乌见物如见人啊！她被深深地陷入情感的痛苦挣扎中。

“马晓粤，别想了，振作起来，你潇洒一点好不好？他们都是你的好朋友，你难道不是真心希望他们幸福的吗？你还难受什么？痛苦什么……你口是心非，你两面派，你假惺惺……”

她开始低声地咀咒自己，拼命地甩头，疏散心头的痛苦，然后开启思想，聚精会神地思索起批判稿来。

说起来，写篇这样的稿子，对马晓粤来说，并不是太难的事情，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在学校时，开批判大会，写大字报，早就炼出功夫来了。再说，报纸广播天天都在批，看也看多了，听也听熟了，她很快就按照高队长的意思，不一会就进入状况，一气呵成写好了，她站起来伸伸发麻的手和腿，摇动着腰肢，做放松运动。

这时，她感到门口有人把射进来的光线遮住了，心想该是兰香他们姐弟回来了，她头也没转，就说起来：

“兰香，小弟，你们快进来呀，今天的沙枣特别好吃，又大又沙，谢谢你们。”

来人没有作声，却慢慢地向她靠拢过来，她奇怪地抬起头一看，立刻象弹簧人似地直挺挺地立着，眼睛睁得好大，简直呆住了。

眼前，好久没有见面的石闵华、刘爱武、周彬三个老同学像从天而降似地伫立在她身旁，他们风尘仆仆，脸上有兴奋，有激动，有狂热，也有泪水。

“怎么会是你们？怎么会是你们？”

马晓粤惊喜交加，眼光直直地、愣愣地盯着他们，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死鬼！发什么呆，连老同学都忘了？难道不欢迎我们吗？”刘爱武向前激动地推了她一把。

“爱武，你们三个人怎么会来这里？我好想你们，我天天都在想你们，我以为你们再也不会来了……”

马晓粤望着刘爱武，鼻子直发酸，泪珠在眼睛里荡漾。

“你看你，眼泪又来了，今天该是快乐的日子，你千万别掉泪！”刘爱武仍像以前那样亲昵地朝她微笑，“你哭我也会哭的啊！”

“马晓粤，我们给你送好消息来了！”周彬在旁边红光满面地说。

“是吗？什么好消息？”

马晓粤一听到有好消息，立刻神志恢复，她的眼睛刹那间充满了好奇。

“我们农宣队的学生要重新分配工作了，我们终于可以专业对口啦！”

石闵华语气郑重而温柔，脸上带着那久违的纵容的微笑。

又是一个惊喜！轰得马晓粤差点没昏过去，使她觉得完全没有了真实感，她重重地踉跄了一脚，又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嘴唇很疼，她终于热烈而又狂喜地跳了起来。

“真的吗？我们要分配工作啦……我们要离开这里了吗……我们没有做梦，对不对？”马晓粤像在问自己又像在问其他人。

“大白天，哪来的梦？”刘爱武笑着说，“我们跑了那么远的路来给你传捷报，又渴又累，肚子已叽咕响，这是再真实不过的事情了，难道你就打算让我们就这样站着熬着吗？”

“哎呀，对不起，我都糊涂了，你们先到炕上坐坐，吃些沙枣，我去给你们烧水，看大妈那里有什么好吃的，拿点来。”马晓粤说着，把沙枣往炕桌上一放，正要往门外走。

这时，门口传来了大妈的声音：

“马同志，不用你忙了，我都烧好了。”

只见她端着滚烫的热气腾腾的一大缸熬好的老茯茶和几个杯子，小心翼翼地走进屋里，马晓粤赶忙上前去接住。

“大妈，你怎么这么快就把茶熬好啦？”

“我在自留地里摘菜时，看到他们几个进了家门就跟着回来了，到伙房里给你们烧了点水。”

“大妈，你真好，太谢谢你了！”

马晓粤感激地拉住她那粗糙的手，想着刚得到的分配消息，真要离开他们家，心里突然泛起一种说不出的眷恋来。

“你今天怎么跟我客气起来啦？”大妈笑了笑，想起什么似地看着马晓粤，“马同志，刚才听你们嚷嚷要离开我们这里，是真的吗？”

马晓粤想着刚才自己近乎失态的叫嚷，有点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他们就是来告诉我这个事情的。”

“啊，好，好事！你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你们在这里吃尽了苦头，真委屈了你们，应该回城里啦！应该回城里啦！大妈为你们高兴！”她说着，拿起衣角擦了擦湿润的眼睛，边转身往外走边喃喃着，“你们喧着，我给你们做些面条去。”

大妈一走，看着她伤感的背影，马晓粤他们几个人都有点面面相觑，屋里立刻静了下来。

“啊，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事要通知高队长，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就回来。”

石闵华打破了瞬间的沉默，想起要做的事，就匆匆出门去。

“等一等，我也跟你一起走走。”周彬想了想，也追了出来，“这个小队我还没好好转过，我想看看。”

石闵华和周彬两个男同学出去了，屋里就剩下马晓粤和刘爱武俩人，她们都有各自满腹的心事，就是不知道如何开口，很静，只听到她们慢慢嚼沙枣的声音。

“晓粤，你在想什么？”刘爱武终于打破了沉默。

“我……我在等着挨骂。”马晓粤垂着头，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她不敢看刘爱武的脸。

“为什么要挨骂？你告诉我，你做错什么事情啦？”

刘爱武极力忍住笑，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像是老师在考问学生似的。

“我……我……”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闵华？”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

马晓粤一听刘爱武提到班长，连忙疾口摇头否认。

“死丫头，真没用！一点竞争能力都没有，怎么这么容易就退让放弃？你这样子到社会怎么能站得住脚？”刘爱武笑着拍了一下她的肩膀，“你知道吗？这阵子你可是把闵华给害惨了！”

马晓粤吃惊地抬起头，紧张地望着刘爱武，问：

“班长，班长他怎么啦？”

“你没看见他瘦了很多吗？”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马晓粤小心翼翼地说。

“是你日日夜夜骚扰他！”刘爱武故意瞪她一眼。

“你别误会了，我好久都没和他来往过了。”

“你这是什么鬼话？他的魂早被你勾去了，害他吃不下，害他睡不好，害他生病，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向来充满自信的他那样失意，那样迷茫，那样惆怅，那样无可奈何，你到底要把他折磨到什么时候？”

“班长什么时候生病啦？我怎么不知道！”

“这已是上个月的事了，我和周彬去看他，他不让我们告诉你，怕你担心难过。”

“天呀！”马晓粤难过地呼出一口气来，呆呆地望着刘爱武。

想着因为她而饱受折磨的班长，这让马晓粤的心真的好痛，她难过地锁紧了眉头，泪水情不自禁地悄悄涌出了眼眶，滑过面颊，落到衣服上。

刘爱武感动地，辛酸地，怜惜地凝视着她，然后张开双臂，把马晓粤的头紧拥胸前，轻声地抱怨着：

“一直以来，你喜欢闵华，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们情如姐妹，无话不谈，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出来？”

“我不敢。”马晓粤啜泣着，“你那么优秀，那么喜欢班长，为了他，你苦苦等了他那么多年，我知道班长在你心中的份量，更知道失去班长会对你的打击有多重，我最终选择了退出，把班长还给你……”

“傻瓜！”刘爱武眼睛里泪光闪闪，打断了她的话，呜咽着说：“你逃离他，不见他，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把他还给我了吗？其实，闵华对你的心意，在学校时我就有感觉了，他喜欢你，常常找借口接近你，他比谁都关心你。来到大西北，他看你时的眼神，对你的关注，对你的牵挂，我比谁都清楚，可我不甘心，对他拒绝我的暗示装糊涂，一意孤行，依然去追求他，期待他。”

“在学校时你就看出班长对我好？我怎么没感觉？”马晓粤像触电般愣了一下。

刘爱武点了点头，又接着说：

“是的，旁观者清，你是个没脑子的傻丫头！但是，也正如闵华所说的，爱情是没有办法强求的，是需要两个人之间的互动的，我和闵华之间的关系虽然很好，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之间有的只是友谊，而不是爱情，单独在一起时都不会来电，我们两个人都当过多年的班干部，都充满自信，有种优越感，样样都好强，喜欢要别人服从自己，尤其是我这个人，倔强好胜，有时还得理不饶人，如果我们真的在一起，还不知会怎样呢！说真的，他需要的应该是像你那样单纯、温柔、善解人意的女生……所以，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反思，我已想通了，已经放开他了，我……我要抓紧去寻找我的幸福……晓粤，那天晚上，我对你发那么大的火，我是看到你和闵华在一起的情景受了刺激，很难一下子转过弯，骂你，不理你，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让你哭了一夜，后来，我真的后悔极了，晓粤，真很对不起，你能原谅我吗？”

刘爱武一口气说完了这番话，像卸下了重重的包袱似地轻松，泪珠也从她的眼中滚落了下来。

“不，要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有错的是我，我不该瞒着你，让你伤心。”

马晓粤充满自责地说，她的泪水似乎更多了。

“晓粤，别哭了，我们都不用说对不起，我们永远是好朋友，好姐妹，我们就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前面等着我们的都是未知数，我们就从这里让一切重新开始，有闵华和周彬在身旁陪伴着我们，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一定再不松开手，好吗？”

马晓粤激动得直点头，刘爱武掏出手绢，擦去泪水，又帮马晓粤擦干了眼泪，两个人心中的疙瘩，在这一刻已被扔到九霄云外去了，两个好朋友又和好如初，亲热地搂在了一起。

“晓粤，你不要再躲避闵华了，一心一意跟他好好交往吧，你和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

“不，我要看到你找到心爱的人，我才能和他真正开始。”马晓粤固执地说。

“你呀，离开学校都一年多了，还是那么孩子气，难道连这种事我们都要齐步走吗？”

“是呀，我就是这样想的，也是和班长这样说的，爱武，命运既然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希望我们都能幸福快乐，在我心里，你快乐我也快乐，你幸福我也才会幸福。”

刘爱武被震动了，她深深地凝视着一脸认真的马晓粤，眼睛立刻湿润了，她低声叹息着：

“晓粤，你对我这样真，这样诚，我却那么残忍的去伤害你，骂你，甚至恨你，不理你，我真是混呀！”

“爱武，你别去自责了，你如果真为我好，你就赶快把男朋友带到我面前好了，那我就立刻高高兴兴地投入班长的怀抱里！”

“好呀，谁要投入我的怀抱里呀？我正等着呢！哈哈！”

门外突然传来石闵华快乐的声音，随着一阵熟悉的笑声，他和周彬一前一后走进了屋里。

石闵华的眼光紧紧地落在马晓粤的脸上，一个神秘的喜悦的微笑浮上了他的嘴角，马晓粤难为情地赶忙转过头去。

刘爱武立刻站起来，趁势把马晓粤往石闵华怀里一推，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晓粤，这可是你许下的诺言，可不要反悔啊！”

马晓粤的脸孔立刻涨红了，在石闵华的怀里挣扎着要跑开。

“怎么还不好意思了，你这辈子就别想从闵华怀里溜走，你就老老实实呆着吧！”周彬大笑着拦住了她。

“爱武，我说的条件你还没达到，你怎么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呢？”马晓粤争辩着。

“谁说她没有，她早就名花有主了？”石闵华笑着说。

“她的主是谁？”马晓粤奇怪地问。

“远在天边，近在你的眼前！”周彬骄傲地站到爱武身旁，得意地伸手搂住刘爱武的肩膀，“她早已答应我的求婚了！现在就看你的了！”

马晓粤惊奇地望着刘爱武，只见她的双颊忽然晕出红来，望着周彬的目光，充满了柔情，脸上早就写上了肯定的答案了。

她又抬头望着石闵华，只见他也笑着对她直点头，然后把她紧紧地箍在了怀里，马晓粤一边挣扎着一边嚷嚷着：

“好呀！原来你们是联合起来捉弄我，你们太坏了！”

欢乐的笑声顿时充满了整个屋子，马晓粤心里那丝牵挂终于消失了，又露出了特有的灿烂笑容，她觉得，此时此刻，无论是刘爱武和周彬，还是石闵华和她，都已被幸福和快乐包围了，满满的，满满的，正慢慢地扩散开来，充塞在房子的每个空隙里。

笑声中，马晓粤突然想起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的一句话，深有感触地在心里默默地念道起来：爱——是责任，爱——是尊重，爱——是包容，爱——是体谅……爱，更是成全！是呀！爱，更是成全！她和闵华、爱武和周彬，不正是这样吗？

大学生们都陆续重新分配离开了。

虽然，分配的去向很多人都对不上口，而且大都是到最基层，但经历了一年多农村生活的磨练，对到哪里去，干什么工作，都已无所谓了，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收拾打点行李，充满憧憬地奔赴新的岗位。

马晓粤他们四个同班同学，由于电信部门正急需他们这样的专业人才，他们都很顺利就分配进了电信局，石闵华和马晓粤分配在本县的电信局，刘爱武和周彬被分配到离他们一百多公里外的电信局。

离别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马晓粤和石闵华送刘爱武和周彬来到火车站，四个人重踏一年多前到过的地方，虽然这里依然荒芜，依然是一片黄褐色，但他们却很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没有了刚来到这里时的悲伤、彷徨、惧怕和忐忑不安。

说来，在这片完全陌生的土地上，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已历尽了种种艰苦的磨练，开始触摸了这片黄土地，熟悉了这片黄土地，并在这里，开始演绎着人生的各门功课，他们的皮肤晒黑了，内心却变得坚强了，他们已把自己看成是这片土地上的儿女了。

爱哭的马晓粤最见不得离别分手的，但这时候也变得潇洒起来，尽管眼眶不时地发红，但泪珠却始终没有掉下来。

四个老同学站在月台上，激情满怀，把握着分分秒秒，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们的未来，互相勉励，互相祝福，直到火车汽笛拉响，就要开动时，刘爱武和周彬才跳上火车，从车窗探出来，向石闵华和马晓粤挥手告别。

火车带着刘爱武和周彬开走了，车站立刻又变得冷冷清清，站台上只剩下石闵华和马晓粤。

看着好朋友远去，这时马晓粤憋了多时的泪水一下子像冲开的水闸，夺眶而出，泪珠成串地滚落了下来，眼泪把什么都封锁了，好半天，她无法说话，无法移动，她哭得像个小傻瓜似的。

石闵华走到马晓粤身旁，爱怜地把她搂在怀里，他知道，她哭一场，可以把这阵子一直堵在心中的闷气释放出来，他不想劝她，让她尽情地、开怀地哭，过了一会，他才慢慢地托起她的下巴，审视她那流着眼泪的眼睛，从口袋掏出一条手帕，轻轻地帮她拭去脸上的泪痕，低低地在她耳边说：

“晓粤，不许再哭了！这两天，你舍不得和爱武分开，已流了太多的眼泪，以后，你该笑而不该哭！”

“爱武他们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离开了他们，我心里好难受，像一切都空白了似的，我害怕，班长，我可怎么办？”

在这一瞬间，她像个受了挫的孩子，需要寻找安慰，寻找力量，她一脸的孤独、迷茫、痛楚。

石闵华觉得很心疼，他用手圈住了她的肩膀，慢慢地把她拉进了怀里，轻轻地用下巴摩擦着她的头发，很动情地说：

“晓粤，你是我一直追寻的女孩，即使在你拒绝我的日子里，我都无法生你的气，你是我心中最完美的女孩，我喜欢你！我爱你！你不用难过，以后的每一天我都会陪伴在你的身旁，守护你，我们将一起启程，迎向未来的人生旅途，为发展祖国的通信事业，并肩奋斗，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他吸了口气，情深款款地凝视着她，问道：

“晓粤，有我和你一路同行，难道你还不放心我吗？”

马晓粤两眼透过泪雾，望着班长那张充满了焦灼的脸，一时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在彼此相对凝视中，她把过去的点点滴滴又都慢慢地捡了回来，一幕幕象电影似的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毕业分配大会后，跟踪她到教学楼的石闵华……在告别母校前一晚同学聚餐时，为了她，主动放弃回上海老家的石闵华……在踏入大西北时，在火车站第一个迎候她的石闵华……在她生病时，无微不至关怀照顾她的石闵华……在她输血的那天夜晚，真情流露的石闵华……老天呀！他一直就在身旁默默守护着她，事实上，他早已闯入了她的心扉，在她的困厄中，她永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石闵华！他是她的保护神！不论到哪里，她都要紧紧地跟着他，再不会离开他半步了！

马晓粤抬头紧紧地凝视他，看着他眼底里闪烁着希冀与渴求的眼神，她心疼极了，她再也不能犹豫了，她再也不要让深爱她的班长难过了，再等待她了，她扑进了班长的怀里，用手臂圈着他，把面颊倚在他宽阔温暖的胸膛上，感受着久违了的温暖和甜蜜，轻声地喊：

“班长，我好高兴有你陪伴我，有你在身边，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很幸福，我……我爱你！”

石闵华第一次听到马晓粤说出他期待已久的三个字，他的脸色发红，眼睛发亮，满脸都是激动的、兴奋的、热烈光彩，在他们第一次踏入大西北的这个火车站，在将要开始他们另一段人生的旅途时，又一次紧紧地拥抱着……

## 九

晴朗淡蓝的高空万里无云，像碧玉一般的澄澈，蓝得几乎没有一点瑕疵。

今天是马晓粤离开生产队到县里电信局报到的日子，在村口早已聚集了很多的村民，高队长和大妈一家都来了，在他们的身后男女老少人头涌涌，马晓粤含着热泪依依不舍地和他们一一告别，然后和前来接他的石闵华一起坐上马车向县城进发。

给他们赶马车的是好朋友二狗，他虽然年轻，但已是吆牲灵的老把式了。

二狗坐在马车前面的车辕上，只见他不时举起鞭子在空中一抡：“得儿—得儿—”地吆喝着，马车轻快地向前走着，车轮在碎石子路上碾过，发出有节奏的沙沙声。

马晓粤和兰香两个姑娘亲密地搂着，小声地不知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两个人不时格格地笑得前俯后仰。

坐在对面的石闵华一直深情地望着马晓粤，脸上荡漾着无限的醉意，整个身心正沉浸在一幕幕的往事中。

自从爱上她以后，他们中间经过了分离和重聚，欢乐和痛苦，尤其是因为刘爱武的关系，马晓粤要和他一刀两断，在那段日月无光的日子，他渡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那是孤独、寂寞、苦涩堆砌出来的苦难夜晚。

然而现在全然不同了，在火车站马晓粤含泪说出“我爱你”的一刹那起，他心中的石头算是落了地，他们已跨过了最初同学之间的关心和依赖，而上升为男女之间的爱情，从今以后，他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她的加入，多了许多情侣之间的浓情蜜意。一路上，他的脸上始终洋溢着笑意，他那充满智慧亮光的眼睛不时地盯着坐在他对面的马晓粤，心中暗暗惊叹着：老天呀！她的笑脸是多么具有吸引力啊！

“你们俩怎么笑个没完，有什么这么好笑的，大声说给我们听听，也让我们高兴一下。”

正在前面赶车的二狗听着马晓粤和兰香的笑声，深受她们的感染，忍不住好奇地回过头来问她们。

“我们是说起晓粤姐第一次进村子时……”兰香话刚出口就被马晓粤用手把她的嘴捂住了。

“兰香，你不能说，别……”

“兰香，你快说！”石闵华一手把马晓粤拉到自己的身旁，笑着为兰香打气。

兰香看有了支持者，赶快喘息着说：

“我是说起晓粤姐刚进村子的时候，她穿着花裙子，村子里的孩子们还没见过，平娃子他们一堆男孩女孩立刻就围住了她，像在看什么希奇似的，有的伸手摸她的裙子，有的趴在地下看她的裙子里面有没有穿裤子，那时候，把晓粤姐羞坏了，弄得满脸通红的，不知所措，当时我又急又不敢笑，就死劲用树枝打他们，才给她解了围。”

“真有这样的事？”二狗回头望着马晓粤问。

马晓粤有点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说：

“是呀！那时我刚进村，一切都那么陌生，看见孩子们围了上来，我想着大概是欢迎我吧，心里正暗暗自喜，可突然他们一个个蹲下来或趴在地上，刚开始，我还挺奇怪的哩，心想我又不是皇帝，干嘛要向我下跪呀？难道是这里的风俗习惯？”

石闵华和二狗一听，都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

“晓粤，真有你的！想不到你还有这么精彩的故事，原来你一进村就当了一回皇上……啊，不，是皇太后！”石闵华边笑边拍马晓粤的肩膀。

一阵狂笑后，马晓粤说：

“其实那时候叫人最尴尬的还是他们都不穿裤子，快有我高的男孩，小辣椒还吊在外面，吓得我眼睛都不知道往那儿看。”她看着笑得快喘不过气的二狗，话锋一转，伸手在后面捣了他一下，“二狗，你还笑，你还不是和他们一样过来的？快说说你娘什么时候才给你穿裤子的？”

“我才不是那样子的，我一懂事就穿上了裤子啦！”二狗连忙分辨着。

“谁能证明？”马晓粤一点也不让他，“兰香，你说说。”

“我……我怎么记得。”兰香红着脸，看了二狗一眼，欲言又止。

“二狗，你别狡辩了，兰香是不好意思揭你的老底，可见，你肯定也好不到哪儿去。”马晓粤笑着又拍了一下二狗的肩膀。

“其实，老大老高的孩子了还光着个屁股，也知道害羞的，不过，家家都很穷，能省就省，村里大伙都那样，习惯成自然了，后来即使有了裤子，有时图省事也懒得穿了。”二狗说着收起了笑容，皱了皱眉头，“不过，打从马同志你来我们队以后，我感觉到孩子们一个个倒是都穿起裤子来了，妇女们都说，马同志到各家吃派饭时，家里的小孩，都赶快嚷嚷着要穿裤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啦？”

“那是晓粤姐和和孩子们在一起时，常给他们讲故事，讲外面的新鲜事，告诉他们不穿裤子是很难为情的，不文明，你想，他们谁愿意被笑话呀？”兰香接上说。

“小孩不穿裤子，说到底，还是一个穷字，家里没钱买不起布，就只好委屈他们了，其实，谁愿意光屁股呀？小孩子也有自尊的呀！”石闵华点点头说。

“是呀，你说的也没错，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穷字，真希望队里能早日脱贫，让所有的孩子都穿上裤子啊！”马晓粤深有感触地说着，又若有所思地望着兰香说，“兰香，我们走了以后，你的学习不能停下来，趁年轻多学点文化总会有好处，我看，就由二狗来接替我给你补习吧。”

自从马晓粤住进兰香家，她一直都在给兰香补习文化，兰香这姑娘也不笨，很肯学，对学习也兴趣正浓。

“这你就放心好啦，兰香她只要肯学，我当老师的哪有不教的道理？”二狗连忙答应着。

“那好，一言为定，二狗你不能反悔，我和班长当证人，我们四人勾手指吧！有机会我们会回队里检查的。”马晓粤说完，大家都快活地笑着伸出了食指，紧紧地勾在了一起。

他们不知不觉在一阵阵的说笑声中，马车已进了城里，拐到较为僻静的东大街，这条街上多半是一些行政事业单位。

在电信局营业室门口，二狗把马车一停住，石闵华从车上跳了下来，说了声“等我一下”就迅速走进营业室旁边的大门，到里面联系去了。

看来，他在农宣队当联络员，跟着郑队长到城里开过几次会，对这里的情况多少还熟悉些。

马晓粤也跟着从马车上跳了下来，她来西北一年多了，只是刚来报到时的那个晚上，他们几个学生晚饭后在城里散步时来这里溜达过，但那时由于分配到农宣队，没什么心情去细看，只留下模模糊糊的印象。以后，虽然也几次想着要到城里逛逛，但由于路途远交

通不方便，加上每天繁重的劳动，已累得半死，哪里还有心思跑老远去逛城呢！再说，她对县城的印象也不怎么样，小小的县城，熙熙攘攘，人挤人，买什么都是凭票供应，也就算了，现在重返城里，想着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不由得打量起眼前电信局的门面来。

这是一排由青砖为柱、土坯堆砌墙体构建的平房，有三十多米长，看来都已日久，墙角和柱子上的砖头有些已风化，门窗上的绿油漆掉得斑斑点点。营业室就在这排房子的中间，由于屋里的地面低于外面的路面，门口地面上还筑有一道水泥抹成的小小“堤坝”，大概是防雨水往里倒灌的吧。营业室的两扇玻璃门大大地敞开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柜台前坐着的营业员和正在发电报或打电话的顾客。

电信局的门面虽然并不起眼，但马晓粤对营业室门前两边的H型终端杆却情有独钟，这是电信局特有的一道风景，上面的四层八线担，挂满了线对，很规范地通过分线箱和电缆进入到局里。

马晓粤正颇有兴趣地研究着杆子上的线对，这时石闵华和一位三十来岁的女同志走过来，她连忙迎了上去。

“这是马晓粤，我的同班同学，一起来报到的，这是营业室的李大姐。”石闵华立刻向她们介绍起来。

马晓粤很有礼貌地朝她鞠了一恭，“李大姐，您好！”又转身问石闵华，“班长，我们现在就去报到吗？”

“不行，所有的办公室不是关着，就是看不到人影。”石闵华说。

“怎么会这样子？”马晓粤着急地问。

“大家都到后院参加卸车劳动去了，过一会，等卸完了车，他们就会回来的，你们还是先到营业室坐一会，等他们回来我会带你们去找他们的。”旁边李大姐很热情地插话。

“局长也去卸车了吗？”马晓粤又问。

“他当然在那儿啦，局里的劳动他都是走在最前头的，以身作则，一次也少不了他。”李大姐说。

石闵华沉思了一下，看了一下手表，走到二狗跟前，对他说：

“二狗，看来我们得等一会了，先把行李拿下来，搬到营业室，别耽误你和兰香去供销社买化肥。”

“也好，买化肥还有些手续要批要办的，我们还是要早点过去办为好。”二狗点点头赞同地说。

他们几个人在李大姐的指引下，很快就把行李搬进了营业室的柜台后面。

趁二狗兰香他们坐在营业室里休息的间隙，马晓粤望着墙上的挂钟一眼，已快十一点了，她想了想，就走到石闵华身边，在他耳边小声对他说：

“班长，你和他们在这儿呆一会，我去去就来。”

说完，就匆匆跑出了营业室。

不一会，马晓粤抱着一个正冒着热气的纸袋来到车旁，一手塞给了车上的兰香，气喘喘地说：

“兰香，这是天津包子馆里刚蒸出来的，留在路上吃，你们进城一趟不容易，本该请你们好好吃顿饭，可眼下我们还没安顿好，没法请你们，下次来了再补上吧！”

“晓粤姐，不用啦，我们带着玉米饼子哩，你们留着自己吃吧。”兰香和马晓粤推让着。

石闵华望着善解人意的马晓粤，心中泛起一阵感动，他走过来对兰香说：

“兰香，收下吧，这是晓粤姐的一点心意，你专门跑这么远来送她，她也总该有点表示才对，不然，她心里会不安的，以后，我们有机会回队里还是会你和二狗家吃饭的，你们再把好吃的拿出来好啦！”

“真的吗？”兰香脸上又露出了笑容，看见石闵华和马晓粤都点头，才接过那袋包子，“太好了，我回去告诉娘去，你们可一定要来啊！”

坐在车辕上的二狗回头看着马晓粤和石闵华，只觉得一股难舍之情涌上了他的喉头，眼眶发红，望着石闵华和马晓粤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走了，再见！”他说着回头喊了一声，“兰香，坐好！”

然后，就飞快地挥动手中的鞭子，喊了一声“得儿——”，就匆匆离去了，他怕自己堂堂男子汉会当众掉泪出丑，再不敢多停留。

马晓粤跟在车后面往前追了几步，挥动着手向他们告别，眼睛蒙上了泪雾，她哽咽着喊：

“二狗、兰香，进城时一定要来找我！”

“好的，我们一定会来的，再见！”兰香擦着泪水向他们挥手喊着。

看着马车上二狗兰香他们远去，马晓粤心里不由得一阵忧伤。

是呀！一年多来的朝夕相处，他们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二狗和兰香都是她来大西北乡村里首先结识的年轻好友，她好舍不得他们啊！

石闵华慢慢地走到她身旁，温柔地搂住她的肩膀，说：

“晓粤，李大姐还在等我们呢，我们赶快进去吧。”

他们跟着李大姐进了营业室，在柜台后面的椅子坐下，李大姐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开水。

在营业室里，马晓粤呆呆坐着，漫无目的地看着墙上的业务宣传广告，不时透过靠里面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静悄悄的院子。

“李大姐，王局长他们要劳动到什么时候呢？”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焦急地问。

“这很难说了，看要干的活有多少，你们不用急，现在全局所有能抽出来的人都到那儿去了，他们干完了活，就会回来，在这窗户可以看得见。”

“他们都在哪儿劳动呢？”石闵华问。

“就在最后面的大院，一直往里走，绕过机务站就到了。”李大姐说。

这时，外面进来一个要发电报的客户，李大姐忙着应酬去了。

石闵华望着马晓粤指了指院子，说：

“反正呆着没事，我们干脆到后面找局长，好吗？”

他这个提议正合马晓粤的心意，她立刻站了起来，说：

“对，我们干脆到里面看看比干等着强，我们走吧。”

“李大姐，麻烦您给我们把行李照看一下，我们去后面走走。”

石闵华说着，拉起马晓粤的手，打开柜台旁通往后院的小门，走了出去。

他们沿着石子路，穿过后排房子，眼前一下子开阔多了，房子全是青砖砌起来的，红色瓦片铺成人字形两流水的房顶，格外夺目。

靠前面房子的窗户里不时传出了阵阵他们俩都很熟悉的人工电报“嘀嘀一嗒嗒”声和话务员们的应答声。

“嗒！后院好气派、好热闹呀！”马晓粤小声地惊叹起来。

“看来这里是电信局的心地带了！”石闵华兴致勃勃地指着那些房子数着，“晓粤，你看，那是报房，那是话房，那是机房……”

“啊，那是机房！”

马晓粤指着最大的那幢房子，高兴得什么似的，不等石闵华搭话，就径直奔去。

她轻手轻脚地推开虚掩着的两扇绿门，刚把头探了进去，还没看清什么，就被里面跑出的人挡住了，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叫嚷声：

“看什么？看什么？这不是外人随便进的地方！你是什么人，怎么跑到这儿探头探脑

的？快出去！”

话音刚落，只见一个穿着一身工作服留着小平头的四十岁上下的魁梧男人站在她面前，盛气凌人地咆哮着。

马晓粤吓了一跳，瞠目结舌，不知所云，像做错了事的小学生，满脸通红地赶快退了出来。

石闵华见状，连忙跑了过来，和颜悦色的向那个“凶神”解释：

“啊，对不起，我们是刚分配来的学生，要找局长报到。”

“找局长？怎么跑这儿找局长？”那个人听石闵华一说，声音才稍平和起来，“局长在这屋后的大院里，正在卸车呢，你们到那边找找吧。”说完，就又缩回房子里，门砰然关上。

马晓粤委屈地望着石闵华，嘟着嘴，说：

“好可怕啊！这人怎么这么凶呀？好像我犯了什么天条似的，恨不得要把人吃掉！”

“这人是过分点，不过机房重地，谁叫你这个陌生人到处乱闯，他哪里知道你是谁呀，不把你赶出来才怪呢！万一遇上阶级敌人来破坏，那怎么办呀！”石闵华故意逗她。

“哎呀，你把我说成什么了啦！”马晓粤又好气又好笑地在他身后给了一拳。

石闵华忍住笑，边哄边推着马晓粤往前走，“好啦，好啦，别想那么多啦，我们还是继续前进寻找目标吧！”

他们绕过机房这幢房子，顺着人声嘈杂的方向拐了进去。

嘿！后院这里可真热闹，像大会战似的，好一番轰轰烈烈的劳动景象，叫人不能不为之振奋！这里很开阔，足有四个篮球场大的场地，四周还栽有柳树和沙枣树，那里正停着两辆解放牌汽车，上面装满了电线杆、铁丝、隔电子之类的线路材料，周围围着不少人，有年纪轻的，也有年纪大的，从穿着上看，有工人，也有干部，男男女女几十人热火朝天地卸着车上的东西，虽然人很多，但组织得有条不紊，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负责从车上把东西卸下来，其他年龄大些的或女同志就负责运输，按种类摆放到不同的地方，人群中不时喊着号子，人人都干得很卖力，一个个脸上都挂满了汗珠。

石闵华和马晓粤在汽车旁的树荫下刚站稳，正要在这些陌生的人堆里寻找他们要找的局长。忽然，一声巨吼从身后对他们当头罩下：

“喂，年轻人，你们怎么光站着看，还不赶快干活？”

他们俩回头一看，只见一个五十来岁，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满脸大胡子的汉子像一座铁塔一样立在他们身后。

那人发现眼前的两个年青人不是局里的职工时，怔了一下，然后，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头笑笑，算是表示了歉意。

这时卸车的人们正在艰难地把一根特别粗的、又黑又笨重的油杆子从汽车上放了下来，有个小伙子立刻上去用肩膀扛住了一头，接着，刚才那位老同志也迅速走向车前半蹲着，让其他人帮着把杆子的另一头放在他的肩膀上，然后他们一起开步扛着往前走。

突然，老同志的脚踩着了不知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隔电子，身子一下子失去重心，他“啊”地喊了一声，眼看就要摔倒。

站在旁边的石闵华一惊，“不好啦，危险！”他顾不得那么多，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用肩膀扛住了杆子，他雪白的衬衣立刻清晰地印上了一片黑油泥。

老同志站稳了脚，奇怪地打量了一下石闵华，想再接过去扛。

“老同志，让我来吧。”石闵华摆摆手。

“年轻人，你行吗？”老同志关心地问。

这时，扛着另一头杆子的小伙子痛苦地歪斜着身子，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大声叫了起来：

“哎唷，快走吧，我快吃不消啦！”

“好，好，我们走吧！”石闵华说着，就迈开大步和那小伙子一同扛着沉重的电线杆快步走了。

石闵华抬完杆子喘息着回到树荫下，马晓粤走过来，从口袋里掏出手绢一边给他擦着衣服上的黑泥，一边关心地问：

“班长，杆子很重吧？吃得消吗？”

“还可以，这电线杆是在沥青里处理过的，防腐性能比较好，想不到这么重，而且又滑又粘。”

“小伙子，你们是哪儿来的？”

石闵华和马晓粤急忙抬头一看，哦，是刚才那位老同志，他那双埋在满脸皱纹里的眼睛，像两道灯光，闪着一种精明老人所特有的光泽，正上下打量着他们。

“我叫石闵华，她叫马晓粤，我们俩是分配到这电信局工作的学生，来这里找局长报到，老同志，您能告诉我们局长在哪里吗？”石闵华微笑着很礼貌地问。

老同志脸上闪过不易觉察的惊喜，望着正在忙碌的人群说：

“现在大家都在忙着卸车，哪里还顾得上办这些事呀？我看，你们现在还是和大伙一起干，等把车卸完了再说吧！”他说着，很快把身上的工作服脱了下来，递给石闵华，“小伙子，把这穿上，不然，你这白衣服等到卸完这车杆子就要报销了，姑娘，扛杆子你不行，就到那边和女同志们一起卸其他材料吧。”

他的口气俨然像个领导或总指挥，不问他们的来历，也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说完就头也不回，提起铁锨到前面的人群里喊叫什么去了。

马晓粤对石闵华吐了一下舌头，耸了耸肩，脸上露出可笑的神情，喃喃道：

“这位老同志怎么有点怪怪的，还没搞清我们的来历就叫干活，难道他不怕我们搞破坏？阶级斗争观念是不是差了点！”

“你还记着刚才被撵的事呀？”石闵华好笑地望着她，“其实，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也是呆着，先过去和他们一起干活，报到的事待会再说吧！”

他说完，穿上了老同志给他的工作服，挤进了抬杆子的人堆里。

马晓粤也赶快走过去，加入到运输的行列里，她扛起一捆铁丝，快步随着人流往库房里走去。经过一年多农宣队的磨练，她干这些活早已不在话下了，她和石闵华一样，干得一点不比其他人逊色，一些职工已发现了他们这两个突然加入的新人，但谁也弄不清是从那儿冒出来的，不时向他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一直到把车卸完了，大家在拍打头上身上的尘土，或忙着脱去套在外面的工作服时，那位老同志来到石闵华和马晓粤跟前，对他们笑了笑：

“年轻人，怎么样？吃得消吗？”

“这劳动算什么呀？比起我们在乡下生产队里干农活是小菜一碟！”马晓粤摇了摇头，很不以为然地笑笑说。

“那好呀，以后有你们干的呢！”

那位老同志抿抿嘴，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他转过头，用敲钟似的声音朝前面的人堆里大声喊着：

“小刘，你过来。”

随着他的喊叫，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跑了过来：

“王局长，找我有啥事吗？”

“这两位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你帮着安排他们住下，把东西收拾收拾，然后，你把他们带到我办公室。”

啊？刚才干得挺欢的两个年轻人是分配来的大学生？

王局长的话音刚落，周围的职工一个个惊讶地呆住了，他们互相交换着目光，像是在

询问又像是在搜寻，不相信似的把目光投向石闵华和马晓粤。

“大学生？他们是大学生？”有人轻轻地惊呼起来。

“他们干活干得挺起劲的，一点架子也没有！”

大家像在看稀有动物似的盯着他们俩看个不停，互相窃窃私语着。这也难怪，局里打从建立以来，别说是大学生，就是中专生，二百多号人的单位才只有这么几个，在这偏远的小县城也算是稀罕的人才了，职工们对他们已刮目相看了，现在破天荒的第一回一下子来了两个大学生，这不能不说是局里的大事情！

在大家惊讶的时候，石闵华和马晓粤受的震撼也不轻，尤其是马晓粤，她把嘴快张成了O形，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眼前这个和职工一样抢着干重活，和普通职工打扮没有两样的老同志，竟是电信局的一局之长！

直到刘干事来到他们俩跟前，他们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向王局长打了个招呼，惹得王局长和周围的职工一阵哈哈大笑。

“你们好！欢迎你们！我叫刘向东，是办公室干事。”

刘向东很客气地握住了石闵华的手，自我介绍起来，这小伙子身材瘦长，文质彬彬，一对漂亮的大眼睛灵活地转动着。

“我叫石闵华。”

“我叫马晓粤。”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行李放在哪儿呢？”小刘很礼貌地上前问道。

“来了有一个多小时了，行李就在营业室那儿，李大姐替我们看着呢。”石闵华说。

“刘干事，我们住在哪儿呀？”马晓粤问。

这是她最关心的事，她想起兰香家让她恐惧无比的第一夜，禁不住打问起来。

“就在这里的集体宿舍。”刘向东指了指篮球架前面的一排房子，又接着说，“上礼拜省上已电话通知我们，说你们要来，王局长已指示后勤给你们安排好了宿舍。”

“谢谢王局长。”马晓粤感激地向王局长点了点头。

“我们这儿条件还很差，刚又分配来了一批复转军人，宿舍比较紧张，两三个人住一个房间，不太方便，只能委屈你们了，不过，你们还有什么其它困难，尽管提出来，局里会尽力解决的。”王局长说完，提起铁锹离开了。

“我们一起去取行李吧。”在旁边的刘向东笑眯眯地对他们说。

“好的，我们走吧。”马晓粤高兴地点了点头，转身就要走。

石闵华望着刚劳动完满身尘土的马晓粤，一阵怜惜的情绪涌上了心中，他走近了她，小声地对她说：

“晓粤，你很累了，我和刘干事他们去拿行李就可以了，你就到宿舍里等我们。”

石闵华说着，顺手推上旁边刚用过的架子车，和刘向东叫来帮忙的三个小伙子，一起往营业室走去。

马晓粤望着他的背影，一股幸福的暖流弥漫全身，有班长在身边，得到他的关怀爱护，这感觉真好！

一个下午，马晓粤和石闵华都在王局长的办公室里，虽然初次见面，但都谈得很融洽，很坦率，这会，他们俩正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听王局长向他们介绍着局里的情况：

“……我们县是个干旱的山区县，经济落后，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但地域面积很大，虽然我们这儿只是个县局，但这儿是内地连接西北部通信的咽喉，除了完成正常的通信业务外，还担负着国家重要通信的任务，你们是北京的大学堂出来的学生，像你们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我们这儿稀罕着哩！不过也不能翘尾巴，希望你们能安心在这里工作，好好发挥你们的作用，我相信你们在这里会大有作为的。”

“那……王局长……我们的工作岗位……”

马晓粤听着王局长的介绍，心里一阵热乎乎的，急着想知道安排他们干什么工作，恨不得马上就跑到机房里动手干起来。

“至于你们的工作嘛，我们已研究过了，现在，局里正在大修更新部分架空明线线路，人手很缺，石闵华同志就到机线班当线务员。”说到这里，王局长撇了一眼马晓粤，“马晓粤同志，最近话务班有一个话务员要生娃娃了，正发愁排不开班，你来了正好可以顶上，你就到那儿当话务员。怎么样？应该没问题吧？”

这样的工作安排，毕业时他们就有过思想准备，但真要他们到这些岗位时，心里总是感到很不是滋味，尤其是来到这落后偏僻的县局，技术人员本来就不多，却仍不能到他们专业对口的技术岗位上，不免有些失望，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房子里有几秒钟的沉寂，空气仿佛有点莫名其妙的滞重。

“王局长，您刚才说我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可我们俩的工作和我们所学的专业却不对口，为什么不安排我们到能发挥我们专长的岗位上呢？”石闵华思索了一下，抬起困惑的眼睛望着局长。

“你们刚来，首先要从基层做起，要好好武装思想，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革命工作不能挑挑拣拣，要服从革命需要，千万不要受业务挂帅流毒的影响，要狠狠地斗私批修！”王局长严肃的表情，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可是，他在学校学的不是线路专业呀，分配他去搞线路总不是很合适吧？”马晓粤指着石闵华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搞通信离不开线路，你们既然来到了县局，要知道县局里就不能像大局分工那么细，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什么都应该懂才行。再说，线路上的活多着哩，抬杆、挖坑、放线，都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我可以告诉你们，刚解放时，我在村公所当通信员，后来组织上让我到这儿来工作，我二话没说，卷上铺盖就来了，可我当时只念过两年书，没什么文化，认识的字也不多，我就一头扎到工人堆里，架线、接电话，啥都干过，边干边学，不就干出来了吗？你们也应该扎到工人中，好好从最基层做起。”

石闵华望着王局长没有商量余地的执着神情，知道这时候要说服王局长是不可能的了，他想了想，抬起头，望着王局长很理性地说：

“王局长，既然局里已作了决定，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我们服从就是了，不过，我们希望局里有需要时，能安排我们到能发挥我们技术专长的岗位，我们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很希望能为这里的电信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我们也相信这里的电信事业需要我们的专长。”说完，他回过头来询问似的看着马晓粤。

马晓粤立刻对他投去一个信赖而会心的微笑，赞同地点点头。

是呀，班长，到底是班长，说出了自己想要说的话，表达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她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

王局长望着他们俩这么痛快接受工作安排，满意地说：

“你们的想法我们会考虑的，不过不要期望太高，你们来到我们局工作，要有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除了做好本职工作，还要自觉参加局里的各种劳动，上午你们也看到后院的卸车了，这种劳动很多，要准备一套旧衣服放在办公室，随时都会有用场的，这是我们局的老传统了。”王局长说到这里，笑着指了指他们俩，“像你们今天穿着这样干净整洁的衣服怎么干活呀？”

石闵华和马晓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情都有点怪怪的。

其实，他们原想今天是到电信局报到的第一天，所以特意穿上了他们认为最能展现他们风采的服饰，谁知道刚来就遇到这种劳动呢？还让局长点了一下，弄巧成拙，两人不禁自嘲似地暗暗笑起来。

“你们笑什么呀？我说的错了吗？”王局长奇怪地瞪着他们问。

“没有。”石闵华收住了笑，他想起王局长扛杆子时滑了一脚的惊险情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想法，“不过，像卸车那样重的活为什么不请民工来干呢？大家辛苦不说，又很危险，再说，职工们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出来干这些活，多少会影响他的本职工作呀！”

“请民工？好大的口气！小伙子，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是我们电信局的优良传统，每一分钱都要用到刀刃上，自己能做的活为什么要花钱去请人做？告诉你们，到我们局里来的新职工都首先要上好这一课的，你们也不例外！”王局长说着，指了指石闵华，“目前，我局正在大修更新一条农话线路，你明天就跟着运送材料的车下去，对你来说会很辛苦，你要有吃苦的准备。”

马晓粤一听，班长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出外搞工程，心里不由得一怔，想到她和班长刚刚走到一起，就要和他分开，心里不免着了慌，满脸的惊讶和错愕，连忙问：

“王局长，他们施工的地方离城里远吗？”

“大概七八十里。”

“这么远呀！那需要多长时间？”马晓粤又问。

“大概得两个来月吧。”王局长说。

什么？和班长分开这么长时间？

“那我也要去，行吗？”

马晓粤毫不犹豫地提出来，让王局长和石闵华都大吃一惊。

“那怎么可能，翻山越岭爬杆架线是爷们干的活，女同志到那里会吃不消也很不方便，再说，话房也需要人。”王局长斩钉截铁地摇了摇头。

“晓粤，别孩子气了，那里不适合你，局里对我们的安排既然已定，我们就要无条件服从，再说，王局长说得很对，我们刚到这里，到基层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看你从话务员做起也蛮合适。”

石闵华以他那种温柔、真诚、不可抗拒的眼神看着马晓粤。

“嘿，这就对啦！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有的事情一点就通，现在你们已是一名光荣的电信职工，希望你们从现在起，和老职工们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早日成为我们这支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中的一员。”

石闵华和马晓粤两个年轻人十多年来一直受着正统思想的教育，听了王局长的话，望着王局长充满期待的眼神，他们俩很快就被王局长说服，心里的疙瘩终于慢慢解开了，他们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王局长，您说得很对，我们既然已经踏进了电信局的大门，就会以一名电信职工应尽的职责去要求自己。”石闵华诚恳地说。

“是呀，您放心，我们不论在哪个岗位上，只要是电信局的工作，我们都会尽力做好的。”马晓粤也抢着说。

接下来，王局长又向他们介绍了局里通信发展的一些情况，谈到了通信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两个年轻人也直爽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们谈得很深很投机，这对王局长来说无疑是送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看得出来，王局长已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有了好感。

在石闵华和马晓粤离开时，他站在门口关爱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似乎有个预感：

“这两个年轻人是局里用得着的人才，将来在事业上会有成就的！”

这一天，是马晓粤和石闵华告别农宣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成为正式电信职工的日子，对他们俩来说是完全崭新的一天。

从王局长那儿出来，办完了报到的手续，又跟着刘干事到各个班组“认门”，马不停蹄

地紧张地渡过了一下午。

吃罢晚饭，马晓粤和石闵华俩人一起上街散步，城里到底比乡下浪漫得多，他们第一次这样亲近这样轻松地走在一起散步，他们穿过十字街口这个人流漩涡的地方，像巡礼似地把县城里的街道、电影院、学校、商店、体育场这些主要的地方都游转了一遍，最后他们溜达到城外的河滩。

这是一条快干涸的河流，河面很宽，河床上铺满了大大小小的灰色卵石，在几处低洼的地方有几股子细细的流水，有气无力地在静悄悄流淌，闪动着粼粼的水光。

夕阳下，远远近近都开始变得有点模糊起来，河滩两边居住的大都是农村社员，这时正是收工的时候，村子里开始飘起了一缕缕的白色炊烟，不断传来的人声和孩子们的叫闹声，夹杂着正在入圈的羊群咩咩声，组成了西北农村特有的傍晚热闹气氛。

马晓粤对这一切一点也不陌生，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她走着走着，就顽皮地离开路径，专意在凹凸不平的卵石堆里行走，石闵华也愉快地紧撵着她在没有路的地方跳来跳去。

他们来到了河滩拐弯处，一堆由巨大的卵石叠成的小山挡住了去路，石闵华敏捷地一跳，就上了一块圆圆的岩石上，然后，得意地回过头来向马晓粤伸手，把她也拉了上去，他们两个人又往上爬到了一块稍为平坦的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他们顾不上说话，惊讶而兴奋地观赏起夕阳晚照中的大自然景象，俩人静静地并排坐在高高的石头上，他们俩雕塑般的侧影映着夕阳就像一幅画一首诗。

迷人的晚霞尽情地炫耀一番后才姗姗而去，在天空中漏下了一抹玫瑰色的余辉，他们俩才从无尽的遐想和赞叹中回复过来。

“想不到这里的夕阳这么美！”马晓粤感叹了一声，转过脸，望着身旁的石闵华，“班长，你以前进城时也来这儿看过晚霞吗？”

石闵华点了点头，用他那带磁性的声音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不过，今晚的晚霞特别美，因为有披着彩霞的你坐在我身旁，和我一起观看，我好幸福！晓粤，你觉得幸福吗？”

她朝他笑了，点了点头，有班长在身边，她哪能不幸福呢！

“晓粤，明天你就到话房上班了，有什么打算吗？”石闵华关心地望着她。

“当话务员能有什么打算？我想尽快熟悉业务，尽快独立当班就是啦，应该不会太难吧！可是，你当线务员，野外作业不说，又要爬杆高空作业，危险性很大，以前又没有干过，我实在很担心你。班长，我们还是再跟王局长说说给你调一个工作吧？”马晓粤忧心重重地说。

“这怎么行呢？你没看出来，王局长对我们的工作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不是个轻易就改变主意的人，我也想过了，像我们这些从大学校门走出来的学生，到最基层干干也未必全是坏事，可以让我们接触电信方方面面更多的知识。”

“但如果让我们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那怎么办？”马晓粤问。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人生的事并不是件件都能预先安排好的，更不是件件都能如人意的，但我们可以做自己的主人，驾驭自己的生活，尽量发挥自己的专长，不论做什么工作，我们都要做得与众不同，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让大家看看，我们大学生不是废物，是佼佼者！”

马晓粤震动地凝视着他，他面容激动，眼光深切，整个脸孔都被热情烧得发亮。

“对！既然我们已是电信局的一员，就要尽心尽力去做好。其实，不瞒你说，当王局长告诉我们的工作岗位时，我心里很想不通，但想到不少学长学姐们连电信局的门都踏不进来呢，想想我们能在电信部门工作就已经很幸运的了，心里也就平静了，满足了。”马晓粤说。

石闵华转过头来看着她，用手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肩膀，俯在她耳边轻声说：

“你能想通我就放心了，我希望你没有忧愁，能永远快乐。”

马晓粤抬头望着他，眼中有感动的亮光，她很幸运有班长在身边这样陪伴着她，但当她想到他明天就要离她而去时，心中又突然涌起一种无以名状的忧伤，她多么希望班长能时时刻刻不离开她的视线，永远在自己的身边，爱自己，陪伴自己，让自己时常感觉被爱的幸福，然而来到了电信局，他们刚刚走到了一起，明天却又要被分开了，她的心情变得黯淡下来。

“班长，你人生地不熟的，下去施工一定要小心，你要答应我，按时吃饭，注意安全，不要生病呀！”马晓粤深深吸气，紧盯着他，一字一字地说。

“你不用为我担心，为了你，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回来看我？”

“我还说不上，不过，到工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随时跟你联系或回来看你的。晓粤，从今往后，你我都不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俩的心已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任何时候，我心里都会装着你，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石闵华说着，用下巴贴着她的头，虔诚而热烈地揽紧了她。

马晓粤在他的怀里忍不住热泪盈眶，更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夜的轻纱不知不觉的掩盖了远远近近的一切，周围的景物已经模糊起来，星星点点的灯火陆陆续续亮了起来，马晓粤和石闵华俩人才偎依着往回走。

## 十

窗外才露出朦胧的曙光，马晓粤早已经醒了，这是她第一天正式上班，想着自己即将成为职场上的女性，一阵醉人的快意立刻浸入全身，就再也躺不住了，为了不吵醒同宿舍的女友，她轻手轻脚地穿好昨晚就准备好的衣服，梳理了一下头发，端着脸盆和刷牙用具，悄悄地溜出了房间。

晨曦中，周围仍被一层薄雾笼罩着，很静，只有伙房的鼓风机在“呜呜”响，屋顶上升着冉冉炊烟，炊事员这会正在忙着为大家准备早餐，马晓粤一个人来到了水井旁。

这是一口压水的井，马晓粤去年在火车站就已见过并使用过的，她把脸盆放好，转身握住压杆，慢慢地往下压了几下，一股清悠悠的地下水就顺着管子哗哗地流了出来。

马晓粤望着久违了的清澈洁净的水，内心深处顿时升起一股按捺不住的兴奋和喜悦，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是呀，终于可以和浑浊肮脏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涝坝水告别了，这白花花的地下水让她眉飞色舞，她一边压一边伸出另一只手玩着水，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起来：

“哗！好清的水呀！好迷人的水呀！你知道吗？我好怀念你啊！”

“大清早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随着话音落下，一只大手按着她扶着压杆的手，和她一起压着水。

马晓粤连忙回头一看，惊喜得叫了起来：

“班长！是你？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你今天不是要到下面工地去吗？你应该多睡一会呀！”

“我是想多睡一会呀，”石闵华意味深长地望了她一眼，“可是你却在门外大声喊我，搅得我只好跑出来。”

“我没有到你宿舍门前，更没有喊你呀，可你怎么会听到我的声音呢？”马晓粤委屈地嘟起嘴。

“没错，你嘴里是没有喊我，可你这儿在呼唤我，推醒我，猛烈地向我发出电波，对

不对？”

石闵华举手指着自己的心窝笑着说，用很有兴味的眼光盯着她那跳动的睫毛下藏着的黑眼睛。

“噢？”马晓粤惊呼，眼珠瞪得圆滚滚的，惊异地打量着石闵华。

是呀，她醒来一睁开眼睛，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班长的影子，刚才，她走出宿舍门口时，第一时间回头张望的正是班长住的宿舍门，那时她心里多希望他就站在门口呀！这莫非真的有心灵感应？这么说我的心意班长收到了？感受到了？想到这里，马晓粤脸上泛起了一层薄薄的羞臊的红晕，半疑半信地问：

“你真的有感觉？”

“那当然咯，你心里想我时我就会知道的，就会有声音叫我来到你身旁，往后，你可要记住，不要随便骂我，要常想我啊！”

石闵华看着马晓粤不打自招的表情，脸上闪过诡计得逞的得意微笑。

“你这是什么话呀！”马晓粤腼腆地低声说。

“晓粤，”石闵华充满柔情地呼唤她，“你记得吗，去年你从广州到达这里火车站的那天早晨，我给你压水洗脸，我用眼睛录下你踏上大西北时的情景，今天是你到电信局来第一天正式上班，我希望又一次给你压水洗脸，我要用眼睛再拍下这一切，变成我一生的记忆，所以就再也无法入睡，早早起来在这儿等你，我相信你会收到我的心灵感应的。”

“班长，这么说你来这儿等我很长时间啦？”

“唔，没错，我起得比你早，在你来之前，我已在局里转了一大圈了，然后到伙房里和炊事员聊天，他现在已做好了早餐，如果你不反对，我很希望在下去搞工程前，能和你一起共进早餐。听着，就我们俩！”石闵华热烈地说着，情不自禁地抓住了她的手腕，一直看到她眼睛深处。

马晓粤心头猛地激起了一个热浪，像有一种力量在体内冲击，她那一对明澈晶莹的大眼睛，流露着一层梦似的光彩，不住地笑着点头，说：

“这当然好啦！班长，你快帮我压水！”

不一会，他们已坐在饭堂的桌子旁。

饭堂不大，就在伙房旁边，里面有两张没有油漆的大圆桌子和十几个凳子，时间还早，没有其它人来吃早餐，饭堂师傅很客气地给他们端上来了小米粥和馒头，还有一小碟咸菜，然后乐呵呵地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们一眼，扯下肩膀上的毛巾擦着手离开了。

马晓粤立刻动手给石闵华满满的舀了一碗粥，又用筷子给他挟了个馒头，然后关切地叮嘱起来：

“班长，你要出外走远路，一定要吃好吃饱。”

石闵华悄眼看着她，像个发痴的孩子，脸上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他梦呓似的说：

“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吃饭，真有种家的感觉，晓粤，我好舍不得和你分开，可是又要不得不分开，你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那你就拼命向我发电波，我也拼命向你发电波，我们俩都会互相感受到的，你就不会难过啦。”

马晓粤不由得心头一热，故意开玩笑地瞅着他，嘴边还带着一抹调皮的笑意。

“是吗？那你等着好啦！其实，我去搞工程，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你那么爱哭，想到你哭的样子我就会心痛。”他的神情变得非常凝重。

马晓粤抬起头来，接触到他忧郁的眸子，心里又感动又不安，连忙安慰他：

“班长，你放心好啦，往后我会坚强起来的，我向你保证。在农宣队那么艰苦的日子我们都挺过来了，现在来到了城里，清静的井水、明亮的电灯、宽敞的马路、白白的馒头，还有你的爱，从今以后，我再不用日晒雨淋，再不用挨饿受冻，再不会感到孤独，我仿佛

到了天堂似的，觉得自己身边充满着很多很多的幸福，几乎要流溢出来了，我过去还没尝过这么甜蜜的滋味，真的，我已非常满足了，不会再哭了。”

“真的满足啦？不会再哭啦？”

“唔，”马晓粤肯定地点了点头，“再也无所求了，剩下的就是尽快胜任工作！努力工作！”

“听你这样一说我就放心了，我想我们俩，你在话房里，我在线路上，我们比一比，看谁进步最快，工作最出色，好不好？”

“好呀！我们俩一起加油！”马晓粤兴奋地露出了甜蜜而迷人的笑容。

石闵华心里不由得一动，突然回身迅速亲了一下她的脸颊，马晓粤闪电似的跳出两米远，紧张地看了一下周围，压着声音叫了起来：

“班长你真坏！”

“谁叫你让我这样痴迷，我都不想走了。”

“看你敢！”马晓粤瞪了他一眼，“你还是赶快准备你的行李去吧！”

“你昨晚不是已经帮我一起收拾好了吗？难道你现在还想陪我一一道到宿舍去检查吗？我好期待啊！”石闵华脸上挂着坏坏的笑，向马晓粤眨眨眼。

“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马晓粤红着脸，端起脸盆，赶快冲出了饭堂。

石闵华满足地望着她可爱的模样，再度沉浸在她给他带来的甜蜜和快乐中。

送走了石闵华，马晓粤跟着王局长，来到了话房的办公室。

这是一个墙壁粉刷得很白，光线很足的大房间，靠门口有一大排小柜子，柜门上面挂着大小不一的小锁子，这是话务员们个人储物用的，窗户前的办公桌上有一个大花瓶，插着一束鲜花，正散发着浓郁的芳香。

这里的陈设非常整洁，纤尘不染，中间一张很大的桌子周围坐着一群话务员，她们一个个正静静地听班长韩秀英用土音很重的普通话念着一篇社论文章，这个班组是个清一色的女人世界，除了班长和坐在她旁边的那位女同志年龄稍大一些外，其余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姑娘们。

王局长和马晓粤的出现，立刻吸引了她们的目光，大家都好奇地抬头望着，互相窃窃私语起来，埋头苦读的韩秀英班长感觉气氛不对，才停了下来，顺着大家的目光转头一看，只见她脸上骤然舒展，笑容满面地喊叫起来：

“王局长，你们来了！”

韩秀英是个心直口快的麻利人，她高高的个子，体态丰满，两条硬撅撅的像把钢刷子似的小辫子，挑战似地翘在后脑勺上，她的双颊像用两片玫瑰花瓣贴着似的，红得很显眼，这是当地人特有的一大标志，还不到三十岁，却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她放下手中的小册子，拖了两把椅子到大桌子旁，大声招呼着：

“王局长，你们过来坐呀！”

韩秀英昨天是下夜班，一直也没有和马晓粤见上面，但先前王局长已和她谈过将调给她一个人，她心想可能就是眼前这位姑娘了，就笑眯眯开门见山地指着马晓粤问王局长，“这位就是分配给我们的新同志吧？”

“是呀，我就是把她领来亲自交给你的，你们这个巾帼班组又多了一位女将了！”王局长坐在椅子上，微笑着对大家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她叫马晓粤，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在农村已锻炼了一年多，现在正式分配来我们局里工作，党支部研究过了，就放到你们这个班组，你们欢迎吗？”

“欢迎！欢迎！”

韩秀英说着带头鼓掌，其他人也跟着拍手，房间里顿时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大家

都眉开眼笑地把目光投向了马晓粤，欣喜地打量着她。

马晓粤今天穿着一套合身的蓝衣服，里面的白衬衣领子翻在外面，虽然没有刻意地打扮，但衬着她那俏丽的脸庞，在这群在当地人中穿着讲究的女话务员里，显得更素雅大方端庄。

她红着脸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恭，谦虚地说：

“我刚来，什么也不会，对话务工作从没有接触过，完全是个新兵，你们都是我的师傅，我要好好向你们学习，请大家多多帮助我！”

韩秀英天生热情好客，听马晓粤这一说，立刻眉开眼笑，她站了起来，上前拉住马晓粤的手，大声嚷着：

“哎呀，这是什么话呀，你文化比我们都高，应该是你多帮助我们才对，从此以后，我们话务班有了大学生，大家听着，是大学生呀，谁也别想小瞧我们话务班啦！”

“韩班长，你也先别高兴太早，大学生也不是什么都会的，马晓粤是个新来的同志，要接好电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她刚才也说了，她从未干过这个工作，一切从头学起，你们这里有比她年龄大的，也有比她小的，可都是她的师傅，你们要严格要求，负责把她教好，让她也成为像你们一样出色的话务员。”

王局长的话对大家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和满足感，也鼓起了她们的自信，从昨天卸车时起，第一次听到局里来了大学生，马晓粤对她们来说多少都带有点神秘感，想不到眼下马晓粤这大学生也不过是和她们一样，当个话务员而已，姑娘们就又抖起来了。

“王局长，这么说我也可以当师傅啦？”

说话的是话务班里年龄最小的名字叫巧珍的姑娘，她今年刚满十八岁，是县城里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她那黑中泛着红润的圆脸，一双可爱的杏眼，浑身上下都带有当地姑娘那种粗犷、朴质、活泼的特征。

“当然可以，能者为师嘛！大家都有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最近我参加县上的会议，县委领导对我们电信局的工作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们还专门提到你们话务员接电话快了，差错少了，服务态度也不错，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在这基础上搞得更好一些。”王局长笑着看了巧珍一眼，“巧珍，你来了快一年了，进步还是蛮大的，但是，不可骄傲啊，千万不能再插错塞孔或忘了拆线呀！”

“局长，我不是早就改好了吗？你怎么在新来的徒弟面前揭师傅的短呀！”

巧珍说着不好意思地赶快把脸藏在韩秀英身后，她好笑的样子惹得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

“王局长，马晓粤的班怎么安排合适呢？”

韩秀英收住了笑，认真地征求王局长的意见。

“就按刚来的学徒弟那样，学习一段时间，胜任工作后才排班。不过，学习时间不能太长，庄敏休产假就得顶上。”

王局长说着，目光转向坐在他对面的那个面容姣好的女孩身上，“哦，庄敏，你打算什么时候休息？”

王局长突然发问，庄敏她那白皙的脸，“唰”地一红，羞答答地低下头，两手不知所措的摸着高高突起的肚子，吞吞吐吐地喃喃起来：

“我……大概还要……”

“医生说她的预产期大概在月底。”急性的韩秀英立刻抢着说，“你这人脸皮真薄，生儿育女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大大方方说出来就是了。”说着，她一副过来人的样子，笑眯眯地瞪了庄敏一眼。

“时间这么近呀？”王局长皱起了眉头。

“是呀，新学徒一般都要学习一个来月才能顶班，现在离庄敏休产假才半个月，如果到时候马晓粤还不能顶班，人手会很紧张。”

韩秀英有点着急地望着王局长，脸上一下子蒙上了一层忧虑。

“你们这里的情况局里会研究的，总之，工作决不能受影响，韩班长你及早提出排班的意见，我们上上下下想办法，一起克服困难。”

王局长说着，转身凝视着马晓粤，眼睛里充满期待的目光，说：

“马晓粤同志，你也看到了，你来得正是时候，可惜就是迟了一点，一下子还解不了渴。不过，倘若你能早一日顶班，话务班的压力就会减少一些，希望你尽快掌握话务的业务技能，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就能上岗顶班。我想，你是念过大学的年轻人，应该比一般新人更快上手才对，是吗？”

马晓粤知道了这里的情况和大家对她的期待，心里顿时翻卷起奔腾的浪花，她望了一眼王局长，又望了望大伙，充满自信地点了点头，说：

“放心吧，我会努力的。”

会议结束后，马晓粤跟着韩秀英走进了话房。

这时正是进入电话的繁忙时间，话房里一字型摆开的四台磁石共电交换机前，话务员们正在紧张忙碌地接续着电话。这四位话务员因为正在当班，没有参加刚才的会议，韩秀英想着她们还不认识，就牵着马晓粤的手，大声地对她们说：

“哎，大家听着，这是我们话务班新来的姐妹马晓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你们要好好帮助她，尽快学会话务员的工作。”

“放心吧，秀英姐，我们会做的了！”

坐在一号席上的话务员抬头叫起来，其他三个话务员也都抬头向她们俩笑笑或点头，然后又都埋头处理电话单子或应答用户去了。

韩秀英指着刚才说话的话务员，对马晓粤说：

“她叫刘莹，兰州姑娘，上的是长话台，她人很聪明，业务很熟，我们都叫她……”

“莹莹。”马晓粤笑着抢着说。

“你怎么知道？”韩秀英奇怪地问。

“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昨晚已聊了一晚上，早就成了老朋友了！”

“那太好了，你们住在一个宿舍，这对你会很有帮助的，有不懂的可以直接问她。”

韩秀英拉着马晓粤的手，继续往前指着其他的台席介绍：

“……这两个是市话台，主要是城关地区的用户，那是农话台，是接续农村支局所和公社的来去话的，那边是长途台……”

听完韩秀英的一一介绍，马晓粤基本了解了全县的长话、市话和农话接续情况，想到在这里，通过她们的巧手，为用户架起了一座座跨越时空的虹桥，心里就产生一种由衷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就恨不得立刻投入到工作中去。

接下来的日子，马晓粤的任务是学习业务规程和背熟各台所连接的用户。她拿着抄录下来的资料，像着了魔似的，上班背，走路背，吃饭背，睡觉前背，睡醒了还背，只觉得一头栽进了苦思冥想里，满脑子都是用户和塞孔。

一天下午，临下班时，韩秀英听着坐在旁边的马晓粤熟练地背诵着业务规程和一长串的用户塞孔号码，又是惊讶又是佩服：

“哎呀，马晓粤，真有你的，这么多的用户，才几天你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不简单，你们文化高的人脑子就是不一样，好使得很呀！”

“秀英姐，晓粤她聪明我承认，但她下多少功夫你不一定全知道，她白天黑夜没日没夜的念呀背呀的，连夜里说梦话也是在背，把我都吵醒了好几回啦！”旁边正交班的刘莹笑着抿抿嘴。

“我记得那么快，是有你们这些好老师，刘莹更是我贴身的好老师，一有空就考我，

把我给考出来了。”马晓粤笑着说。

“晓粤，你学习进度可以加快点，明天开始，你就到台席上实习，锻炼听力，熟悉了解电话的接续程序吧。”

韩秀英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副崭新的耳机话筒，递给马晓粤。

“啐，太好了，我终于有自己的武器了！”马晓粤接过崭新的话机，爱不释手，立刻戴到头上，快乐地看着刘莹，“莹莹，你看我戴上耳机，神气吧？”

“神气倒是挺神气的，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从此再没有轻松的时候了，它会把你箍得死死的，忙得你再也笑不出来了。”

刘莹过来拍拍马晓粤的肩膀，留下一串怪笑声走了。

马晓粤不解地望着刘莹的背影，又把目光投向了韩秀英，仿佛想从她的脸上找到什么答案似的。

“莹莹，”韩秀英瞪了她一眼，又关怀地对马晓粤叮嘱起来，“你不要怕，明天起你就戴上耳机逐个台去听，从锻炼听力开始实习吧。”

第二天，马晓粤按照韩秀英的吩咐，早早就坐在当班的话务员身后，把自己的耳机插入与她们话机并联的塞孔里，耳朵里顿时响起了用户的声音。

可是，听着听着，她就开始着急起来了，因为这些用户们大多是当地人或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他们的地方音很浓，她不是听不懂就是听不清，刚刚兴致勃勃的心情一下子又黯淡下来，心里不由得暗暗叫苦：

“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好像出国了似的，听不懂他们的话，这怎么办呀？沟通不了，还怎么接电话呢？”

她开始感到当一个话务员并不像原先自己想得那样容易，根本不是把塞绳拔出插进那么简单，还要应付众多的不同语种的用户，她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她暗下决心，要接好电话首先要突破语言这个难关，于是她努力用心揣摩这里的土话和各种用户口音，终于，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捉摸，耳音慢慢听熟了，就不感到那么吃力了，这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随着对话务工作的逐渐熟悉，她已不太安于老老实实当旁听生了，尤其是她看着话务员们一个个耳灵手巧地接续着电话，心里就有一种想试一试的冲动。再说，她也看到进入电话繁忙时段时，电话一个接一个，话务员们从上班坐下，就像钉子似的钉在台席上，一点也动弹不了，忙得连上厕所都是在忍无可忍时才打冲锋似地溜风小跑，回来就得手忙脚乱好一阵子，因此，有的话务员干脆就熬着不去解手了，马晓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很想上去帮她们一把。

这天，马晓粤戴着耳机坐在巧珍的后面监听，她今天坐的是接续农村电话的台席。

巧珍忙得不亦乐乎，台上的指示灯不断地闪烁，她的眼、耳、嘴、手快速地同时配合动作着，好不容易处理完手头的来话，塞绳一拆，赶快摘下头上的耳机和话筒，站起来喊叫着：

“哎呀，不行啦……憋不住啦，我得赶快上厕所去……”说着，拔腿就冲出了门。

马晓粤望着她那副狼狈样子，忍不住偷偷地笑了起来。

可是，她刚离开，台上的指示灯就陆陆续续地亮了一大片，大概是对方着急，一直摇长铃，指示灯闪烁得很厉害，交换机里的继电器也像催命鬼似的“嗤嗤嚓嚓”响个不停。

刚开始，马晓粤还泰然置之，可过了一会，她又往窗外张望了一下，仍未见巧珍的影子，她心里也跟着着急起来。

“这样干等着怎么行？你还怕什么？快上呀！”一个声音在她心里不停地叫唤。

上！马晓粤终于下了决心，就坐到巧珍的坐席上。

“喂，您好，请问您要哪儿？”马晓粤小心翼翼地询问对方。

“怎么搞的，半天要不到你们？”对方声音流露出强烈的不满，“一共要挂发三个长途电话，请记录，第一个是要……”

马晓粤迅速地填写着话单，然后很快报过去对方局，她一口气处理了七八个来去话。可就在这时，由于她扳错了应答键，突然，“喳……喳喳”一阵震耳欲聋的铃声冲进了她的耳膜，接着，传过来一个男人粗声粗气的叫嚷：

“怎么搞的？还没说完话就被切断了，你们在搞什么鬼？”

接着，又一个用户大喊：

“……喂，我们正在说话，怎么振起铃来呢？”

话筒里传出阵阵用户喊叫、甚至漫骂的声音，马晓粤立刻心慌了，手忙脚乱，顾得了这个，又忘了那个，一时竟分不清哪是用户的声音，哪是对方局话务员的声音，插上塞绳又忘了振铃，没有扳键却要跟用户说话，她惊慌得束手无策，把平时背得滚瓜烂熟的操作程序全抛一边了，慌乱中，她又把台面上三叠不同的来去话记录单碰翻了，洒了一地。

这时，巧珍正好赶了回来，她一见这景况，惊讶得目瞪口呆。

“天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会变成这样？来话去话全搞乱了，这怎么办呀！”她大声叫了起来，急得都要哭出来了。

她的喊叫声把其他话务员也惊动了，她们转过头来奇怪地看着她们俩，可是她们手里要处理的电话也很多，腾不出身来，这时，在外面房间的班长韩秀英听到了喊叫声赶快跑了进来，她一看这种情况，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的事情，叫马晓粤让出位置，然后，她冷静地坐到座席上，戴上耳机和话筒：

“哦，您好，对不起……对不起……我向您道歉了，刚才我们这儿出了点小差错，现在好啦……啊……好……您报过来吧，我马上给您接……啊，对不起！对不起！”

韩秀英到底是有经验的老话务员，她一边主动地向对方道歉，沉着地处理着急需处理的电话，一边对束手无策的马晓粤和巧珍俩人说：

“别急，不要慌，由我来对付用户，你们赶快把话单整理一下，分好类，拿给我来接续。”

马晓粤感激地点了点头，赶快把捡起来的单子迭整齐，正要准备和巧珍一起分类，而巧珍却不愿意理睬她，一脸不高兴地在她手里夺走了话单，瞪圆了大眼睛，凶巴巴地说：

“算了，不敢劳你大驾了，你捅的乱子还不够吗？你以后别来给我添麻烦就谢天谢地了！”

说完，转过身，自己整理话单去了。

马晓粤想不到自己第一次上机竟闯了祸，捅了漏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又难过又内疚，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吃午饭时，马晓粤在职工饭堂吃午饭的心情沉甸甸的，一点胃口也没有，只喝了点面汤，就到外面洗碗去了。

她刚一离开，一个挨着巧珍旁边吃饭的女孩，推了巧珍一把：

“巧珍，听说新来的那个大学生给你添了个大麻烦，用户都告到王局长那儿了，真有这回事吗？”

“是呀，我上厕所时，她自以为是地坐到我的台席上，结果搞成了一锅粥。”巧珍郁郁不欢地点了点头。

她们俩的说话立刻引起周围其他正在用餐的职工的注意，一个个好奇的端着碗围着她们议论起来：

“大学毕业，没想到连电话都不会接，还不如你们这些初中生呢！”

“文化大革命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是没有道理的，读那么多的书又有什么用？”

“她才来了几天就上岗，说不定是想出风头呢！”

……

在伙房洗碗的马晓粤听着隔壁屋子传来的闲话，她又羞又气，又愧又痛，各种复杂的情绪顿时包围了她，她的眼睛有两抹雾气在眼中凝聚，终于变成两滴泪珠，沿着她的面颊滚落在衣服上，她赶快冲出伙房，在门口正好碰上了路过的王局长，她也没顾上打招呼，捂着脸就匆匆往宿舍跑去。

王局长奇怪地回头看了马晓粤一眼，正要离开时，听到小餐厅里传出了嬉笑声和议论声：

“看来大学生也没什么能的，和我们这些老粗们比，也强不了多少！”

“可工资却比我们工人高，不公平，应该降下来才对……”

“你们都胡说些什么？”

王局长不知什么时候来到她们的前面，他打雷般的声音把屋里的人吓了一跳，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他盯着刚才说话的那个职工，大声说了起来：

“你们背后议论一个新同志，不觉得难为情吗？说什么大学生没用，接电话还不如初中生，我想，你们太不自量了吧！告诉你们，不要小看他们，你们现在懂的，他们没有接触过，也许还不懂，可是他们懂的，你们大概永远也不会懂！马晓粤她才刚来，满腔热情地学习，工作上出了点差错，这是难免的，你们是老职工，应该好好帮助她才对，怎么能在背后说三道四呢？”

他的话使在场的人哑口无言，只是咧嘴憨笑，那几个职工刚才那种神采飞扬劲不知跑哪儿去了。

夜逐渐深了，马晓粤看了一下桌子上的小座钟，时针快要指向十一点，同室的刘莹上夜班去了，宿舍里就只有她一个人。

她看着摆在面前的那本“话务员操作规程”，怎么也入不了脑子，心里一直被白天的事困扰着，不由得烦恼地把书推开，她走到窗前，把胳膊支在窗台上，双手托着下巴，浏览着星斗满天的夜空。

院子里很静，路灯模模糊糊映出周围屋子的轮廓，前面机房、话房、报房的窗帘都已放了下来，但灯光仍从没遮严的四周泄漏出来。

她抬头默默地凝视着挂在沙枣树梢头的那轮明月。

“唉，”她轻轻叹息着，“我真的很没有用，给大家添了那么多麻烦，我明明都背熟了操作程序的，怎么上去就会乱套了呢？难道我真的是很笨的人吗？”

白天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幕幕浮现在眼前：电话用户强烈的不满和批评；班长秀英姐为了她不停地向对方用户道歉；巧珍那气得扭曲了的脸；还有饭堂里人们的议论……都不断地从眼前掠过，她心里泛起一阵阵的伤心、难过。

马晓粤心想：“要是班长、爱武、周彬他们在身边该多好啊！”突然她脑子一动想起了什么，“呀，对啦，爱武，周彬，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呢？他们分配到什么岗位上呢？一定比我和闵华强吧……”

想到两位好朋友，马晓粤立刻陷入深深的思念中，他们分手虽然还不到十天，但却好像分开了几年似的长久，他们四人火车站的告别已经变得那么遥远，一点他们的消息也没有，心里空荡荡的。

还有班长，走了好多天了，他怎么样了？一想到他在野外跋山涉水，马晓粤心中就有一种隐隐的痛，对热恋中的情人来说，那种牵肠挂肚的滋味是马晓粤从未有过的。

她望着树上在风中摇摆的枝叶，听着它们在夜风中发出的沙沙声，那样温柔，那样旖旎，仿佛是班长的声音，在夜空中回响：

“晓粤，晓粤，想我了吗？”

“班长，你在哪儿？我好想你！”马晓粤不由得轻声呼唤着。

“晓粤，晓粤，你快来呀……快过来呀！”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马晓粤开始还以为是错觉，可仔细一听，不对，真真切切的声音，确实是有人在呼喊她。

她连忙走出门外，只见刘莹站在话房门口，急促地在向她招手，她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连忙把宿舍门一关，就匆匆地跑了过去。

“莹莹，找我有何事？”

“晓粤，你到外面秀英姐桌子上的话机接电话。”

刘莹指了指外面房子，又忙着戴上耳机话筒接续电话了。

马晓粤心里一阵纳闷：

“哪儿来的电话？什么人会这时候给我打电话？”

她充满疑惑地过去拿起电话，“喂，你找谁……啊？怎么会是你？”

马晓粤听着电话那头传来最熟悉不过的声音，立刻又惊讶又激动地叫了起来：

“班长，是班长来的电话！”

石闵华那富有磁性的声音传来，霎时，马晓粤只觉得千万种酸楚都齐涌上心头，她的泪水倏然冲出了眼眶，她重重地吸气，居然说不出话来，紧紧地握住话筒。

“晓粤，是你吗？你说话呀！你怎么啦？快说话呀！”石闵华在电话里着急地呼喊。

“班长，是我……我很好。”马晓粤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激动。

“晓粤，你的声音怎么怪怪的，你在哭吗？”石闵华担心地问。

“我才没有哭呢！”马晓粤抽了一口气，尽量平和自己的声音，她不想让哽咽的声音被班长发觉，“班长，你在那儿过得好吗？”

“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你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遇到困难麻烦？”

“哪有什么麻烦呀！大家对我都很好，工作很顺利，也很快乐。”

马晓粤故意装得很轻松地说，她不想让班长为她担忧。

“没有麻烦就好！”

石闵华在电话的另一头偷偷地笑了，其实马晓粤闯的祸刘莹早都告诉他了。

“班长，你在哪里？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呢？”

“我们今天到支局测试总机，很想你，就打电话给你了。这么晚了，你在干嘛？睡下了没有？”

“没有，我在看书呢。”马晓粤心中有种甜丝丝的颤动，“班长，你在那儿过得惯吗？你的工作顺利吗？”

“我们这儿都是快乐的单身汉！线路架设进行得还算顺利，我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感到很充实，也结识了很多很好的弟兄们，你不必担心我。”他说到这里，声音变得更温柔起来，“晓粤，如果你遇上不愉快的事，不要难过，不要轻易掉泪，万事开头难，不要怕挫折，要吃一堑长一智，我会永远站在你身旁支持你的，好好加油吧，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话务员的。记住，当你独立上夜班时，别忘了给我挂个电话，让我和你一起庆祝，分享你的快乐，能答应我吗？”

“好，我答应你！”马晓粤立刻破涕为笑。

石闵华的声音像魔术似地透过来好深切的感情，仿佛像一道清清的溪水从马晓粤心上潺潺流过，顿时舒畅。

马晓粤打完电话，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眼里放光，脸上带笑，神采奕奕地来到刘莹身旁。

“莹莹，谢谢你！”

“晓粤，你心情好些了吧？”刘莹微笑地望着她，“石闵华真不简单呀，操纵着你的喜

怒哀乐，一个电话就让你立刻变了一个人，他是你的男朋友吗？”

“你在说谁呀？”马晓粤嘴一瞥，假装糊涂。

“还装傻呢！当然是和你一起来的那位英俊小伙子石闵华啦！我说的没错吧？”

马晓粤脸上立刻飞起了一道红云，变得有点不自然，但也禁不住刘莹那直率清澈目光的追踪，她抿了抿嘴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吞吞吐吐地又问：

“刚才，是他……先打电话过来的吗？”

“是呀，他们工程队住在勒河支局，他测试完就问起你的情况，我告诉他你在掉眼泪……”

“哎呀，你怎么说我在掉泪呢？”马晓粤一愣，焦急地盯着刘莹。

“我想看看他的表现如何？结果，他一听就急了，一再追问你的情况，还要我把你找来说个话才放心，看来，他很在乎你啊！其实，这一整天我看到你闷闷不乐，一个人偷偷地躲在一边伤心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就想找到他给你解开心里的疙瘩，这不，他一来电话，你精神就来了，晓粤，我这点子很灵吧！”

刘莹调皮地脑袋一歪，狡黠地笑了起来。

马晓粤心想：自己在这里发生的事情，原来班长全都知道的，怪不得电话里他总是暗示她些什么，其实他是有所指的呀！

马晓粤想着自己刚才还在电话里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觉得自己又愚蠢又好笑，忍不住在刘莹肩膀上拍了一下，说：

“嘿！原来你早已通风报信啦，害我还在那儿耍嘴硬，让我好没面子，当心以后我在你的男朋友面前说你！”

“哎呀，我好心帮你，你谢我都来不及，怎么能过河拆桥呀？”刘莹委曲地叫了起来。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要告诉他，刘莹姑娘好得不得了，说你心地善良，说你热情灼人，说你如花似玉，说你娴美娇艳，说你心灵手巧，说你一片痴情，说你……总之，要多好有多好，这总可以了吧？”

马晓粤一口气笑着数了一大堆美丽的词藻，把刘莹直逗得格格地笑个不停。

“晓粤，想不到你还会这么鬼，满肚子的甜言蜜语，寻我开心，我可要好好罚罚你才甘心！”

“好呀，那你说说怎么罚吧。”

“那我不客气啦，今晚不许你睡觉，就在这儿陪我上夜班，怎么样？”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可以跟着你这个高师好好学一手啦！”马晓粤兴奋得搂着刘莹跳了起来，“不过，我可是个笨手笨脚的徒弟呀！”

“你说到哪儿去了，你哪里笨呀，这么快就把操作规程和电话号码背下来了，这比我们都强多了，我看你目前欠缺的只是实际操作，现在晚上电话少，你可以在这里好好熟悉实际操作的要领，慢慢适应。”刘莹很诚恳地说。

“莹莹，你想得真周到，真很谢谢你这样为我着想，诚心诚意地帮助我。”马晓粤充满感激地说，“白天，这里无论哪一个台席的电话都很繁忙，大家都顾不上和我多说些情况，我也没有机会插手，因为每个话务员对话单的摆放、接续的处理过程都不尽相同，哪个电话已报，哪个电话已转，我都心中无数或根本不清楚，所以总也不敢轻易介入，只能在旁边看和听，说实在，我心里也很着急，我很担心达不到王局长对我提出的上岗期限要求，让大家失望。”

“晓粤，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认真而又执着的人，对你来说做好话务员工作，其实并不是件很难的事，多实践些就好了，至于有的人在你背后说风凉话，你不用放在心上，他们是了解你。”

马晓粤一听，只觉得心中像泛开了潮水，一股暖流从她内心喷出，她完全被刘莹的通

情达理所感动，她噙着热泪，想说话，但嘴角抽搐几下，却不知说什么好。

“莹莹，谢谢你，我……”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你还是快拿你的耳机话筒吧，我让位给你了！”刘莹爽快地收拾起自己的耳机话筒，坐到旁边的坐席上，“从现在起，你来接电话，我在旁边帮你保驾，保证万无一失。”

马晓粤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坐在总机前值班，心里别提有多么兴奋和激动了，她戴好了耳机，摆好了话筒，挺直着脊椎端坐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前面的指示灯，手里握着根铅笔，俨然象个高度警界的战士。

刘莹看着她那紧张的样子，忍不住“扑哧”地笑了起来：

“哎呀，马晓粤，你这副样子把我也弄得紧张兮兮的，这怎么能行呢？放松点，用不着这样挺着，不然，你会吃不消的！”

“莹莹，”马晓粤不好意思地轻轻吐了一口气，“我心里好像有只兔子似的，总是怦怦跳个不停，还不就是功底不足，大家都说你电话接得很麻利，你给我传授一下你交叉接续操作的经验，好吗？”

“那你可要交学费的呀！”

“好，绝对没问题！你需要怎么回报？”马晓粤笑着问。

“请我到城里最好的餐馆吃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刘莹调皮地抿抿嘴。

“好，一言为定！”

“决不食言！”

说着，俩人都即时举起双手用力对拍了一下，快乐地对哈哈笑了起来。

马晓粤在刘莹手把手的传帮带下，独立地接续了一整夜的电话，她的精神状态一直处在亢奋中，全然不觉得疲倦，电话越接越顺当，倒是可怜的刘莹，她当了一晚上的老师，又是说又是示范，累得不知什么时候已摊倒在椅子上睡着了，直到韩秀英进来拉开了窗帘，才把她吵醒。

“啊，天怎么这么快就亮啦，我什么时候睡着的？”

刘莹蓬松着熊猫眼望着发白的窗外问马晓粤。

“我也不知道，可能刚睡着吧！”

马晓粤笑笑答道，眼睛没有离开插口下闪烁的指示灯，一只手忙着写记录单，另一只手忙着扳电键。

刘莹拿起台面上的记录单，一边细心地翻阅着，一边不停地点头说：

“不错，不错，记录得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真有你的！”

“马晓粤，昨晚你上坐席值班接电话呀？”刚进来的韩秀英惊讶地发现在机台上坐的是马晓粤而不是刘莹，想起昨天发生的差错，不放心的走到她身旁，“早上电话会很多的，你行吗？如果不行，还是莹莹上吧？”

“秀英姐，让我试试吧。”马晓粤抬头恳切地望着韩秀英。

“秀英姐，不要紧的，你就答应她吧，我在旁边盯着呢！”刘莹也替她求情着。

“好吧，莹莹，你可得看着点！”

正像韩秀英说的，这时候虽然还没到上班时间，但清早的电话比夜间开始逐渐多了起来，其他台的话务员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几个机台的指示灯都像竞赛似地陆陆续续亮了起来，但马晓粤经过刘莹一夜的指导和实际操作，变得老练多了，她把刚从刘莹那儿学来的受理、记录、呼叫、振铃、监听等一系列交叉运作的经验，有条不紊地沉着应答和处理各个机台的来、去、转话。

韩秀英站在她的后面，刚开始时暗暗为她捏着一把汗，紧张地观察着她的操作程序，慢慢地，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高兴地拍着马晓粤的肩膀：

“马晓粤，你真不简单，没想到你进步这么快，我看你再多实际练练，就可以顶班了！”

马晓粤虽然戴着耳机，但韩秀英的这句话她听得很清楚，她眼里带着泪花悄悄地笑了，全身像放下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就这样，马晓粤又一头扎进了话房，没日没夜地像着了迷似的，上班时呆在那儿，下了班还呆在那儿，抓住机会就上机，直到深夜，她几乎不让自己有喘息的空隙，要求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把长农市话的几个机台都能拿下来，她憧憬着早日独立操作，向亲爱的班长报喜的那一刻。

马晓粤本来就是闲不住的姑娘，在话房里，她一有空就主动给大家帮忙，看到当班的话务员不停地喊话，口干舌燥，就及时地为她们端茶送水，主动帮他们处理一些其它的业务。

她的勤奋和诚意，很快就得到话务班姐妹们的认同和喜爱，她们都争着让她上自己的机台，热心为她当老师，就连巧珍这小姑娘也被感动了，只要她当班，干脆就让马晓粤坐在她的台席上，她在旁边瞪着圆圆的大眼睛，过起当师傅的瘾来了。

这天，马晓粤和往常一样和巧珍搭档，她坐台席上操作，巧珍在旁边监督。

看来马晓粤接电话已很娴熟了，在旁边的巧珍正闲得慌，她打了个哈哈，百无聊赖地东张西望起来，突然，她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放射出惊喜的光芒。

原来，王局长和韩秀英正向她们走过来，她正要起来叫马晓粤，王局长连忙把食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不要哼声。

他们悄悄地来到马晓粤的背后，很认真很仔细地观察起她的每一个操作程序。

这时正是电话繁忙时段，只见马晓粤那双灵巧的手随着清脆的应答声，一边是单手快速地书写记录单，一边是塞绳在她手里飞舞，这根塞绳迅速地拔下，那根塞绳又利落地插上，电键一会扳前一会扳后，仿佛在弹钢琴似的让人眼花缭乱，她和其他的话务员一样，熟练自如地接续着每一个电话，全然看不出是个新手。

王局长虽然是个工农干部，文化不高，但在电信部门已有十多年了，工作经验很丰富，他很认真很仔细地观察着马晓粤的每一个动作，他那紧锁着的眉头很快就舒展开来，半眯起的眼睛放射出强烈的喜悦，脸上显露出满意的笑容，回头轻声对韩秀英说：

“不错，电话接得比我预期的还要熟练！”

正在全神贯注接电话的马晓粤听到背后有说话声，回头一看，妈呀！王局长他们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她那刚刚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变得紧张起来，赶快站起来把坐席还给巧珍，像接受老师考试的学生那样，忐忑不安的站在王局长面前。

“王局长，你什么时候来的？我电话接得怎样……能过关了吗？”

“你认为自己过关了没有呢？”王局长笑吟吟地反问她的。

马晓粤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她默然了几秒钟，长长的眼睫毛闪了闪，老老实实地答道：

“我上机的时间还不长，对用户的情况还不怎么完全了解，操作还不够很熟练，目前的水平只能说可以应付一阵子，如果老师傅们不在旁边看着，我心里总是不踏实，容易心慌，总怕会捅漏子。”

“这么说你對自己没有信心？”

马晓粤有些难为情地点了点头，然而，她很快又露出了美丽的笑容。

“不过，”她望着王局长，一汪清水般的眼睛放出晶莹的光芒，“您给我学习的限期还有好多天，我还有时间好好练习，到时候庄敏生小孩，我一定能接上班的，我保证！”

王局长立刻摇摇头，宽大的嘴角上浮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

“可是，现在已没有时间让你练习了，我要求你马上正式进入岗位，顶替庄敏的班，怎么样？”

马晓粤收起笑容，惊讶得瞪圆了眼睛，望着旁边的韩秀英，想从她的脸上找答案。

“庄敏昨晚进了医院，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啦！”

韩秀英终于憋不住了，她兴奋地大声向大家宣布。

顿时，话房里欢呼雀跃，一个个乐得眉开眼笑，为自己的同事平安添丁而高兴得大喊大叫，巧珍这姑娘更是乐得一蹦一跳的，对着韩秀英嚷起来：

“秀英姐，我们赶快去看庄敏和她的小宝宝吧，现在就去，好不好？”

“你这丫头这么心急，你忘了你是当班的吗？”

“这没关系，晓粤姐替我就可以了。”

“巧珍，马晓粤她真的可以替你了吗？你前几天不是还怕她给你捅漏子的吗？”王局长不紧不慢地望着她问。

“哎呀，王局长，这是猴年马月的老黄历了，还提它干什么，那是我太不自量了，你那天在饭堂说的话一点也没错，晓粤姐就是不简单，她聪明得很，其实，她早就已经给我们大家顶班了，她接得比我还利落，单手写记录单的速度我们这儿谁都比不过她，刘莹姐，你说对不对？”

坐在旁边座席的刘莹连连点头，脸上露出赞同的微笑。

王局长脸上闪过不易觉察的笑容，眼睛里射出欣喜的光芒，他转过头来望着马晓粤，很郑重地对她说：

“小马同志，你来到这里时间不长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很不错！我听韩班长说你很刻苦，刚才又看了你的接续，我看庄敏的班就由你来接吧。当然，这不是说你就完全很合格了，你需要掌握了解的东西还很多，要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接续水平，当一名优秀的话务员。”

这么说她被通过了！

马晓粤兴奋得满脸通红，王局长的一番话语，在她心里沸水般剧烈翻滚着，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不住地点头。

站在旁边的韩秀英也立刻松了口气，亲热地上前搂抱着她的肩膀，眼睛笑弯成月牙儿，喜不自禁地说：

“晓粤，王局长已说了，你没问题的，就大胆上机吧，我会交待大家多操点心关照着你的，我刚才理了一下班务，准备安排你今晚就上第一个夜班，怎么样？”

“好！”

马晓粤激动地点点头，脸上绽放着讨人喜欢的微笑，她觉得自己周身热呼呼的。

## 十一

夜深人静，马晓粤一个人在话房里值班。

本来，交接班时刘莹提出要留下来陪她，但马晓粤考虑到她第二天要上早班，不忍心再让她熬夜，好说歹说还是把她推了回去。

马晓粤第一次一个人当班，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虽然半开着的窗户不时吹来凉飕飕的秋风，可她手心和额头上的汗却一古脑儿往外冒。

夜间各种电话都明显减少了，但白天四个人接的工作量现在由一个人去完成，就是老话务员前半夜也休想能闲下来，何况马晓粤又是个新同志，更是不能有半点偷闲。

马晓粤坐在中间的机台前，兼管着两边的交换机，面对各台闪烁的指示灯，一边忙碌地操作，一边不断地叮嘱着自己：别慌！别慌！

为了万无一失，她把这些天记录下来的笔记资料统统都搬来了，整整齐齐地摆在身旁的椅子上，以防自己一时糊涂想不起来时救火应急，实在不行，还可以跑宿舍去把刘莹叫

来，她这样做足了准备，心里似乎踏实多了。

正如石闵华说的，马晓粤的人生没有深奥的哲学，却有着一份简单的智慧，那就是勤奋。

从接班起，几个机台上的信号灯闪烁就没停过，用户几乎都要在一天即将结束前作最后冲刺似的，拼命地呼叫，她的眼、耳、口、手忙得没有一分一秒的空闲，使马晓粤也顾不得去想那么多了，集中精神接好每一个电话，这反而使她变得冷静起来。

在黑黝黝的夜空中，她通过电波，用温柔甜美的声音，热情亲切的问语，涓涓细流般地注入到用户的心田。

每接完一个电话，她都无比的快乐，充满了成就感，得到最大的满足。

过了午夜，机台上指示灯的闪烁终于渐渐缓和了下来，马晓粤拔下了最后的一对插塞，才小心翼翼地把头上的耳机箍拿了下来，她轻轻地揉着被夹得快麻木的耳朵，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老天爷保佑，这一关总算平平安安过来了！”

她望着台面上厚厚的一摞话单，这是她今夜第一次独立上班的成果，一种纯然的快乐像电流一样从心底里升起，兴奋的晕眩迅速弥漫全身，这时，她眼前闪过了一个人的身影，耳边响起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声音：

“记住，当你独立上夜班时，别忘了给我挂个电话，让我和你一起庆祝，分享你的快乐……”

一想到他，马晓粤立刻就兴奋起来，对！应该要给班长打个电话，向他报喜！

可当她抬头看着墙上的挂钟时，两条长短指针早已越过了零点界线，严格地说，此时此刻已经是新一天的开始了，她若有所失地靠在了椅背上发起呆来。

过了一会，农话台上有一个指示灯亮了，马晓粤赶快坐直了身体，戴上了耳机，拿起塞绳插进了塞孔。

“您好，请问，您要接哪儿？”

“晓粤……”

“班长，我独立上夜班啦！”

没等对方发话，马晓粤就马上听出石闵华的声音了，她喜悦的欢呼声立刻透过电波传了出去。

“太好了！太好了！”石闵华拿着话筒兴奋地笑了，即使马晓粤不在，他仍然会对着她微笑，“晓粤，你真了不起，提前独立值班，成为正式的话务员，祝贺你！”

“谢谢，第一个夜班有你的祝福，我好高兴！”马晓粤停住了笑，“班长，你知道吗？当王局长和秀英姐告诉我上夜班时，我第一个想告诉的就是你，可是，刚才当我忙完要给你打电话时，又太迟了，没想到你的电话来得这样及时，你怎么会在这时打电话来？”

“因为我有千里眼顺风耳呀！”石闵华得意地说。

嘿！这老实的马晓粤还不知道，她的同室好友莹莹下午就已通过在那边施工的男朋友告诉了他，为了这一声祝福，他知道前半夜电话多，她会很忙，不能随便干扰她，就克制着自己没打电话，在支局里已足足等了四个多小时啦！

“班长，你要说实话，不然，我要挂电话啦！”马晓粤威胁他。

“好啦，不开玩笑了，至于谁告诉我，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迈出这一步不容易，不能骄傲，不能满足，要好好加油啊！另外，还想告诉你，我们这儿还有些工作请你配合帮忙呢！”

“请我帮忙？”马晓粤感到纳闷，“我只是个话务员，能帮你们什么忙，我想我把电话接好就差不多了吧？”

“这怎么能行？这阵子我在下面架线，有空到附近的支局看了一下总机，也作了些调

查研究，感到无论是设备方面还是接续质量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局里已同意我们趁工程队在这儿施工这个机会，上下一起共同配合进行支局的机线大整治，晓粤，你也加入进来吧！”

“我能干什么呢？”

“那你不用担心，你先弄清楚你们话房的设备情况和布线系统，需要配合时我们会跟你联系的，怎么样？”

“班长，你放心，我都听你的，一定努力好好配合你们。”

石闵华听着她说话，心里美滋滋的，他知道马晓粤是不会拒绝他的，想到她可爱的笑容，他脸上的线条变得好柔和，本来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她吐露，但他清楚她正在值班，不是卿卿我我的时候，叮嘱了她几句就匆匆收线了。

挂上电话，石闵华仍紧握着话筒，好像在拉着马晓粤的手似的，思念占满了他整颗心，他望着窗外的星空，真恨不得马上跑到她的边，他真的好想念她。

夜，真的好漫长啊！

工作忙碌，日子就过得特别的快，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

石闵华和工程队的小伙子们，趁着线路的更新改造，把邻近的几个支局到县局的机线设备都彻底地进行了全面的整修，由于有马晓粤这个懂技术的话务员在话房里配合，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整治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效果也很显著，用户都非常满意，局里收到的表扬信骤增。

两个新来的大学生在这穷山僻岭中，开始把知识的力量逐渐显示出来了。

王局长在办公室刚刚接完了县委领导给他打来表扬的电话，让他如获大赦般的高兴，放下电话，走出办公室，情不自禁地来到话房的窗口，只见里面一字型摆开的四部交换机前，马晓粤、刘莹、巧珍和孕李子四位话务员正忙得不亦乐乎，她们悦耳的应答呼叫声起伏不断，简直就像是分秒必争的战斗，她们全然没有发现站在窗外的王局长。

这会，他的目光悄然落在了马晓粤的背影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这个新来的女大学生，灵巧勤快，纯洁得像一泓清水，虽然，来到这全省出了名的贫困县，却没有一般女孩子的娇气和傲气，他亲眼目睹她，无论是学习话务业务，还是参加局里又脏又累的劳动，她都放射着一种惊人的毅力，他欣赏她的执着，更欣赏她做起事来那股不顾一切的认真劲儿，她一边做好话务员的工作，一边研究话房的交换机和布线系统，不但会接电话，还会处理设备障碍，特别是因为有她在话房，顺利地配合了工程队整治机线设备的工作，提升了通话质量，应该说，她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不知什么时候起更加关注起她来了。

王局长的脑海继续飞快地旋转起来，思绪又换成了一张英姿勃发的脸孔，他，就是石闵华！

从第一次在操场卸电线杆起，他就注意上这年轻人了，在他的脑子里，小伙子很有干劲，精力充沛，才思敏捷，富有创造性，虽然有些锋芒太露，却令人无法不喜欢他。前几天农话班的班长杨天喜回来汇报工作时，讲到他在施工中的表现和整治电路质量的能力时，把他大加赞赏一番，对他的学识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局长心想，现在工程已经收尾，何不把他调回县局，给他压些担子，一来可以发挥他的专业知识方面的长处，提升局里的通信质量和管理水平，二来还可以把他留在身边常敲打他，别让他翘尾巴，他相信小伙子好好培养一定是块好料子！

王局长虽然文化不高，却是个心胸宽广、求贤若渴、知人善任的领导人，对这样有高素养有技术的年轻人，他怎么会视而不见埋没起来呢？

对！开个班子会议，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想到这，王局长立刻掉头往办公室走去。

整整一下午，话房里的电话就没有一刻松闲过，话务员们一上班，就像钉子一样钉在椅子上，忙得昏天黑地，直到接班的人进来拍她们的肩膀，她们一个个才像是被打醒了似的，从繁忙电话接续中回过神来，摘下了头上的耳机。

“哎呀，快累死我啦！”巧珍大声叫了起来。

她说完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在椅子上，不停地扭动着发酸的脖子，伸懒腰。突然，她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跳了起来，大声嚷嚷着：

“嘿！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呀！我妈还叮嘱我下班就早点回去吃月饼粽子呢，我得赶快回家去！”

她回头拍了拍马晓粤的肩膀，又接着说：

“晓粤姐，你第一次在这里过中秋节，我妈让我请你到我家一起吃月饼赏月，我妈蒸的大月饼有好多层的，里面抹了甜豆沙、芝麻、红曲、黄曲，苦豆子，可香啦，我们收拾完一起走吧。”

谁都知道，巧珍是个独生女，她母亲对她是宠爱得不得了，有时遇上电话多一时下不了班，她就会到局里找她等她的，马晓粤虽然来话房时间不长，但也见过她好几回。

“巧珍，今晚我还有点事，不能去了，替我谢谢你妈，改天我再去看她。”马晓粤笑着回答。

其实，她心里早已计划好，中秋之夜，虽然和班长不能相聚，但一定要和班长好好煲个痛快的电话粥，诉说对他的思念之情，她似乎第一次体会到电话的作用，不光是解决工作上的事，同样也是有情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很好通道。

“你不到我家吃饭，我怎么向我妈交代呀？”巧珍翘起了小嘴巴。

“好妹妹，别管我了，你还是快走吧！不然，你妈说不准就会跑到这儿来找你这个宝贝女儿了，这里的東西就由我来收拾，你的话单我帮你统计，你快走吧！”

巧珍一听马晓粤给她帮忙，正中下怀，欣喜若狂，她立刻把台面上的话单往马晓粤面前一推，说：

“那我就不客气啦，这些东西就劳驾你了！”

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到门口把鞋子一换，拔腿就往外冲。

刚刚接班的话务员许翠娥望着巧珍的背影，回头亲昵地对马晓粤说：

“晓粤，你真是个好人的，对谁都那么热情体贴，不单勤快脾气又那么好，将来哪个小伙子找了当你当媳妇子，准错不了！”

“翠娥姐，看你说的，晓粤她早就有主了。”搭话的是在一旁准备下班的刘莹。

“真的吗？他是谁？”许翠娥好奇的追问。

“他就是和她一起分配来的大学生石闵华！”刘莹直接了当地说道。

“原来是他呀！那天卸杆子时，我们第一眼见他时，无论是他那乌黑漆亮的大眼睛，还是那高高的鼻梁，都有种好像在哪部电影里见过的感觉，长得俊秀又彬彬有礼。”许翠娥脸上充满了赞赏，兴奋地说，“听说，这小伙子在下面工程队工作很努力，人品不错，人缘也很好，脑子很聪明，给施工出了不少好点子，线务员们都很喜欢他，晓粤，你真有福气啊！”

“娥姐，看你说的，我们晓粤不但漂亮也很优秀，其实，依我看应该倒过来说是石闵华找上晓粤是他的福气才对！”刘莹笑着看了身旁马晓粤一眼，替她打抱不平。

“没错！我们晓粤也一点不比他逊色，男才女貌，好登对啊！”开朗的许翠娥大声笑了起来，“晓粤，我说得没错吧？”

“你们……你们都说什么呀？”马晓粤的脸上飞起一道红晕。

她听着大家对石闵华的议论，尽管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但每逢听到有人赞美她深爱的

班长时，就像在赞美她自己似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甜丝丝的幸福，在她的心目中，班长是最完美的化身。

马晓粤和刘莹交完班走出话房，太阳已快落下去了。

中秋前后，大西北的黄昏是最美丽的时候，夕阳的辉映给整个院子里的房顶树梢都添加了灿烂的光彩。

她们俩来到水井旁，互相换着压水洗手时，在马晓粤的背后有两个小伙子正从后院朝他们走来，刘莹先是一惊，立刻眉开眼笑起来，她偷偷地对着他们俩又是打手势，又是使眼色，让他们悄悄地在马晓粤的背后站住，然后，她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对马晓粤说：

“晓粤，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了，你想不想石闵华回来和你一起过节？”

“想是想呀，可是他又回不来，想也是空想，空想有什么用？”

“当然有用啦！如果你真有诚意，真的那么想他，一定会感动天上王母娘娘，她老人家肯定会大发慈悲，让你们团聚的，我敢打赌！”

“既然这么灵，那你先给我示范一下，把你的男朋友呼唤到你跟前来好啦！”马晓粤笑着说。

“好吧，反正今天过节，该走的早走了，这里就只有我们俩，我就带头先喊，你跟着喊，他们俩肯定都能听到。”刘莹信心十足地说。

马晓粤觉得刘莹的提议虽然很可笑，但也很好玩，就点了点头：“好！你先喊，我跟着喊。”

“杨一天一喜，快回来，我一想一你！”

刘莹大声喊完，回头笑着对晓粤说：

“我喊过了，该轮到你了。”

马晓粤咳了一声，清清喉咙，深呼了一口气，学着刘莹，头往天上一仰，双手在嘴边合成喇叭状，一个充满真情的声音从她胸间爆发：

“班——长，我——想——你！你听到了没有？”

她们清脆的喊声和快乐的笑声划破了渐浓的暮色，在大院的空中回旋着，回旋着……

“听到了，我也想你！”

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像炸弹一样，从马晓粤背后响起，她惊讶得全身愣住，僵僵地站在原地，莫非王母娘娘真的会显神灵？她好一会才回过神来，然后，梦幻似地慢慢转过身来。

啊？班长！真的是班长！

只见石闵华穿着劳动布的工作服裤子，薄薄的T恤衫外面是一件米色的外套，一束头发自然地搭在他的额头，披着绚丽的晚霞，微笑着缓缓地朝她走来，那样的俊朗，那样的潇洒。

马晓粤又惊又喜，呆呆地站着，眼睛瞪得圆圆的，胸脯一起一伏，完全沉浸在意外重逢的激情里。

石闵华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她紧紧地拥进怀里，极度的快乐使他们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他们就这样相拥着好久好久没有动，静静地享受着团聚的甜蜜和幸福。

“哎唷，难道你们就是让我们这样干站着看你们亲热的吗？把我们撇在一旁，你们好过分呀！”站在不远处的刘莹笑着喊叫起来。

马晓粤这才从梦幻中震醒，她立刻把石闵华推开，两颊绯红，眼光低垂，悄悄擦去脸上激动的泪水，两手不停地绞弄她的小手绢，嘴里喃喃道：

“莹莹，你真坏，你原来早就看见他们了，还捉弄我。”

“好啦好啦，你们不用不好意思，两个多月没见面，是要好好聚聚的，今天又是中秋佳节，闵华，我们四个人一起到外面喝一杯，怎么样？”

马晓粤奇怪地抬起头，发现说话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一身工作服的小伙子。

他五官端正，眼睛深邃，鼻梁挺直，下巴的轮廓很好。

这会，他笑容满面地和莹莹站在一起，一只手还搭在莹莹的肩膀上，刘莹小鸟伊人般依偎在他怀里，一脸的幸福、甜蜜。

马晓粤望着刘莹，用手指指着她身旁的小伙子，惊喜地问：

“他就是你的男朋友？”

“是呀！”刘莹很大方地点点头，开心地嘻嘻笑起来，故意往他身上紧靠了过去，“怎么样？他这副模样配得上我吗？”

马晓粤一听，脸上立刻露出她特有的灿烂笑容，高兴地连连点头表示赞同，虽然他们还没见过面，但早就从刘莹那儿知道，他是邮电学校的毕业生，也在这电信局工作。

石闵华拉着马晓粤走到他们俩跟前，给他们介绍起来：

“天喜，你还没见过吧，这就是我的同班同学马晓粤。”

“应该说是女朋友才对！”小伙子咧嘴大笑，“其实我们早就认识的，自从你到话房以后，莹莹就常在电话里提到你，我们还通过几次电话哩，原来你就是让闵华牵肠挂肚的马晓粤呀，我还为你们俩人之间传递过信息呢！”

“我们通过电话？传递信息？”马晓粤奇怪地问。

“他就是我们局机线班大名鼎鼎的班长杨天喜！我们测量线路时你不是和他配合得很好吗？”石闵华补充说。

“啊？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经验丰富的杨师傅？原来杨师傅就是你！你怎么会是这么年轻？”马晓粤惊讶地连连发问。

“那你以为他是个老头子才配当班长当师傅吗？”刘莹打趣着说。

“莹莹，你真不够朋友，把他收藏得那么严密，拐弯抹角地就是不说出他的名字，害我瞎猜！”马晓粤不满地说。

石闵华和杨天喜都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

马晓粤看看杨天喜，又看看刘莹，再抬头看看石闵华，她终于明白了，虽然她和班长两个多月没见面，可班长对她的情况和喜怒哀乐却了如指掌，原来他们就是通过这关系连起来的。

“莹莹，你好坏呀，原来你是他们隐藏在我身边的密探，把我的秘密全都出卖给他们，我要找你算帐！”

马晓粤说着要去拉刘莹，刘莹赶快躲到杨天喜背后，笑着大声说：

“那是你的好班长石闵华不让我告诉你的，要算账，你找他算去吧！”

马晓粤回头盯着石闵华，只见他挑高眉毛，露出了坏坏的笑容，她无奈地瞪了他一眼。她当然知道，班长对她的一往情深，即使她离开了他的视线，但他总会千方百计关注她，牵挂她，保护她，不由得很感激地朝他笑了，但对他们的突然出现又感到很奇怪，想着又是被他们捉弄了，就眉头一皱，盯着他们三个人，问道：

“原先不是说你们中秋节要加班的吗，可你们俩今天突然回来，怎么没有告诉我，该不会又是你们三个人悄悄策划好的吧？莹莹，说实话，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啦？”

“冤枉呀，我也是刚刚才发现他们的！”刘莹连忙分辨。

“莹莹是不知道的，”石闵华立刻为她解围，“为了争取回家与家人过中秋，工程队的线务员们干劲很足，连续几天加班，使工程提前完工，我们才得以回来的，看你这副样子，是不是不欢迎我们这时候回来呀？”

“这是哪里话呀？只是感到突然而已。”马晓粤抿了抿嘴。

“好啦，我们骑了两个多小时的自行车赶回来，已又累又饿，今天又是中秋佳节，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得赶快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聊聊吧！”

杨天喜这一说，立刻提醒了大家，四个人转了个话题，讨论起好好吃一顿的地方来。

“我看，就到红玫瑰餐馆吃兰州拉面吧！”石闵华话里有话地说。

“为什么要到哪里？”马晓粤寻根刨底地问。

“这还不清楚吗，一来，这是城里最有名的餐馆，那里的牛肉拉面又正宗又好吃，二来嘛，你不是还欠着莹莹一笔学费的吗？你没有忘记吧？可不能赖帐啊！”石闵华得意地打趣她。

“一笔学费？”马晓粤困惑不解地望着石闵华。

啊！她想起来，这是她和莹莹上夜班时许诺过的，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时候，都快忘掉了，班长这一说顿时让她兴奋起来，连连点头：

“对！到那里再合适不过了！”

“好，我赞成！”刘莹双手举起欢呼雀跃。

马晓粤故意嘟起嘴，瞪了她一眼：

“莹莹，别高兴太早，你在我身边当密探，连我们之间的约定也出卖给他们，等一会要罚你喝酒！”

“没关系，”刘莹指着身旁的杨天喜，噗哧一笑，“我怕什么？这里有个大酒坛等着呢，你罚多少都没问题！”

随着一阵快乐的笑声，四个年轻人出了电信局，轻快地朝着红玫瑰餐馆走去。

中秋节过后，天气已渐冷。

一个星期月交辉的晚上，局里会议室像往常一样，灯火齐明，这是雷打不动的铁定学习时间，职工们都按时来了。

平时开会，王局长坐在前排的当中，两旁坐的是行政人员和各班组的负责人，不过今晚和往常不一样，他身旁多了个石闵华，这难怪引起职工们的猜测和窃窃私语。

刘干事念完上面指定学习的文章以后，王局长照例对局里近期的工作进行评说和布置，最后，他宣布了局里的决定：

“为了更好地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加强局里的业务技术管理工作，经局领导班子研究，石闵华同志担任我们局业务技术负责人，希望大家支持他的工作，齐心协力，共同完成上面下达的各项通信任务。”说完，他转头对石闵华说，“小石，你也给大家说几句吧？”

石闵华微笑着点点头，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职工，从大家的眼神里感到他们中有不少人还不认识他，就先自报了姓名：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叫石闵华，局里让我负责业务技术方面的工作，组织上这么信任我，交给我担子，虽然有压力，但我感到很光荣。我保证，今后，我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加强学习，把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来，努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为我县的通信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但由于我还很年轻，刚分配来局里工作不久，经验还很不足，诚恳地希望各位多多给予支持和帮助，拜托大家了！”

他说完这番话，站起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恭，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坐在台下的马晓粤，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班长，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深深牵动她的心，吃晚饭的时候，石闵华匆匆忙忙告诉她，他要调回县局，没想到却是让他担任这么重要的工作，她一方面为他高兴，但也暗暗地为他担心，毕竟责任重大。

她听完班长一番话语，看到大伙给予的掌声，才轻轻地松了一口气，但当她无意中撇了一眼坐在王局长旁边的班组负责人时，发现其中有一人很不以为然地瞟了石闵华一眼，他的脸如同挂上了霜一般，眉毛拧在了一起，他懒洋洋地拍了一下手，然后就扭过头去拼命地吸着烟。

他，就是马晓粤刚到局里报到时，被他凶巴巴挡在门外的赵站长！忽然，不知咋的，马晓粤打了个寒噤，心里有了隐隐不安，满腹狐疑地沉思起来……

一整夜，北风大作，冬雪纷飞。

马晓粤清早起来把门打开，只见院子里的房顶地面全都罩上了一层白茫茫的厚雪，变成了一个粉妆玉砌的世界，窗前那棵早已落光了叶子的大树上，挂满了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地面上覆盖着像白色绒毯一般的厚雪。

她这个南方来的姑娘对北方特有的雪景总是情有独钟，一个人站在窗户前痴迷地望着外面纯洁无暇的白雪。

“晓粤，你在看什么呀？”已梳洗完毕的刘莹走到她身旁，以为门外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也跟着张望起来，“不就是下雪嘛，这也让你看老半天吗？”刘莹笑着摇摇头，“不过，外面已有人在扫雪了，我们得赶快出去扫，不然又骂我们姑娘们是天生大懒虫了。”

马晓粤和刘莹包上围巾，戴上手套，扛着铁锹和扫把往扫雪的人群走去，正走着走着，突然只听见刘干事大喊了一声：

“一、二、三，放！”

顿时，小伙子们对着她们俩把雪球纷纷投了过来，让她们俩措手不及，马晓粤本能地转过身，边哇哇叫着边用手挡着飞来的雪球，刘莹却表现得异常冷静勇敢，她迎着飞来的雪球而上，跑到小伙子们的背后，在刚刚扫起来的雪堆旁，拿起铁锹，铲起一铲又一铲的雪往他们头上身上扬去，结果，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一个个纷纷躲避。

“晓粤，快来，我们要狠狠地回击他们！”刘莹大声喊着。

马晓粤见此状，高兴得跳着折了回来，支援刘莹，石闵华和杨天喜他们正在前面扫雪，怎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友受到别人攻击呢？他们火速从外围包抄过来，猛烈地在小伙子们的背后扔雪球，把他们打得蒙头转向，搞不清敌方我方，顿时，雪花雪球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满天飞舞，大家互相扔雪球，打雪仗，欢乐的响亮的笑声、喊叫声四处飞溅，刚扫过的地面又铺满了白花花的雪。

这时，王局长正扛着铁锹朝他们走来。

“停！停！停！大家别打啦！”挑起大战的刘干事压低着嗓门，焦急地宣布停战，“王局长来了，大家赶快扫雪呀！”

他这一喊，嘿！还真管用，王局长这老领导，心直爽朗，无论干什么都认真得很，来不得半点马虎，这里哪个调皮些的年轻人不挨过他的训斥？看着王局长扛着铁锹正朝他们走来，一个个赶紧停住了打闹，急急忙忙拿起工具，装模作样地埋头清理起积雪来。

“刚才的战斗轰轰烈烈，天翻地覆，怎么一下子变得风平浪静，鸦雀无声啦？”王局长来到他们跟前，一脸严肃，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身旁的刘干事，“没出息的小伙子，只会欺负姑娘们，还这么不堪一击，真丢人！”

“那是我们内部有人武装起义，反戈一击，里应外合，才造成我们溃不成军，节节败退。”刘干事忿忿不平地说。

“谁这么有勇气起义呀？”王局长问。

“这还能有谁？我们这里有两个护花使者！”不知谁抢了一句。

大伙“轰”地一下笑了起来，目光都投向了石闵华和杨天喜的身上，王局长低低笑了笑，对他们俩说，“好呀，你们俩这么勇敢，那就升迁为运输大队长，你们现在去推两辆架子车来，和你们的女朋友搭配，负责把雪拉到沟里到掉，我们大伙好好看看你们是怎么护花的，好不好？”

王局长的提议立刻获得大家的欢呼，大家一边拿他们四个人打趣取乐，一边挥舞着扫把铁锹，扫的扫，铲的铲，大伙扫雪的热情被掀了起来，不一会的功夫，三个院子的厚厚

积雪就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了。

吃早饭时，饭堂里只剩下马晓粤和石闵华。

“班长，你以后不要当着众人帮我护我，让大家开我们俩玩笑，把你也跟着被捉弄。”

虽然他们已确定了情侣关系，但马晓粤还是不习惯这样，她关心地望着石闵华，说：

“你刚才那么卖力地拉车，累不累？”

“不算很累。”石闵华笑笑，“在大伙面前表现我们俩的合作，我很高兴，也很快乐。”他咬了一口馒头，又接着说，“王局长这个人，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很严肃的人，没想到却这么幽默风趣，特别是他很能调动大家的热情和积极性，我越来越觉得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领导和长辈。”

“是呀，我也有同感，他是一位很好的领导。”马晓粤点点头，又说，“班长，听说局里又接到重要通信的任务了，这是真的吗？”

“是呀，王局长已通知我，上午跟他一起到机务站开会，研究设备检修的计划。”

马晓粤一听，不由得轻轻叹息起来：

“唉，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才能有到机房工作，执行重要通信的任务。”

“你真的很想参加吗？那你可以和王局长直接谈谈你的想法，等有机会时，他就会想到你。”

石闵华给她出主意，他知道马晓粤一直就希望能从事她所学的专业，她虽然嘴里没有多说，但他发现她常常望着机务站的大门发愣。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刚来时间不长，这样挑挑拣拣工作，会造成不好的影响的。”马晓粤无奈地摇摇头。

“如果你不好去和局长说，那我帮你说好啦。”石闵华体贴地说。

“不行！你千万别去说！我不需要你为我去做这样的事。”马晓粤一听就急了，“班长，你可千万不要和局长说呵，你要答应我！”

石闵华知道，马晓粤是认真的，她善良本份，水晶石一样透亮，一心渴求真实和美好的东西，只要她认为是不好的，她都不会去做的，望着她那副认真的样子，不由得笑了起来，说：

“好，好，好，你放心，没有你的允许，我哪敢去说。晓粤，你考虑过没有，难道就这样当个话务员就算了吗？真的没有别的想法？”

“有是有呀，不过，我已不再那么刻意去追求了，我觉得来到电信局，每一个工种都和全程全网有关联，只要你肯学习动脑子，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有很多我们要学习的东西，都能让你学无止境。这段时间里，我已能熟练地接好电话，同时，也从这里开始，学习和了解到很多电信运行和传输方面的实践知识，这都是我过去在大学里所没有学过的东西，我觉得这些日子里，我过得很充实。”

马晓粤说完对着他甜甜笑了起来。

石闵华望着她那张日渐成熟的可爱笑脸，心窝里迅速被喜悦填满，深情的双眸望进她的眼底，在他的心目中，她是美丽的女神，在她身上有着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一种无可取代的美，对他而言，她永远是最珍贵、最美丽的，他忍不住伸手理了理她耳边的发丝，贴着她的耳朵，低声说：

“晓粤，你自己有多美，你知道吗？”

马晓粤听着石闵华莫名其妙的话语，心想，这班长又想占人家的便宜了！她瞅着他，又好气，又好笑，但是，在好气与好笑的感觉外，还有种暖洋洋的感觉，她故意扳着脸，轻轻地槌了一下他的胸膛：

“班长，你应该到寺院好好修心养性！”

“好呀，我们一起去峨眉山或是五台山，怎么样？”石闵华说着一边往外走，一边放

纵大笑。

## 十二

在机务站的会议室里，正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

“……同志们，我国即将又有一颗人造卫星要升空了，我们这里的设备有不少电路是直接通往西部发射中心的，确保发射期间通信畅通，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光荣的政治任务，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你们必须要按照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的标准要求，检修好所有的机器设备，千方百计采取有力措施，让所有参战的设备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下运行！决不允许有丝毫的疏忽……”

王局长昂扬激越地作着动员，他激动的情绪也深深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着说着，把目光停在站长赵春林的脸上：

“老赵，你是这里一站之长，任务完成得怎样关键就看你的能耐了，具体的检修计划你是怎么安排考虑的呢？你先说一说吧。”

赵春林是早期邮校的毕业生，机务站里载波电力十几号人，除了三个机务员是近两年分配来的邮校学生外，其余的不是部队转业军人就是高中毕业生，只接受过短期速成的专业培训，一般都只能应付正常情况下的值班，而赵春林不同，中专毕业，搞载波机维护工作已十多年了，可以说，经验丰富，文武双全，是机务站里挑大梁的人，在技术问题上，他说二，局里也就没人敢说一的了，他一直都是以技术权威自居的，就是堂堂的王局长对他也是刮目相看，现在，重要通信任务来了，又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他听到王局长点了他的名字，赶紧放下翘着的二郎腿，熄灭了手中的香烟，坐直了身子，说：

“我们站执行重要通信任务已不是头一回了，为了保证这次重要通信任务的顺利完成，我考虑了一下，准备对机房所有的机器设备逐一进行细致的检修调测。因为平时机器设备上都开着电路，不能随意在上面搞工作，都要等零点以后电路闲下来才能停机检修，时间有限，所以准备以后每个夜班都增加一个人值班，以加强检修力量。”

“可是，我们本来人手就很紧，班都排得满满的，夜班要增加的人哪儿来呢？”有人问。

“我考虑过了，这两个月全站人员的公休假都停止，另外，下夜班的人加上一个中班，这样，班就能倒开。王局长，你看，这样可以吗？”

赵春林胸有成足地望着王局长，眉宇之间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这样长时间加班加点，大家能吃得消吗？”王局长问。

“这有什么不行的？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就是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保证重要通信任务的完成，人人都要出大力，流大汗，就要作出必要的牺牲。”赵春林高亢激昂地说。

王局长听赵春林这一说，沉默了一阵，抬头问大伙：

“大家想想看，对老赵的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没有？”

王局长这一问，个个像哑巴似地不说话了。

“我有个想法请赵站长考虑。”

一个清亮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寂静，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石闵华身上，只见他微笑着向大家点了点头，又接着说：

“机房里去年更新了设备，换下来的机器现正闲置着，我想是不是先对它进行检修调测，把它重新开起来，作为备用机，然后，再把运转着的机器逐一替换下来，这样，白天也可以对其它机器进行检修，既不影响正常的通信，又比在夜间短暂的停机时间里既要检

修又要调测更有保证。”

石闵华说完，大家纷纷讨论起来，都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

赵春林没有想到刚来的石闵华非但没有支持他，还提出这样一个建议，把他的意见搁一边，叫他好没面子，他顿时气得面如土色，五官都挪了位。心想：

“这小子是想出风头！我决不让他有表现的机会！”

他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很不以为然地说：

“小石提的这个意见我不是没有考虑过，我也曾经对这部机器进行过检测，但杂音很大，超出规定值，放大器输出电平也达不到要求，根本就不能拿来作备用机使用。”

赵春林自持经验丰富，他那自居权威老大的傲岸神气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

“我觉得这机器原先是一直投入运行的，才刚刚被替换下来，应该说大的问题是不会有，可能是个别元件或是电子管失效所致，我想如果能彻底对它进行检查调整，应该是能够使用的。”石闵华很有把握地说。

“这需要时间和懂这方面技术的人去弄才行，现在，离执行重要通信任务时间已很紧，我们机务站也找不出能胜任的人，既然你说得那么容易，我看，就让你来搞好啦，我是没有办法啦。”

石闵华一听，觉得味道不对，但为了工作，他忍了下去，笑笑谦虚地说：

“赵站长，您别开我的玩笑了，谁都知道您是个老同志，技术精，经验丰富，干这个活，非您莫属。”

“你这话可不能这样说，老经验有什么用，现在是要讲科学的，你是大学出来的技术员，学的就是这个专业，依我看你也就不要推了，还是你来挂帅，这让我们也好好跟你学本领。”赵春林不怀好意地说。

在他看来，石闵华刚来，没有经验，谅他也不敢轻易去接这个工作，这可以给他个下马威，杀杀他的锐气；倘若他不知天高地厚的接了，那是必败无疑的，正如赵春林他自己所说的，他也确实曾经看过这部机器，既然他都修不好，石闵华也不可能修好。

他得意地又重新翘起了二郎腿，用脚敲着桌子腿，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幸灾乐祸地看着石闵华，他要看看这小子怎么收场！

赵春林这种挟枪带棒的讽刺，掀起了石闵华胸中熊熊的反抗怒火，但石闵华有一个特点，任何时候他都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是对朋友还是不怀善意的人，总能保持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他已经看惯了赵春林的不可一世，他不想在这里和他争高低，只是希望能共同完成好这次重要通信任务，他很平静地笑笑说：

“既然赵站长这么看重我，我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创造奇迹，把这机器修好，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地把参加重要通信任务的机器调下来，有充分的时间，好好彻底地检修调测，确保重要通信任务的圆满完成。”他恳切地望着王局长说，“请王局长考虑，把我调到机房来参加这项工作。”

王局长一直听着他和赵春林的对话，显然，他是趋向石闵华的想法的，但一直没有吭声，他在考虑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该由谁去做更合适，令他心中沉吟不决。

“小石，老赵说备用机修不起来，你能有把握把它修好吗？”王局长的目光盯着石闵华。

“我没有亲自动手打开机器看过，不敢百分百的保证能修好，我只是认为修好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反正机器正闲着没用，试着检修一下也无妨。”石闵华说。

“可是，目前市话和农话都有几趟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你怎么能撇下那里的工作到这里来呢？”王局长说着转过头望着其他机务员问，“能不能找个其他合适的人来搞这项工作……或是你们当中谁自告奋勇毛遂自荐？”

大家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是一阵沉默。

突然，王局长眉头一皱，脑子里闪过一个人的影子。

“有了！”他立刻喊了起来，“话房庄敏生小孩产假已结束，现在已上班了，我想把马晓粤调来机务站，让马晓粤来负责调测检修设备，怎么样？”

“她是个大学生，听说她的技术也不差，前一阵子配合农话搞检修就很出色，可以让她来试试。”一个年龄较大的机务员点头赞同。

赵春林一听，心里虽然也排斥她，但又想想马晓粤这么个刚出校门的女学生，有什么能耐，她虽然是大学毕业，接电话还可以，检修机器就不那么容易啦！他压根就不曾把她放在眼里。

说真的，自从她和石闵华来局以后，就开始逐渐把他的风头慢慢盖住了，成了大家瞩目的亮点，让他很不自在，这回他要看看这两个大学生的好戏，他要让他们在这里好好摔一跤！

赵春林接过王局长的问话，痛快地答道：

“好呀，让马晓粤来搞，我没有意见，不过，检修工作不能拖太长时间，要在一周内就把备用机搞好，否则，只好照我原来的计划去做了。”

王局长转过头问石闵华。

“小石，你的意见呢？”

石闵华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好。

说真的，马晓粤早就盼着来机务站工作，他是清楚的，这是个很好的机会。从他内心来说，无论从公或私的角度看，马晓粤应该是最合适的人选，要不是赵春林从中作梗，他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担子很重，压力很大，赵春林那么痛快就接受了她，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单纯的马晓粤怎能对付得了傲慢的赵春林？他内心顿时辗转缠绵，踌躇难决，只好吞吞吐吐地说：

“马晓粤来搞这个工作，当然可以……不过，如果是我来搞可能会更合适些……”

王局长奇怪地望着犹豫不决的石闵华，这小伙子今天怎么啦？没有了往日的精明和干脆，就打断了他的话，说：

“依我看，就让马晓粤到这儿来吧，你别低估她，这姑娘肯学习肯钻研，聪明能干着哩！小石，你是局里的技术负责人，虽然你现在还有其它工作拖住不能完全抽身出来，但重要通信是头等大事，必须要拿出一定的精力关注这里的情况，你和老赵一起共同组织好这次检修任务的实施。怎么样？还有什么意见吗？”

“既然这样，我也没什么别的意见了。”石闵华望着王局长点了点头。

会议结束后，赵春林在机房走廊里追上了石闵华，他脸上露着怪怪的微笑，边拍着石闵华的肩膀边说：

“小石，你真行！佩服！佩服！别忘了，我们可是等着你们的备用机啊！哈哈！”

说完，像卷过的一阵风，留下一串阴森森的怪笑声走了，石闵华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双眉紧皱。

一下午的电话接续，把话务员们忙得口干舌燥，喉咙燥得就像能喷出火来，虽然外面寒冷，但他们一个个额头上都渗出汗珠，直到快下班了，电话才减了下来，这时，巧珍进来接班了。

“晓粤姐，你要调到机务站了！”

巧珍来到马晓粤身边，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

“你又胡说了。”马晓粤很不在意地笑笑说。

“我没胡说，是在来上班路过大门口时听机务站的人告诉我的。”巧珍很肯定地直点头。马晓粤脑子一转，这可能吗？怎么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倘若是真的，班长早就会来

告诉她了，嘿，一定又是以讹传讹！

她用手指点着巧珍的额头，吓唬她说：

“你呀，别人说什么你也跟着传什么，这事根本就不可能，你也别再说了，不然，传到有的人的耳朵里，说不定会给我戴上不安心在话房工作的帽子呢！”

“晓粤，这是真的！”说话的是班长韩秀英，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的，“刚刚王局长跟我谈了，局里决定把你调到机务站，王局长还叫我通知你，明天你要参加局里重要通信工作的联席会议。”

马晓粤一听，果然是真的！她乐得差点没跳了起来，嘴唇边涌出了常有的灿烂笑容。

“我没乱说吧？”巧珍松了口气，“晓粤姐，以后，你不用在话房里这么辛苦了，可以在明亮干净的机房里上班，干的是技术活，又清闲又舒适又神气！唉，什么时候也轮到我到那里上上班，去过过瘾呢？”

“看你说的，好像机房里的人是光享受不干活似的，他们做的都是动脑筋的技术活，你干得了吗？”刘莹瞪了她一眼。

“晓粤，你在这里当话务员，给我们大家帮了不少忙，还让我们都学了不少东西，不管是份内份外的事情，你都做得那么好，说真的，要不是王局长下命令，我是不会轻易放你走的。”韩秀英说着，变得伤感起来，“你到机务站上班，别忘了抽空到话房来，我还有很多东西等着要向你请教帮忙呢！”

马晓粤望着韩秀英，想起她们共同相处的日子，对自己的帮助和照顾，心里就像沸水般剧烈地翻滚着，升起一股依依不舍的柔情。

“秀英姐，您过奖了，我没有您说的那么好，其实，应该是我谢你们才对，我到局里来人生地不熟的，虽说念了个大学，可动手能力却很差，你们都包容我，手把手地教我，这里是我踏入电信起步的地方，不论到哪个班组，这里永远是我的娘家，你们都是我的好师傅好姐妹，我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们都在一个局里工作，机务站就在话房对面，有事随时可以找我。你们想想，娘家人召唤，我哪有不理睬的道理？”

马晓粤这一说，大家顿时开心起来了，韩秀英笑着擦去眼角的泪花，上前拉住她的手，说道：

“晓粤，你真是个好人的，哪个班组有你这样的人，是个福气，更是当班组长的福气！”

隆冬的夜，黑得早，黑得快，刚吃过晚饭，黑沉沉的夜幕就遮天盖地地落了下来，天寒地冻，人们统统都躲在屋子里，院子里出奇的静谧。

刘莹这会正在男朋友杨天喜的宿舍里谈天说地，石闵华到下面检查工作还没有回来，马晓粤像往常一样，在灯下看书写日记，屋子里很静，只有炉子上铁壶里开了的水冒着白色的蒸气，发出寂寞的喧哗声。

马晓粤自从得知要调机务站工作后，一直激动的心情如滚滚春潮，快乐和紧张交织在一起，内心有按耐不住的兴奋，她望着手中的钢笔，想起了班长，她好想向他倾诉，让他分享这快乐，想到他说不定已回来，就连棉大衣也没顾上披，直接往他的宿舍跑去。

来到石闵华的宿舍前，只见窗户里面依然黑黑的，她又失望又无奈地一声叹息，缓慢地折了回来，不知不觉走到了机务站的门口，她停住了脚，想进去借些有关的书籍或资料什么的看看，她已迫不及待地想尽快了解机房里面的设备情况，她知道今晚正好是陈刚值班，他们俩已很熟悉，又是好朋友，就走过去，推开虚掩着的门。

这时，一阵说话的声音钻进了她的耳膜里，使她停步不前。

“……石闵华分配来不久，就当上了局里的业务技术负责人，这次的重要通信任务，又让他和你一道负责，看来，王局长很器重他，他真是不简单啊！”这是陈刚的声音。

“我早就想到的，”这是赵站长嘶哑的声音，“他这小子一来，我就觉得他野心勃勃，

无论对上或都对下都很会卖乖，谁都说他精明强干，我就看不惯……”

“可他的确是很聪明，不但业务技术好，而且组织能力也很强，他参加了一段时间的线路工程，在机线班里就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大伙都很佩服他拥护他！”

“这就说明他的手腕很厉害，白天会上他提出来要修复备用机的事，你没看出他的企图来吗？”

“什么企图？我觉得他的意见很好呀，应该算得上是个合理化建议，搞出来对工作对我们大家都有利，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呀！”

“你看你看，像你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只看表面，最容易上当了，你没看出来吗？他是通过搞备用机，目的是把他的女朋友马晓粤塞进机务站来，他在会上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这不，马晓粤调机务站来了，他的目的达到了！”

“可是，修复备用机的事，王局长他也同意的呀！”

“那是王局长被他蒙骗了……”

天啊！原来她是班长使了心计把她调机务站的，班长，你都做了些什么呀，我根本不需要你为我这样做！

马晓粤顿时惊呆了，只感到一股冷气从脚心直往头顶上冲，眼睛冒着金花，仿佛天地都变了样，两行伤心的泪水涌出了眼眶，下面的话再也听不下去了，她双手掩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跌跌撞撞哭着跑回了宿舍。

她刚推开门，立刻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拥进了温暖宽阔熟悉的怀抱里。

“晓粤，你到哪里去了？这么大冷的天，怎么也不老实呆在宿舍里，连大衣也没穿，是不是去找我去了……啊，晓粤，你知道吗？你马上就要到机务站上班了，你的愿望达到了，我祝贺你……”

石闵华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说着，用双手捧住她冰冷的面颊，正要低头吻下去，突然，被马晓粤用力推开，他发现了她的脸白得像纸，眼中冒着火，他从来未见过她这样满面悲愤和满身怒气，顿时惊讶得像挨了一下闷棍，紧张地扶着她的肩膀问：

“晓粤，你怎么啦？谁欺负你了吗？”

“把机务站的备用机开起来是你提出的建议吗？”马晓粤冷冷地盯着他问。

“是呀，没错，是我提出来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问你，你有什么目的企图？”

“目的企图？”石闵华不解地皱起眉头。

马晓粤看他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认为他是故意回避实质性的东西而装出来的，不由得气上心头。

“别装蒜了，你这是为了让我到机务站工作而提出这意见来的，是吗？”

“晓粤，你在外面听到什么议论啦？怎么问我这个问题？你不是早就希望到那里去的吗？我也很想帮助你，既然，现在机会来了，那里的工作确实需要你，这有什么不妥的呢？”

从他的话里，马晓粤感觉到正像赵站长所说的那样，是石闵华通过检修备用机这种手段把她调进机房的，就如同挨了狠狠一棍，她知道石闵华会为了她，让她快乐，总是会竭尽全力的，正所谓爱你的人伤你最深，在这一刹那，自卑、羞愧、痛苦一起涌上心头，她睁大眼睛看着他，泪珠沿着面颊滚了下来。

“班长，我不需要你这样帮助我……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不要到机务站去工作，以后，你不要再管我！”

“你这是什么话？你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这机会对你来说很重要，别孩子气了！”

“反正我已想好了，我不要到那儿去，你不用再劝我。”

马晓粤的声音凉得像铁，像块又硬又冷的铁！

“晓粤，你到底怎么啦？”石闵华感到很纳闷，也很无奈，但他依然耐心地想知道她

为什么会这样。

“这事你自己最清楚！”

“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不过，你先好好听我说……”

“我不听！我不听！”马晓粤推开了他，双手捂住耳朵叫嚷起来。

石闵华静静地望着她，望着她的冷淡，望着她的蛮不讲理，望着她生气的脸，没有想到调动这件事会令她发那么大的火，一阵莫名其妙的情绪把他紧紧缠住，他的心在隐隐作痛。

“晓粤，你……”

“班长，我累了，要休息了，你回去吧！”马晓粤说着，看也不看石闵华一眼，就自个走到床前，躺了下去，拉过被子蒙住了头。

她今天怎么这样不可理喻！

石闵华真想把她拉起来问个明白，但他知道她的脾气，看她正气在头上，只好算了，无奈地吁了口气，慢慢地走到床前，把她露在被子外面的鞋子脱了，又帮她把被子拉好，然后，才走出去，轻轻地拉上了门。

马晓粤被那关门声震动了一下，把头从被窝里露了出来，看着那扇关着的门，越想越多，越想越难过，越想越自卑，她躺在床上，用双手抱住头，将自己埋在厚厚的棉被中，泪水像溃了堤的河堤，一发不可收拾。

在小会议室里，王局长正在主持执行重要通信任务的协调会议，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来了，马晓粤破例也被叫来参加。

会议上讨论了执行重要通信任务的方案，明确了各部门的分工和职责，散会后，大家陆续步出会议室。

这时，马晓粤走到王局长身边，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说：

“王局长，我不能到机务站工作……”

她的话一出口，还没走出会议室的人都瞪大眼睛，向她投过来吃惊的目光，石闵华木雕泥塑似的呆住了，赵春林偷偷露着得意的微笑。

“为什么？”正在收拾桌上文件的王局长停了下来，抬起头，百思不解地问。

“我……我能力有限，我怕我会辜负您的期望……您安排其他人去搞备用机吧，我还是留在话房好了。”

“马晓粤，你不用怕，机务站还有这么多人，又都很有经验，只要你像前一阵子整治支局那样用心，充分发挥你的专长，全心全意依靠群众，我相信你能做好的！”他说着，指了指她身后的人，“赵站长的业务很好，我已交待过他，要好好支持你、帮助你的，你可以边干边学嘛！”

“不必了，王局长，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还是不能去……”

王局长望着一脸固执的马晓粤，才感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但他一时也摸不透里面的缘由，就着急地问：

“那是为什么？你总得给我说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呀！”

马晓粤看了一眼从身边走过的赵春林，倒吸了一口气，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局长原以为马晓粤是个百依百顺的乖女孩，没想到她会这样固执，不由得气得双手叉腰，一脸严肃地吼了起来：

“马晓粤，没想到你会是这种态度，太让我失望了！我告诉你，调你到机务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经过班子研究的，不是你说不去就不去的，尤其是重要通信任务马上就要来了，你却在这时候打退堂鼓，这算是什么态度？如果你不想在电信局干，你就递出辞呈！如果不是，你明天就到机务站上班！”王局长注视着她，又看了一下手表，“我现在还得赶

到县上去开会，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想不通再来找我。”

王局长说完，拿起文件，就匆匆忙忙走了。

马晓粤挨了局长一顿训斥，难受得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姑娘，双手掩面，嚶嚶地啜泣起来。

石闵华慢慢走向马晓粤，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看了好一会，然后，斩钉截铁地对她说：

“走，跟我来！”

说着，不容马晓粤回话，就拉着她的手走出了会议室。

他们来到城东的山脚下，顺着一道缓坡慢慢向山上走，在稍微陡峭的地方，石闵华都会回过头，伸手拉马晓粤一把，一路上，他们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到了山顶，两个人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县城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览无余。

这天虽然不是赶集的日子，但因为是农闲时节，到城里逛逛或推车卖点干货的人还不少，十字型的街道上依然是熙熙攘攘、人头涌涌，像忙碌的蚁群。

山上，却是世外桃源，偌大的山头就只有他们俩人，周围一片宁静。

“晓粤，”石闵华首先打破沉默，“告诉我，你到底听到什么流言，或是我做错了什么，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他的脸上蒙着愁云，迷惘失神的双眼显出内心的沉郁，他一直以为马晓粤调机务站，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的，没想到她却居然一反常态，还当着其他人的面对王局长说出拒绝到机务站的话，他觉得很生气，也很失望。

“班长，”马晓粤望着神情落寞的他，心里也不好受，觉得很内疚，好想哭，“对不起，我本来不想惹你生气的，但当我听到是你通过修复备用机作为借口，把调我到机务站，就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很没有面子，很自卑，就不想去了……”

“你这是听谁说的？”石闵华偏过头问。

“是……是赵站长……”她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是他跟你说的？”石闵华一听，立刻警觉起来。

善良的马晓粤不想再让班长陷入一团迷雾里，为她着急，为她难过，于是，就情不自禁的把昨晚在机务站听到的，一五一十竹筒倒豆似地说了出来。

其实，石闵华早上吃早餐时，杨天喜就已悄悄告诉他，局里一夜之间传开的关于马晓粤调机务站的闲话，当时，他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原来，它的源头是出自于赵春林！

石闵华气得整个脸孔都涨红了，嘴唇突突地发颤。

“我猜想就是他倒的鬼！这完全是他凭空想象捏造出来的，我早就发觉他对我什么都看不顺眼，总是耿耿于怀，跟我过不去，没想到还会在这个事情上也要大作文章！”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马晓粤惴惴不安地望着他。

“他不服气我当上局里业务技术负责人，更怕我超过他！”石闵华忿忿不平地说。

“他是老同志，心胸怎么会这样狭窄呢？”马晓粤又着急又关切地看着他那英俊的脸孔红一阵，白一阵，不由得心一紧，“那你打算怎么办？”

石闵华闭上眼睛，深深吸气，挺直了脊背，显然，他是在努力压制自己，然后，用平稳的声音说：

“我不想现在花心思和他斗，我刚来，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千头万绪，精力应该用在学习和工作上，而不是用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

马晓粤听着他这一番理智的话，心中掠过一阵激荡，但心里的担忧又浮了上来：

“班长，如果我们修不好备用机，那怎么办？不就让他又可以大做文章了吗？”

“没关系，我心里有数的，我们也不是那么草包。”他搂着她的肩膀，安慰她，“之前，

我已经到机务站和机务员们了解过的，大概看过这部机器的一些原始数据，又和周彬爱武他们联系过，他们那儿也有这种设备，早就把它作为备用机开起来了，如果没什么其他别的意外，我们这儿的备用机是能够搞好的。”

马晓粤知道周彬和爱武一到电信局报到，就很幸运地分配到机务站当机务员了，而他们两地的机务站都开有属同一方向路由的增音设备，虽然两站相隔很远，但平时也会通过电话偷着和他们聊聊天，交流情况。没想到，聪明的班长早就着手作了调查，摸清了情况，才提出这个建议来的，她看着深情的班长，心里好感动，不由得泪眼盈眶，懊恼地说：

“班长，昨天晚上……我要脾气，真是很对不起，其实，我不愿意到那儿，主要也是为了你……我不愿意因为我而拖累你……”

“你怕拖累我什么？”石闵华回过头来奇怪地看着她。

“我知道班长你不是个公私不分的人，”马晓粤的声音带着哽咽，“可是，赵站长却说你是出于个人目的企图提出这个方案的，不管怎么样，我想，如果我真的到机务站去，就正被他逮住了，他就更可以到处散播你的坏话，你当上局里的技术负责人时间不长，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你开展工作会很不利……”

石闵华听着听着，震动地凝视着马晓粤，他的面容激动，眼光深切，他没有想到她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一向让他牵肠挂肚的马晓粤竟反过来要保护他，他心中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他很仔细很深沉地望着她，仿佛想把她每一个细胞都要看清楚似的，然后，心疼地把马晓粤拥入怀中，喃喃着说：

“你真是个大傻瓜！你以为你这样做赵春林他们就会改变看法了吗？就会停止散播流言了吗？人是很复杂的，晓粤，你真是太单纯了！”

“班长，真的很对不起……”马晓粤在他温暖的怀抱里，索性哭了起来，“我这样凶地对你发火，你……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喜欢我吗？”

“晓粤，你这还用问吗？”

石闵华轻闭上眼，心里一遍又一边地呼唤：

“晓粤呀晓粤，我怎么会不喜欢你，你是我惜之又惜的人，我哪能会不喜欢你！”

他紧紧地拥着她，那么热烈，那么有力，那么深情。

第二天，马晓粤按时到机房上班了。

她在石闵华的开导下，心情愉快地早早就来到这里，大衣一脱，卷起袖子，就和当班的机务员们一起搞卫生，捅炉子，提开水。

小伙子陈刚本来就是她的好朋友，马晓粤的到来，让他感到格外的高兴，他乐呵呵地从库房里搬来一张有两个抽屉的桌子给她专用，还主动帮她到总务那里领取崭新的机务员工作服，这让马晓粤又高兴又感动，开心地收拾整理起自己的东西来。

“噙、噙、噙……”

墙上的挂钟时针刚指向八点，钟锤正在敲响，赵春林披着一件棉大衣，踱着四方步，来到了机房。

“赵站长，早晨好！”马晓粤立刻笑容满面向前和他打招呼，“我向您报到来了，请您给我安排工作。”

“啊，你到底还是来了，”赵春林带点怪声怪气地说，“我还以为你真的不会来呢！现在你可是想通啦？”

马晓粤的脸立刻飞起一道红云，不好意思地低垂着眼光，“对不起，我是担心怕搞不好，耽误了大事……”

“现在就有信心了吗？”

“对！”马晓粤微笑着点点头，“有赵站长您的帮助指导，有同事们的帮助，我想一定

能做好的。”

“我真有那么大的能耐吗？”赵春林又问。

“当然有啦！您是机务站的老师傅，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就是眯着眼睛也能说出一箩筐一筐来，局里谁不说您是机务站的顶梁柱，有您撑着，我还能怕什么？我要好好拜您为师，赵站长，您就收下我这个徒弟吧！”

马晓粤兴奋地说着，两只眼睛像两股泉水，清澈见底，赵春林接触到她那纯洁无暇的目光时，不由得微微一震，只觉得她身上那种真诚执着让人无法抗拒，他的口气稍微平和了些，说：

“你别把我拍得那么高，你刚来这里，我看你最好先看看资料，熟悉一下设备情况，那部备用机的资料就在那个柜子里。”

“赵站长，请您告诉我检修备用机该从哪里入手？我该怎么处理才合适？”

“这个嘛，说起来就复杂啦，一下子也说不清……我马上还要到油机房……我看，你先学着摸一摸，我再告诉你吧！”赵春林吞吞吐吐地说着，转身就往门外走了。

马晓粤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她知道赵春林是有意躲避她，不会告诉她实质性的东西的，昨天，石闵华就已提醒过他她，给她敲过警钟，她也早已有了思想准备，但她还是没有想到无论她怎样有诚意，他却是这样的态度，她的心情像是被吹落的树叶，感到很失望，也很无奈。

人，受到挑战的时候，尤其是背水一战的时候，往往会比正常的情况下会更加清醒，更加坚强。

马晓粤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奋起努力，拿下这个任务，她知道成功永远是属于有实力的人的。

她虽然到电信局时间不长，又是在话房里当话务员，但是她和这里的机务员们都很熟悉，因为这里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又是在同一个团支部里，经常在一起打球、过组织生活、参加局里的活动，自然就很熟悉并打得火热。

说实在的，在大西北经济不发达的贫困县电信局里，机务站里的小伙子姑娘们在舒适的机房里，干的是技术活，工资待遇又比一般的工种高，是其他同龄人羡慕不已的，这使他们多多少少像他们的站长那样，容易产生优越感，轻易都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可对马晓粤那就另当别论了，马晓粤不但人长得靓丽可爱，谦虚随和，而且是从南方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她的出现，无疑象是刮进了一股外来的清风，机务站的年轻人更是愿意和她在一起，谈天说地，打听外面世界的新鲜事。

而马晓粤对担负着长途通信职能的机务站，就一直情有独钟，她又是个勤奋好学的姑娘，她的宿舍和机务站就隔着个篮球场，石闵华不在局里时，她下了班，无所事事，除了看书，就是趁着凶巴巴的赵站长下班不在局里，就跑到机务站里，和机务员们聊天，看他们工作，遇上机器月测或季检什么的，她就一直呆到深夜，帮着做完测试才走，在大学她学的是长途通信，又在机房里实习过，对这方面的技术并不陌生，在查找和排除障碍时，她还和他们一起分析，有时她还比他们更胜一筹。

以后，她因为配合杨天喜他们整治县局到支局的线路，工作上需要和机务站联系和沟通，或借用这里的仪表，光明正大地进出机房的机会就更多了，这样一来，她对机房的布线连接和设备的通达情况，都几乎了如指掌，这些是赵春林所不知道的，也是他意想不到的。

现在，她正式调来机务站，这里的工作对她来说并不完全很陌生，她在陈刚和其他机务员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出一大堆机房里有关的资料，她要从这些资料中，开始仔细的深入的好好作番了解。

一整天，马晓粤几乎忘了自己是怎么回事，只觉得一头栽进个巨大的资料库里，埋头

阅读长篇累赘枯燥无味的说明书，翻看一叠叠的网络图、电路图、方框图，把她搅得头昏脑胀，昏天黑地，连陈刚什么时候交班出去，又什么时候到饭堂帮她打了午饭回来，放在桌子的右上角，她根本不知道，直到她觉得有人拍她的肩膀，她才从那些捉迷藏似的这图那图中抬起头来。

来人是石闵华，他不由分说，就把她拖了起来：

“晓粤，你该放松一下啦！”他看见桌上饭盒里只咬了几口的馒头和原封不动的炒菜就叫了起来，“怎么？午饭你没有好好吃完？”

“班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惊喜地抬头看着他，记起他是到下面一个支局去的，“你来得正好，有好些地方我还看不懂呢，你来给我说说。”她翻开了一本资料，指着上面的电路图说，“你看这里……”

还没等她说完，石闵华看也不看就把资料合上，说：

“现在是下班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听，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我走，吃饭去，晚上，我约了刘莹和天喜他们一起看电影呢！”

“班长，你好霸道呀！”马晓粤嘟着嘴，瞪了他一眼，然后，忍不住又开心地笑起来，“不过，我已好久没看过电影了，我也正想去看一场呢！好吧，我就听你的！”

马晓粤跟着石闵华走出机房，她抬起头一看，已是夜幕徐徐展开的时光，周围的房子树木开始凝聚在一片灰灰的雾气中，饭堂早已关了门，她大吃一惊，问：

“怎么办？我们到哪儿吃晚饭呢？”

“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吃兰州拉面，很正宗，又香又辣，味道很好的。”

在面馆里，他们俩津津有味地吃着热气腾腾的牛肉面。

“班长，我觉得今天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没想到一转眼，我埋在资料堆里八、九个小时了！”

“你呀，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总不能一口吃一个大象呀！”

“如果不听你的呢？”马晓粤调皮地歪着头问。

“那大象就会来吃掉你！”

石闵华说着揪了一下她的耳朵，两人对望着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班长，我明天打算先把备用机好好清洁一遍，再逐个机盘进行测试检查，你说行吗？”

“好呀，明天我没什么其他的事，可以到机房和你一起搞。”

“那太好了，有保镖在身边保驾，我就更有信心了，谢谢你！”

“怎么谢我？”

“奖励你一块香喷喷的牛肉！”

马晓粤大声笑着用筷子夹了一块牛肉放在石闵华的碗里。

“你好调皮啊！”石闵华看见周围的人在看着他们，赶快压低声说，“你别高兴太早，困难会很多的，有你哭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毕竟来这里的时间很短，没有什么经验，你要记住，要好好发动大家一起干，才会成功的。”

“是呀，你说得很对，我也这么想的，包括赵站长我也不想放过。”

“看来，你还不算笨，值得嘉奖，我也奖励你一块牛肉！”

他们俩人吃得很开心，边吃边逗着，好几次马晓粤笑得差点没把嘴里的面条喷了出来。

马晓粤和石闵华要检修备用机的事，赵春林毫不放在眼里，大清早就推说油机有问题需要他要去处理，就再也没有露面，他其实是想等着看石闵华他们的好戏，可这事在机务员中却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呼应。

平时，设备在运作时，是绝对不能动的，虽然每月都有定期的检测和调试，但往往时间很短，而且都在夜里零点以后，加上技术水平有限，他们也不敢私自多去舞弄，怕节外

生枝，自找麻烦，只要没有特别的大问题，就阿弥陀佛，一般都凑合过去就算了事。

现在，趁着重要通信设备大检修这个机会，可以像解剖麻雀那样，进行详细的检查测试，好好认识设备的各个机盘元件，趁机学点东西，这对机务站的年轻人来说，不能不是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特别是和马晓粤和石闵华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在一起，总比呆在既严肃又傲气十足的赵站长身边来得轻松愉快得多。

陈刚本来是下夜班的，但交接班后又留了下来参加，其他几个机务员虽然不是当班，也主动陆续跑回来加入，六七个年轻人围着要检修的载波机，兴致勃勃地在一起研究起检修的方案来。

这台设备由于停用很长一段时间，机盘里落满了灰尘，在石闵华的一声号令下，大家首先是给它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年青人七手八脚把梯子、吸尘器、毛巾水桶和各种工具、一下子全搬了出来，他们很迅速地把所有的外壳打开，逐个机盘进行了彻彻底底的清洁洗脸。

到底是人多力量大，不一会，设备就立刻变了个模样，干干净净的了，他们很快接通了电源，通上了电，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没有发现异常，就输入了信号，开始了测试工作。

大家围在仪表车前操作的马晓粤周围，紧张地盯着仪表上的数据，像医生会诊一样，一起分析判断各机盘的运作情况。

马晓粤和石闵华虽然是第一次独立主持这项工作，但进行得还算顺利，这还要归功于身旁的这帮年轻的机务员们，因为他们毕竟有实践经验，随时随地就可以找出需要测量的部件或者资料，告诉他们以往机器运作时的特点和问题，给他们俩提供了难得的分析情况的依据。

石闵华看着电路图，不断地报出要测量的位置，陈刚和另外的一个机务员就立刻把接线连接到那里，他们根据测出的电平或电压电流值，及时判断机盘的不合格部位，把失效的元件更换了下来，

就这样，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一整天，到黄昏时，终于把所有机盘测量了一遍，这时，年轻人一个个已累得东歪西倒的，陈刚干脆靠着墙柱子就地呼呼睡着了。

只有马晓粤瞪着明澈的大眼睛，依然精神奕奕地和石闵华核对着图纸上的各点数据，继续进行全机性能的总测试。

她望着仪表上的读数，情不自禁地兴奋地叫了起来：

“太好了，两个方向的无电源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尤其是滤波器、均衡器这些部件工作都很正常，杂音也改善了很多，均达到标准值，就是放大部分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就集中攻克这个盘！”

她这一喊叫，成功在望的喜悦给累得瘫在地上的年轻人像注入了催醒剂似的，一个个从地上弹了起来，大家的热情又被重新点燃了起来。

“好呀，那我们说干就干，马上就向放大盘进军！”陈刚揉着蓬松红肿的熊猫眼，迫不及待地对石闵华说。

“是呀，我们一鼓作气，把它搞好搞完算了！”有人附和着。

石闵华看着一张张疲劳不堪的面孔，笑了笑，摇了摇头：

“大家干了一整天了，也该休息歇口气，冷静一下头脑，等吃过晚饭，我们再来会战，你们说，这样好不好？”

“石闵华说得对，就这么办吧！”陈刚一听，正好可以阖阖眼，也赞同地一个劲地点头，“我也快撑不住了，睡一觉再说，晓粤，麻烦你帮我打饭，放在桌子上就行，不用叫醒我，等我睡一觉再吃，不过开工时，别忘了喊醒我！”

他说完，就到机房旁边休息室的长椅子躺了下去，还没等其他人离开，他就已鼾声大

作，从休息室传到了机房里，大家都忍不住轰然大笑。

夜，平静得象是一潭止水。

机房里灯火齐明，照耀得如同白昼。

一群年轻人正陷入苦思冥想中，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调整更换了包括电子管在内的很多元件，放大器的输出电平就是提不上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马晓粤盯着机盘直发愣，脑子回忆着阅读过的有关资料，心想：这机器是东欧的产品，由于国家关系变紧张，一些元配件的进口成了问题，前两年根据上级的指示，就改成了由国产管来代替里面原来的管子，这会不会在改管时就没有调测好呢？她想到这里，转身问身旁的陈刚：

“这机器是谁负责改管的呢？”

“这是技术活，当然是赵站长亲自搞啦。”陈刚很肯定地回答。

“当时改完管后，全机的性能怎样？输出电平达标了没有呢？”石闵华也立刻想到了什么似的问道。

“当时，赵站长也搞了很长时间，但输出电平和杂音都没有完全能达标，只好凑合着用，因为上头已来了通知说这机器很快就要被淘汰，更新国产的新型机了。”一个机务员答道。

“这么说原先管子就没有在最佳状态下工作过，班长，我们不能再在个别元件上作文章了，而应该重新考虑调整放大器各点的工作电压才对！”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马晓粤兴奋地说着，又去翻开周彬他们寄来改管的有关资料，和大家一起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终于找出了症结所在。

当他们完成了放大器的检修，全机的性能测试都达到规定值时，天已麻麻亮了，大家的困倦也达到了顶点，一个个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歪歪斜斜地瘫在机房旁边的休息室里，打起盹来。

马晓粤虽然也感到很困倦，但她还不能打盹，她必须把一些测试数据记录下来进行整理。

石闵华走到马晓粤跟前，对她说：

“晓粤，备用机从现在的测试情况来看，是正常的，但还要让它开起来带电运行一段时间，性能稳定了，再来测试一遍，才可以确定下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你最好把全机所有的电子管都测试一遍，把质量最好的放上去。”

“好，我现在就去办。”说着，合上笔记本就往机房走去。

石闵华看着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一把拉住了她：

“不用那么着急，好好睡上一觉，再去弄还来得及。”

“班长，你放心，我不累，我还能坚持住，干脆做完了再休息，心里会更踏实些。”

马晓粤对他嫣然一笑，就过去把仪表车推到备用机前，拔出上面的电子管，很专注地测试起来，不时还拿起笔低头记录有关的数据。

石闵华望着她那一丝不苟和劳累憔悴的侧脸，不由得心疼起来，要不是他今天要赶去工地，他早已冲过去和她一起干了。

吃过晚饭，王局长来到了机务站。

还在梦乡中的马晓粤被人叫醒，赶紧穿好衣服，就匆匆跑来，在备用机前已经站着一群人，王局长赵站长他们正听石闵华在介绍检修机器的情况，赵春林在旁边不时提出问题，看见马晓粤进来，王局长笑咪咪地迎了上去。

“小马，听说你们把备用机检修好了，我就赶过来看看，熬了一天一夜，很辛苦吧？”

“没什么，我睡了一整天了，现在一点也不困了。”马晓粤轻松地笑了笑。

“听小石说，备用机的各项性能都达标，这很不错，什么时候可以开起来用？”王局长望着马晓粤问。

“从昨天到现在已经带电运行二十多个小时了，应该说性能基本上已稳定下来，问题应该不会太大吧！”马晓粤答。

“这么说现在就可以使用了？”王局长又问。

“那还得赵站长验收把关才可以。”马晓粤谦虚地望着赵春林。

“好吧，老赵，你就来验收一下，看他们是否真的把备用机修好了。”王局长说。

“两个大学生主持检修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了吧！请示终端局把电路倒过去就是了。”赵春林似笑非笑地说。

“赵站长，王局长也说了，您还是再检验一次，确保万无一失。”石闵华望着赵春林诚恳地说。

“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我就来看看全机的性能吧！”

赵春林说完，很熟练地把仪表车拉近自己，在备用机上插好塞绳，输入了信号电平，然后，就逐一测试起来。

马晓粤尽管之前都已测试过全机，但还是止不住心弦绷紧，石闵华却胸有成足地轻轻在她耳边安慰她：

“不要紧张，应该没有问题的。”

这时，赵春林把塞绳在放大盘的两个输出输入塞孔上又是插又是拔的，他的脸色随着他扳动旋纽的“咯咯”声，而逐渐黯淡下来，两道眉毛像打了寒霜似地紧蹙在眼睛上面，脸上显出失望的样子。

“老赵，怎么样啦？合格不？”王局长着急地走向前问。

大家的目光也“唰”一下集中到赵春林的身上，等着他开口。

“马晓粤，你测试时各项指标都合格的吗？”

“是呀，我都测试过的，全部性能和各点电平都是达到规定值的。”

“但是，我测试的结果可不太好，有两项不及格，不信，你来测一测。”

马晓粤慌忙按照赵春林提出的问题，认真地进行测试，当她的目光落在仪表的指针上时，突然好像掉进冰窟窿里，心里从头冷到脚，她难过地回过头来不知所措地望着石闵华。

石闵华冷静地思考了一会，对赵春林说：

“赵站长，让我也看看好吗？”

“好呀，你来测一测，说不定是我看错了呢！”赵春林怪声怪气地说着，把手里的塞绳递了过去。

石闵华向前接过插塞，测试了几个点的电平，很快地就判断出故障所在，他拉出放大盘，拔出其中的一个电子管，对马晓粤一晃，说：

“晓粤，你拿一个这种型号的电子管给我，要测试过的新管子。”

马晓粤赶忙跑到外面，端来了一盒她测试好的新管子，拿出一个递给了石闵华。

石闵华换好了管子，又重新测试了一遍，全机的各项特性都达到了规定值，他顿时松了口气，转身对赵春林说：

“赵站长，现在好了，你再检查一遍吧。”

赵春林看着石闵华很快就查出并排除了故障，打破了他内心不可告人的算盘，他刚才那份得意立刻被抛得无影无踪了，取而代之的是让他感到落寞沮丧，神情变得低落，敷衍着说：

“不用了吧，应该不会有问题的了。”

“老赵，这可马虎不得！刚才幸亏你检查了一下，不然，若是把运转着的机器倒过去，

那就要出问题了。你必须负责到底。你们大家都听着，从现在起，你们必须再全面仔细地好好核查一遍，不能再发生刚才那样的事！”王局长的脸色严峻得像一片青石，令人生畏，“马晓粤同志，你刚来这里工作就这么这么粗心大意，这怎么行呢！年轻人，要脚踏实地，任何时候都要记住，千万不要翘尾巴，要好好向老同志学习！”

王局长说完，手往背后一放，就头也不回径直走出机房。

这时，马晓粤只觉得一股强烈的辛辣冲上了她的鼻根，她的睫毛上闪着泪珠，在那儿摇摇欲坠……天呀，怎么会是这样子，我怎么会这样粗心大意，把坏管子放了上去？她又伤心又懊恼地望着王局长失望的背影，内心充满了自责。

石闵华望着手里换下来的电子管，紧闭着嘴，蹙着眉头，目光充满了困惑和不解，他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突然，他回头看着难过不已的马晓粤，问：

“晓粤，你换上去的管子都是经过测试的新管子吗？”

“是呀，我担心新管子里会混入不好的，就干脆都测了一遍。”马晓粤指着刚拿来的那盒管子说，“里面都没有发现有一个坏的，可怎么单单是我放进机器里的是坏的呢？难道是因为通电一段时间以后性能改变了吗？”

“通电后电子管性能改变是常有的事，不能万事大吉睡大觉，而要随时随地观察密切注意才行。”赵春林摆出一副老经验的架势教训起他们来。

马晓粤也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不觉脸颊红了起来。

“可是，赵站长，这管子都已熏得黑黑了的，通电十几个小时也不至于烧成这样子吧，它可不像是新管子，这又怎么解释呢？”石闵华举起换下来的电子管说。

他的话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尤其是赵春林，这话似乎已在他身上造成了威慑，脸色骤变。

“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是有人故意把坏的换了上去不成？那你说是谁干的？”赵春林的火不知打哪儿来，紫涨着脸说。

“赵站长，您想到哪儿去了，我没有这么说，不过如果真有那么回事，总会水落石出的，我可饶不了他！”石闵华很冷静地回答。

“好呀，那你去查呀！这设备我也不管了，我去跟王局长说另请高明算了！”赵春林说着气势汹汹地就要往外走。

马晓粤一看事情闹大了，连忙向前拦住他：

“赵站长，别生气，他是随便说说的，您别放在心上，其实都是我不好，可能我换管子时，因为太疲倦拿错了坏管子，要怨就怨我好啦！”

“晓粤，你……”石闵华不明白她为什么把这些都揽到自己身上，可当他侧过头看她，发现她那可怜巴巴的满脸愁容时，石闵华心里觉得很难受，只好把话咽了回去，“赵站长，对不起，可能我说话的口气重了点，我向您道歉，我们还是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吧！”

听着石闵华的口气软下来，赵春林想这时候去找王局长，他也未必能占上上峰，还不如顺水推舟算了，就停住了脚，说：

“我是以工作为重的，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到外面会议室商量调机检修的事吧！”

他说着，指了指对面的房间，就往外走，不过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桌子上那个换下来的电子管，他想走过去取走它，可石闵华已先他一步把它放进了裤子口袋里，他一下子僵住了……

### 十三

机房里的大检修开始了，根据站长赵春林的安排，马晓粤的工作是配合包机人把正在

运行的设备上的电路暂时调到备用机上，然后对替换下来的设备逐一进行全面的检修测试。

首先进行的是陈刚承包的设备，马晓粤和他俩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各项检修进行得很顺利。

这会，他们一个在机器上操作，一个读仪表作纪录。

“晓粤，你和闵华把备用机搞好，真是为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不用在零点以后熬夜工作，特别是有你这个技术员的加入，我觉得这次的重要通信前设备检修轻松多了，也搞得彻底多了！”

站在梯子上的陈刚一边盖上刚测试好的机盘的机壳，一边对在仪表前坐着的马晓粤说。

“陈刚，话可不能那么说，功劳可不能挂在我们身上，我们可担当不起。”马晓粤停住了笔，抬起头，一脸诚实地说，“其实，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一起搞好的，我们从你们每个人那儿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赵站长的功劳也不可抹杀，我们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光靠我们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搞好的。”

“可赵站长他基本上没有怎么插手搞，哪里帮过什么忙呀？”陈刚皱了皱眉头。

“他是因为忙其他的事，所以来不了，作为一站之长，他对机房设备和备用机的检修还是很关心的，他放手让我们干，又为我们严格把关，做的工作也不少呀！”

“晓粤，你用一颗善良的心去阅读别人，我算服了你了，你可真是个好人的，你会得到好报的。”

陈刚感叹地说着，低头望着正聚精会神做测试的马晓粤，只见她姣好的五官就像大理石的浮雕，恬静纯净，黑亮的大眼睛一闪一闪地落在仪表指示上，长长的眼睫毛眨动之间透出一股聪明和善良，他像欣赏艺术品似地盯着她好一阵子，脑子里呈现出那天晚上赵春林曾经对他说过关于她和石闵华的目的企图，他真的无法把赵春林的说法和眼前的她联系起来。

马晓粤发现他双眼怔怔地在发呆，就站起来调皮地举起手在他眼前晃来晃去，笑着说：

“喂，大白天你怎么发起呆来了？该不是中邪了吧？”

陈刚这才回过神来，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起来。

“你们俩笑得那么开心，有什么好事？说给我听听。”正在机房门口换好鞋子的赵春林，边往里走边好奇地问。

“赵站长，您来了！”马晓粤连忙转过身和他打招呼。

“晓粤正在夸您呢，说您严格把关，说您经验丰富。”爽直的陈刚抢着说。

“你们过奖了，我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习才行呢！”赵春林摇摇头，很和蔼地对他们俩说，“你们几个年轻人把备用机搞出来，真不简单，让我也觉得好没面子，我应该好好向你们学习才对。”

他的话让陈刚一怔，赵站长今天是怎么回事？突然谦虚了起来，这可是破天荒的事！

“赵站长 您这话当真？”陈刚半信半疑地问。

“这还有假的吗？”赵春林眯起眼睛反问道。

赵春林这话确实是实话，他这几天看着马晓粤和石闵华这一群年轻人把备用机搞了出来，顺利地投入使用，这叫他不能不服气，他知道机务站不再是他一个人称王称霸的天下了，虽然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很无奈，但却能认清这个事实！

另外，他还有个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石闵华手里的那个电子管……不知道什么时候石闵华这个精灵鬼会拆穿真相，那时，他的老脸要往哪里放呀……想到这，他就坐立不安，大汗淋漓。所以，他一反常态变得老实多了，少了几分以往的骄横，对马晓粤的态度也大不一样了，有空就到机房里转着看看，表示出关心的样子，有时还一起动手干起来，大概是想争取大家对他多一点好感吧！

他拿起他们放在桌子上的记录，一边看一边询问起设备的测试情况，听完马晓粤和陈

刚的汇报后，满意地点点头，说：

“你们的检修很细，设备通路运行的各项指标都合格，不过，别忘了检查导频指示这部分的性能，这是反映设备运行情况的眼睛，很重要，你们检查了没有？”

“啊？糟糕！陈刚，我们只注意了通路部分的检测，差点把这部分给忘了耶，赵站长，幸亏您及时提醒我们，不然，我们都准备要复原机器了。”马晓粤恍然大悟似地大声叫了起来。

“这……这……”陈刚不好意思地挠起了头发。

这时，石闵华也匆匆地来到机房里，看着马晓粤和陈刚满脸怪怪的表情，焦急地问：

“怎么样？怎么样啦？”

“什么怎么样？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马晓粤奇怪地笑着反问他。

“我是说备用机呀！”

“很好呀，一切正常！”陈刚响亮地回答。

石闵华顿时松了口气，嘴角扬起，露出了大男孩似的兴奋笑容，“我在工地时就一直担心这里，怕调机以后，出现性能不稳定，说不定又有另一个管子坏掉，那可怎么交待啊！”

“怎么可能都会遇上坏管子呢？偶然遇上的机率就不是很高，再说，晓粤都已经全部测试过才放上去的，应该是十拿九稳的。”陈刚说着，转头问赵春林，“赵站长，你在机务站这么多年，像这样的事发生过几回？”

“是呀，这种情况是不会常发生的。”赵春林敷衍着说。

“真的是这样吗？”石闵华朝他冷冷地笑笑，既然早已知道他的用心，当然也就不敢太相信他。

“班长，你这是怎么啦？这么没有自信。”马晓粤不解地望着石闵华。

“为保证质量，万无一失，我们还是考虑得复杂点好。”石闵华一脸的认真，若有所思地望着她，“晓粤，那个坏管子我总感到有点不对劲，有很多的可疑点。”

“该不会是出厂前，检验员没有检查出来，把坏管子混杂在里面，马晓粤正好用上了。”陈刚插口。

“不可能，我已仔细地查看了一遍，晓粤测试过的那盒新管子和这坏管子的出厂日期完全不同，这管子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石闵华摇摇头说。

陈刚也觉得不对劲，自言自语地喃喃道：

“难道是我们有人把它调换了？”

“啪”，在一旁的赵春林手里拿着的插头掉在地上，他脸色一变，连忙弯腰借着捡插头掩饰着自己的慌乱，似笑非笑地说：

“其实，管子出厂时搞乱了，这也不是不可能……你们怎么想到有人去调换了呢？大概是巧合吧……”

“巧合？哪有这样的巧合！我不相信工厂会出这样的差错！”石闵华脱口而出，他眼睛瞪得滚圆，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个坏管子，举着对赵春林说，“你看，这个坏管子里面都已烤得黑黑的了，新管子怎么会发黑的呢？”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赵春林顿时吓黄了脸，说话结结巴巴的。

“既然这样，为了弄清这次障碍的原因，吸取教训，赵站长，我们应该好好查一查！”石闵华狐疑地盯着赵春林。

赵春林虽然心有点虚，但嘴上还硬撑：

“好呀，查呀！查呀！反正那天我一天都在油机室，机务站的门口都没踏过，和我也没关系……”他的声音越说越小，像气短了似的。

“你没去过机房不等于其他人没去过，”石闵华直视入赵春林的眼中，挺立在那儿，礼貌的背后藏着的是倔强，“我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总比糊里糊涂的好！”

马晓粤和陈刚两人在旁边茫然地望着他们俩。

晚饭，小饭堂里聚集着一群快乐的单身汉，他们大多都是家在外地或乡下的年轻人。

白天，大家都各自忙自己的工作，连面都难以见着，忙碌劳累了一天，大家聚在一起，终于可以轻松一下了。

在这里，大家围坐在两张大桌子旁，吃着同一个锅里的饭，一个个开心地谈天说地，互相传递着白天见到的和听说的趣闻笑话，不时引出阵阵朗朗笑声。

马晓粤自从来到电信局工作，她最喜欢就是吃晚饭和大家聚集的时光，像百鸟归巢似的能回来的统统都回来了，可以听到很多信息，可以和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这里常常会让她开怀大笑，忘掉工作的疲劳。

这时，她和陈刚一口气把机盘的测试弄完，下班迟了，两人端着饭菜进了饭堂里。

石闰华和杨天喜他们坐的那个桌子已挤满了人，他们都早已吃完饭了，但都没有离去，这会，杨天喜正给大家讲述他们施工队里发生的趣事，大家围着他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爆发出阵阵笑声。

“……那会，大伟正在外面查线没回来，她的新媳妇等他等得很焦急，尢陆子他们几个小伙子就逗她，说如果她想很快见到大伟，可以坐电话去，又快又不用走路。新媳妇一想，打电话是很快，这边一摇把子，那边相隔很远的人马上就能知道，说话的声音也清清楚楚的，确实是不简单。她心想，自己汽车、马车、毛驴车都坐过了，惟独电话没坐过，也很想坐一回图个新鲜，为了能快点见到丈夫就同意了，小伙子们叫她捏着电话机的线头，闭上眼睛，然后，轻轻地摇动电话机的摇把子，新媳妇猛然浑身一震，立刻松开了手，问尢陆子‘坐电话怎么会感觉怪怪的’，尢陆子说‘刚坐电话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坚持一会就过去了。’新媳妇又捏住了线头，闭上眼睛，高高兴兴地等着坐电话，几个小伙子一边偷笑着，一边又摇了一下电话，这下子，新媳妇的手被电流击了一下，她‘嘣’的一下跳了起来，直嚷着坐电话不好受，说什么也不要坐电话了……”

杨天喜有声有色地说着，惹得大伙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一个个笑得前俯后仰。

这时，马晓粤看到有一个小伙子走到石闰华身旁，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什么，石闰华往门外张望了一下，就收拾了自己的饭盒，急急忙忙走了出去。

马晓粤透过窗玻璃外薄薄的暮色，看到赵春林正站在一颗树下，石闰华走到他跟前，俩人说了几句什么，就一前一后往前面的院子走去，她奇怪地望着他们渐渐消失的背影，慢慢地嚼着嘴里的面条，沉思起来。

清朗的月圆之夜，特别的静谧，马晓粤伏在桌子上聚精会神地写着笔记，她有一个习惯，每天都要把在机房里的工作情况记录下来，对一些特别的问题还进行些理论方面的分析，用她的话说是开始积累实践经验。

“砰、砰、砰”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路，她连忙放下笔，把门打开。

“班长！”马晓粤看到是石闰华，立刻眼睛一亮，脸上露出了快乐的笑容。

石闰华带着一身寒气走进了房间里，在马晓粤的床边坐了下来，尽管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却一点也不影响他的俊秀潇洒。

“晓粤，就你一个人呀？刘莹到哪儿去了？”

“刘莹上夜班去了。”马晓粤拿起桌上的瓷缸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递给石闰华，在他身旁坐下，关心地望着他，“外面很冷吧，快喝口热开水，好暖和暖和。”

石闰华接过杯子，喝了一口，环视了一眼房间，然后把杯子放在桌子上，顺手拿起她的笔记本看了起来。

“晓粤，你真不简单呀，才到机务站没几天就写了这么多的笔记，我真服了你了。”

“班长，你就别夸我了，我没有你聪明，只能以勤奋弥补愚蠢，你不知道吗？我很笨，只是一只笨鸟，笨鸟就要先飞呀！”

马晓粤调皮地撇撇嘴，自己这么贬低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石闵华看着她可爱的模样，心情感到轻松了许多，她甜美的笑容能溶解他心中的烦忧，自从有了她，她就是他幸福的源泉，笑的源泉，他伸手理了理她耳边的发丝，深情地望着她说：

“是呀，你真是一只很笨很笨的鸟，让人又爱又心疼的鸟！你总是把别人都想得那样美好，可你却那么容易就被人伤害。”

马晓粤明显地感到石闵华话里的沉重，不安地问：

“班长，你遇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极力掩饰自己似的轻描淡写地说

马晓粤发现班长今晚有点异常，想起晚饭后他是和赵春林在一起的，本来她是以为他们是商量工作上的事，不想去多打听，可她知道他们俩最近心里都有隔阂，话不投机，很多事情的看法越来越难以一致，有时甚至针锋相对，不由得为他担心起来。

“刚才你是和赵站长在一起吧？是谈公事吗？”她再度追问。

石闵华摇摇头，心里刚刚压下的火一下子又冒了上来，窜到了脸上，顿时满脸通红。

“我不会让他称心如意的！”他神情郁郁不欢但口气坚决地说，冷峻的线条爬上了他刚毅的脸。

“班长，你在说什么？”

马晓粤惊讶地抬头望着石闵华，只见他眉头深锁，眼神冷酷，表情变得越来越僵硬，原来快乐的班长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快告诉我吧！”

马晓粤觉得事情不像那么简单，急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石闵华连忙把她搂在怀里，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哑声说：

“晓粤，我们都太单纯了！赵站长晚饭后把我叫了去，你猜，他和我说什么？他告诉我那个坏管子是他偷着换掉的！”

马晓粤一听，像受了力的弹簧，猛地从石闵华的怀里挣脱了出来，惊奇得口舌打结说不出话来，喃喃着：

“真的吗？他怎么能这样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石闵华拉着她两只手，继续说：

“他告诉我，他不希望看到我们那么顺利就搞好，他怕我们超过他，所以他想出了这一招。”

“他为什么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因为他发现我在悄悄调查这件事，知道了他那天下午到过机房，而且还动过机盘，他清楚纸终究包不住火的，所以找我摊牌了。”

“他难道不怕你给说出去？”

石闵华点了点头，嘴角和眉梢流露出一丝淡淡的轻蔑的讪笑，忿忿地说：

“他当然怕了，这件事如果一旦传开，这将关系到他的名誉和前途，所以他只好硬着头皮来找我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那样低声下气，他请求我原谅他，电子管的事就不要再查下去了，特别求我替他保密，千万不要告诉王局长和局里其他任何人……嘿，他平日那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不知到哪儿去了！”

“你答应他的要求了吗？”马晓粤着急地问。

“没有，我说我要回去考虑好再答复他。”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和他谈完从办公室出来，我越想越生气，这些日子里，他个人主义膨胀，处处刁难我们，诋毁我们，很多好端端的事情都被他说得面目全非，甚至居然还敢在大检修的机器上做手脚，让你背黑锅，受局长的责备，同事们的误解，实在是太过分了，我想起来就生气，不教训一下他，我实在不甘心！这件事我不但要告诉王局长，而且还要张扬出去，让他威信扫地，好好记住这个教训，少干缺德事！”

“班长，一定要这样吗？”她看着他，语气显得哀伤，“一定要这样斗得你死我活吗？”

“社会是很现实的，很复杂的，这种人你不打倒他，他就会打倒你，根本不能手软！”

真的吗？社会就是这样复杂的吗？现实就是不留给对方余地？

马晓粤困惑地望着石闵华，觉得这时的班长和平日豁达的班长完全不一样了，他一点也不潇洒，一点也不理智！她实在很担忧。

说真的，这几年的“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你斗我，我整你，人们的才智在明争暗斗中互相抵消，奋斗精神在相互的自我折磨中被窒息，她早已感到厌烦了。现在来到了电信局，从事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她多么需要全神贯注，多么需要团结一致，多么需要相亲相爱，多么需要体谅和支持，哪怕是友好的一笑啊！如果还要不得不左顾右盼，还要不得不时刻提防别人保护自己，还要不得不承受互相厮杀的精神折磨，倒下去的固然是懦夫，但冲过去的也已是遍体鳞伤了，这该多痛苦啊！

马晓粤的脸色变得苍白，迷惘失神的双眼显出内心的忧伤，她的嘴巴翘得好高，看起来好像随时准备哭出来的样子，拼命地摇头：

“不，不，班长，你不能那样做！既然他已承认了错误，就不能揪住人家不放！”

“可他这样对你，给你造成伤害，你就不生他的气？这么容易就原谅了他？”

马晓粤点点头，抬起目光，望着石闵华很坚决地说：

“我已经原谅他啦！班长，你仔细想想，他能主动找你说出他做的坏事，对他这样的老同志来说，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这次的事情对他的打击教训就不轻了，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再说，现在正在进行紧张的设备大检修，迎接即将到来的重要通信任务，大事当前，因为这点事而搞得局里上下风起云涌，设备大检修还怎么进行？他这个站长还怎么当？这对机务站的工作，对我们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

石闵华听着马晓粤的话，实实在在，入情入理，她的善良与包容使他相形见绌，她总是处处为别人着想，总是让他的烦恼出现曙光，他又怎能让她伤心失望呢？在他的心里，只有她才永远是最珍贵的，除了她，其它的事，其它的人，他都可以放手，想到这，石闵华皱紧的眉头慢慢松开了，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

“好吧，晓粤，我答应你，我放开手，不去追究就是了。”

“班长，你真答应我啦？”马晓粤又不放心地追问。

石闵华很肯定地点了点头。

“班长，谢谢你！我知道你会这样的……”

马晓粤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高兴得直抹眼泪，情不自禁地投进他的怀里，双手紧紧地环住了他的脖子，在他的颊上轻轻献上一个吻。

石闵华宠爱地扶着她的肩膀，用那种夺人心魄的目光望着马晓粤，感慨地说：

“晓粤，你到底用什么魔力，改变着我，把我变得连我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班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我都听你的就是了。”

石闵华温柔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看到马晓粤对着他甜甜的笑，他的烦恼顿时烟消云散，他最喜欢看她笑了，只要她幸福快乐就好！

大检修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机务站里大家都发现，他们的站长这阵子完全变了个人，

他比以往的检修都卖力，他每天都会尽量挤出时间到机房里，主动关心设备的运转，和大家一起商量研究，昔日的傲慢已消失匿迹，变得谦虚平和，还不时和大家开两句玩笑，大家见了他不再是敬而远之，而是主动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抢着向他请教技术上的问题，全站浓厚的学习和融洽气氛是前所未有的。

马晓粤当然知道这都是班长对他做了工作，之前，他们两人推心置腹足足谈了整整一上午，石闵华的通情达理和坦诚，让赵春林消除了误会，被感动得悔不当初。

班长到机房来的次数更多了，这除了他作为局里技术负责人外，就是他和赵站长密切的关系，他们俩人似乎都有爱讨论爱争论问题的嗜好，有时虽然也会因为技术上的见解不一致，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他们最后总能眉开眼笑地达到共识，统一行动。

马晓粤听着他们热烈的讨论，看着他们共同分析问题时的投入，心里就暗暗在想，谁会想到他们之前曾经发生过的明争暗斗，可是，班长却像魔术师似的解开了他们之间的隔阂，消除了相互之间的误会，把赵站长变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工作上的好搭档。

班长，你真的不简单啊！马晓粤忍不住从心里赞叹起来。

重要通信开始了。

机房里，完全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

载波机、电源配电屏上的指示灯，红的、绿的、黄的，闪烁闪烁像夜空的眼睛，悄悄地争妍斗艳，一些必要的应急备用部件、常用工具都已整齐地摆在最便于操作的位置上，以防万一，联络话机里以往烦人的呼喊声、嘈杂声忽然没有了，整个机房里涉及机器设备的工作早已停止了，几部担负重要通信任务设备上的导频指示，二十四小时都有机务员在跟前专门巡回，密切监视，机房里静极了，几乎掉根针在地下也能听到。

在这非常时期里，王局长除了参加县上的会议，在他的办公室里处理必要的事务外，一有空就跑机务站巡视。

赵春林更是全天候驻守在机房里，他毕竟是多次参加这样的重要通信任务，经验丰富，重任在肩，他表现出不慌不忙，还不停地给大家打打气，他沉着的劲儿使大家都变得镇静多了。

为了加强值班，石闵华被安排到机房来帮忙，他和赵春林俩人除了换着吃饭和打个盹，几乎都在机房里呆着，随时掌握设备的运转情况，处理突发事情。

马晓粤第一次参加执行重要通信任务，她从王局长和大家的脸上，深深地感受到气氛的紧张，责任的重大，尤其是所有这些设备的检修她都全程参与的，现在正是进入考验的风头浪尖上了，能否过关，就看这段日子了，头一回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心里没底，生怕突然会从哪儿冒出个障碍来，更是多了一份忧心，她的心弦始终都绷得紧紧的，稍有一点动静，她就会惊得跳起来，手心常常渗出冷汗。

石闵华当然理解她的心情，经常过来看看她，总是轻轻地拍她的肩膀，小声安慰她：

“不用紧张，不会有事的……赵站长很有经验，有他在，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多想……”

这时的马晓粤总是感激地望着班长，长嘘一口气，仿佛把涌到喉咙眼儿的一颗心又放回胸膛里去。

是呀，对她来说，他们之间，除了爱，还有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感激，相互依赖的两颗心，让她变得坚强。

进入重要通信已经有一段日子了，这天早上刚接班，马晓粤和陈刚就发现他们负责监视的两部十二路增音机有新情况，一直平稳的导频指示有节奏地微微摆动起来，他们不约而同叫了起来。

“赵站长，闵华，有情况，你们快来看！”

赵春林和石闵华一听，立刻从对面的值班室跑了过来，仔细地观察导频指示摆动情况，赵春林立刻向线务站询问线路的情况，石闵华也和两个方向的相邻机务站打电话，马晓粤和陈刚迅速地把仪表车推了过来，作好测试的准备……在赵春林沉着的指挥下，大家有条不紊地按照程序进行着各自的工作，这时联络话机也变得热闹了起来，沿途各站几乎同时发出呼叫声、查问声，连接不断，看来，这不光是他们这里的问题，其他增音站也同样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不一会，大家排除了一个又一个可能发生障碍的因数，确定本机和线路都是在正常运作时，才松了口气。

赵春林擦着脸上的汗珠，望着其他几个着急的年轻人，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像蚕儿吐丝似的不断点头说：

“不用担心……应该是好兆头，好事！好事！”

“好事？什么好事？”马晓粤奇怪地问。

“根据以往我的感觉，这反映电路进入最繁忙阶段，也就是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了，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

“真的吗？”

“我只能说有可能，越是这个时候，你们越要加强监视，千万不要松劲，大家加油啊！”

他这一说，如同给大家注入了一支兴奋剂，尽管他们这阵子每天都在机房值十几个小时的班，累得浑身像散了架，眼睛布满了血丝，倦得哈欠连天，但这时候重任在身，胜利在望，一个个立刻来了精神，个个生龙活虎，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第二天清晨，中央和省上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都以特大新闻和头版头条报导了我国在大西北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喜讯。

王局长兴奋地拿着上级发来的祝贺电报来到了机房，大家纷纷抢着传阅贺电，胜利的喜悦如同电流一样迅速传遍每一个人，互相抱作一团，笑呀、喊呀、跳呀，不知怎么高兴才好，机房里充满了滚动的笑声，大家不停地欢呼着：

“我们胜利了！我们成功了！”

石闵华看着大家尽情地分享着胜利的喜悦，看着赵春林和大伙兴高采烈地交谈，看着马晓粤快活得跟天使似的，心里仿佛有一股清清的泉水从心头潺潺流过，他暗暗庆幸听了马晓粤的话，抑制了一时的冲动，及时主动地调整和赵春林的关系，化敌对为亲和，共同携手合作，保证了任务的顺利完成。

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奥妙极了，学会适时的退一步，所有的事物都变得那么单纯，是马晓粤让他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宽容会那样美好，路会那样开阔，他又一次被马晓粤的善良而震撼。

原来，宽恕别人也是一种美！

石闵华想到这里，走去旁边的办公室，来到正在写值班记录的马晓粤身旁，在她对面坐下来，伸手握住她桌上的手，他着迷似的深深注视着她，轻声说：

“晓粤……谢谢你！”

马晓粤害羞地抬头望了望周围一眼，幸好大家都在机房里，正沉浸在胜利的欢呼中，谁也没有注意在隔壁的他们俩，她赶快抽回被他握住的手。

“班长，”她低声警告他，“你这是干嘛？这里是办公室耶！你说谢我，为什么要谢我？”

石闵华静静地坐着，唇边依然带着那丝微笑，望着她一头雾水的可爱样子，很仔细很深沉地望着她，想把她每一个细胞都看清楚似的，他完全不理睬她的警告，我行我素地拿起她的手贴在自己的面颊上，额头上，最后贴在自己的嘴唇上，脸上带着无限的爱悦，梦呓似地说：

“晓粤，谢谢你选择了我，来到我的身旁，永远陪伴着我！”

## 十四

重要通信任务顺利结束了，大家紧提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石闰华回到行政岗位继续搞他的技术管理工作，马晓粤在机务站和其他机务员一样上起了轮流班，因为这里是长途通信的机房，无论是机房设备，还是外面连接着的架空线路，质量要求都比较高，维护上又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和规程，机线障碍一般都比较少，正像话房巧珍说的，这里的工作比起在话房当话务员的确清闲多了。

但是，马晓粤并没有因此而放松自己，反而更忙了。

值班的时候，她除了认真做好当班要处理的事情外，空闲下来时，就会着迷了似地捧起了这里的技术书籍，在通信领域的知识海洋里遨游，她悄悄地给自己订了个学习计划，每一天、每一星期都有她要完成阅读的书籍和资料，工作、生活有了目的，有了方向，她过得很快乐，很充实。

这天，吃过晚饭，马晓粤照例又占领了宿舍里唯一的桌子，聚精会神地写她的障碍分析和心得了，刘莹斜靠在一摞被子枕头上看她的长篇小说，可是，今晚，她显得有点心不在焉，眼睛老是停留在书上的前几行，她不停地在床上翻身，她望着灯下专心思考的马晓粤，百思不解地问：

“晓粤，你天天都在画呀写呀的，你有那么多东西写吗？”

“当然有呀！天天都有新的情况，新的心得，我还嫌时间不够用呢！”

马晓粤说着，头也没抬，继续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

“我真佩服你，什么时候学习都那么投入，而我拿起书一看就想打瞌睡。唉！今晚不知怎么的连小说都看不进去，我是不是得病了呢？”

刘莹烦躁地合上手里厚厚的小说，把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望着纸糊的天花板长叹起来。

马晓粤一听，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她了解热恋中的刘莹，又在想他的男朋友杨天喜了，就放下手中的笔，在她的床沿坐了下来。

“你身体那么好，哪来什么病？如果真的有病的话，一定是得的相思病！”她伸手点了一下她的脑袋，“你的天喜哥下乡才几天没见，看把你难受得什么似的，羞不羞？”

刘莹被马晓粤一语点破，脸红了一下，拉着马晓粤的手，哀求她说：

“晓粤，你也写了好一阵子了，也该休息喘口气了，陪我出去走走吧，好吗？”

“好呀，不过天已黑了，我们上哪儿去？”马晓粤问。

刘莹立刻闪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灵机一动，兴奋地坐了起来。

“到长线站去，他们那儿晚上很热闹的，对，就到那儿去！”

“可我还有些东西没写完……”马晓粤有些犹豫地说。

“你急什么？我们溜达一下就回来，你接着写就是了，再说，你不是也一直很想去那里认认门的吗？”刘莹打断了她，说着就赶快下地穿起鞋来，拉着马晓粤的手，“晓粤，走吧，就算是陪我散散步，你不会拒绝吧？”

善良的马晓粤一听，哪里还会推辞？在局里，刘莹可是她最知心的好朋友，她这样恳求她，无论如何都得陪陪她了，再说，刘莹这主意也不错，她本来早就想到长线站走走看看的了。

说起长途线务站，它可是担负着维护省与省之间和省内跨县越市的长途通信线路的繁重任务，线务员们可称得上是国家通信大动脉的守护神，由于工作的性质和重要性，他们是由省上直接指挥管辖的部门。

马晓粤在机房里，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她与长线站打交道也多了起来，她和那里的线

务员在电话里都经常有联络，及时沟通情况，尤其是线路发生故障时，为了尽可能缩短障碍历时，他们需要密切的配合，这样一来，很多时候在处理完障碍后，调皮的线务员们免不了会和她拉几句家常，开几句玩笑，所以在电话里他们的声音已熟悉得很了，但相互间却还没有见过面，正所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马晓粤对电话里传来线务员们豪爽粗浑活泼的嗓音，富于幻想的她总喜欢凭感觉猜想着他们的年龄、性格，甚至他们的相貌，她对这群在电话里风趣万种的爷们充满好奇心，老想着找机会见见他们。

“好吧，我们就到那里走走吧！”马晓粤愉快地答应了。

长途线务站与电信局只是一墙之隔，围墙上开了一个小门，平时总是锁着的，要到那里去，还得绕到大街外面。

马晓粤和刘莹两个姑娘亲密地搂着出了电信局大门，她们俩很快就拐进线务站的院子里，一进门只见整个院子都被各种线路材料堆得满满荡荡的，一排青砖瓦房的窗户里射出的灯光，屋子里嘈杂的甩扑克牌声、拍桌子敲凳子声、叫骂声，统统都飞了出来，在院子里回荡着。

“嘿！我们来了！”刘莹的前脚刚踏进屋子就嚷了起来。

顿时，刚刚还热闹得像开了锅似的屋子，突然肃静起来，七八个围着桌子或打扑克的、或在旁边助威观看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像定格了似的，目瞪口呆地望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两个姑娘，一个个偷偷地收敛放肆的坐相，拉好歪戴的帽子，整整敞开着的衣服。

“你们都怪怪的，不认识我了吗？”

刘莹奇怪地望着他们又大声喊了起来，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

她这一喊，大伙才如梦初醒似的，赶紧腾出两把椅子来，请她们坐下，有人还倒了两杯茶放在她们面前。

马晓粤很快偷偷地环视了一下屋子里，只见墙上挂的、地上放的都是线务员们爬杆用的铁鞋、安全皮带、柳条帽、工具袋之类的物品，小伙子们一个个正愣愣地向她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行着注目礼。

“莹莹，你也真是的，你带客人来也不给我们来个电话，让我们措手不及，让她看到我们这么乱这么狼狈，多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走到刘莹跟前，瞄了一眼马晓粤，轻声说。

“明奎，你说来了客人？亏你还是个站长！”

刘莹哈哈笑了起来，看着他们的目光都落在马晓粤的身上，她立刻明白了，连忙指着马晓粤说：

“她可不是什么客人，是机务站的马晓粤，你们天天打交道的，还不认识吗？”

“原来你就是机务站新来的女大学生马晓粤？”王明奎不相信似的喃喃道。

他咧开厚厚的嘴唇憨憨地对着马晓粤笑，其他人也好奇地望着她，兴奋地交头接耳起来。

“是呀，我叫马晓粤。”

马晓粤望着眼前这个电话里熟得不得了的人，原来他就是这里的站长，紧张的神情立刻松了下来。

站长王明奎比她想象中年轻得多，最多也就二十七八岁，长得高大帅气，两眼黑而有神，一绺头发从帽舌底下掉出来，显出一股活泼调皮劲。

“马晓粤，你的大名我们这里都晓得！我们在电话里打了那么多交道，这回才算真正看清庐山真面目了。”他大方地和马晓粤握了握手。

“其实，我虽然没见过你们，但你们站上九个线务员的名字我早都印在心里啦！”马晓粤也恢复了原有的快乐天性，笑着说。

“真的吗？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她身旁的一个小伙子兴致勃勃地转过头望着

她，“那你说说看，我是谁？”

“你是昶祈，祈东升，对不对？”马晓粤稍为沉思了一下，就笑眯眯地指着他说。

“没错，你说对了，那其他人呢？”

祈东升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指了指周围和他一样热切期待的伙伴，说：

“你再说说其他人都是谁？”

“我以前还没见过他们，还说不出来，”马晓粤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不过，我能听出你们的声音。”

“好，你们每个人都说一句，让马晓粤猜猜！”王明奎指着身旁的一个小伙子说，“就从你开始吧。”

小伙子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抓耳挠腮地咳嗽了一下，然后，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说：

“线路发生障碍了吗？是在哪一段上……”

“你是小李，李卫东！”马晓粤立刻叫了出来。

另一个线务员又开始说话：

“二十公里处绞线了，驻段的线务员已出去了……”

“你和我同姓，姓马，马一建一军，对不对？”

“障碍排除了，请再测试一下……”

“你是……猪八戒——朱大山！”还没等他说完，马晓粤就抢着说。

“哈哈！哈哈！”豪放响亮的笑声几乎使这夜空下的屋子震动。

每当一个线务员说出一句话，马晓粤就马上准确地报出他们的姓名或外号，就掀起一阵的欢笑声和掌声，看得出来，大家对她已经很有兴趣。

本来嘛，她的聪明和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就足以让人喜爱，何况，她又有张姣好的脸庞，使小伙子们一见面就有好感。

爱美，是每一个人的天性呀！

王明奎笑了，亮晶晶的眼睛像欣赏艺术品似的看着马晓粤，一脸调皮的神情，说：

“马晓粤，你电话里的声音很好听，原来人也长得很漂亮！来了这么长时间现在才露面，是不是石闵华这小子把你藏起来了？”

“明奎，看你说的，哪有女孩子先上门看你们的道理，应该是你们爷们去看她才对！人家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工作上联系又那么密切，你们连影子都不来露一下，尤其是你这个当站长的，还好意思说呢！”刘莹为自己的好朋友辩解着。

“我是个乡里人，见不得生人，只好躲起来了，不过，早知道她是和你一样漂亮的姑娘，说什么我们也一定会爬墙跑过去偷着瞧瞧的。”

屋子里的线务员们一听，立刻笑着点头附和，围着马晓粤和刘莹两个姑娘七嘴八舌地开起玩笑来了，刘莹这张嘴一点也不让他们占便宜，像挺机关枪似地和他们针锋相对，一阵阵哄然大笑声在屋子里院子里四处飞溅着。

“好啦，好啦，别光拿我们开心了，”刘莹停住了笑，大声叫起来，“还是继续打牌吧，我今天要好好赢你们一回！”

“马晓粤，你也一起玩吧。”王明奎对晓粤说。

“不好意思，我还不会，在旁边看着学学好啦！”马晓粤笑着摇摇头。

“你呀，就知道看书，还是个扑克盲，多没意思！我们要给她好好补上这一课，晓粤，你就看着我怎么出牌的吧！”

刘莹一边对马晓粤说，一边熟练地整理着桌子上的扑克牌，俨然一副打牌老手的样子。

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又转入打牌的紧张搏杀中，马晓粤在旁边看了一会，但怎么也提不起这方面的兴趣，眼睛不由得在屋子里扫荡起来。

她的目光最后落在了靠里面的一台二十门的磁石交换机前面独个儿坐着的唐师傅身上。

他是这个站上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线务员，个子不算高，头发已灰白，一张粗糙而和善的脸，显得有点清瘦，颧骨微高，微微朝下弯的嘴角上映着憨厚，年龄已过五十，但精神却很好，他燃着一支卷烟，在慢吞吞地吐着烟，望着一堆年轻人在快乐地玩耍，脸上有种笃定而又慈祥的神情。

“唐师傅，您怎么不过去跟他们一起玩？”马晓粤走到他身旁，笑眯眯地问。

“啊，我要守着这总机，万一有电话来，得有人接呀！”

“我来帮你接，您过去玩一会吧，我不会打扑克，又当过话务员，您放心好啦。”

唐师傅微笑着摇摇头：

“小马，我是相信你的，不过，我在这儿守着已经习惯了，就爱这样看着他们年轻人热闹，我心里高兴。”

马晓粤早就听人说过唐师傅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年轻时，他一个人在茫茫戈壁滩和线路相依相伴，长年累月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用超人的意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与命运抗争，默默地在线路上奔忙了大半辈子，是个响当当硬梆梆的优秀线务员。

后来他的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太好，领导上就照顾他到县城来驻段，他很感激领导的关怀，对工作更加一丝不苟，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床就在总机旁，他以这里为家，没有上班和下班的区别，任何时候有电话进来，除了他外出查线外，他都不会漏下，对待线务员们，他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怀备至，线务员们都很尊敬他。

马晓粤与线务员们通过电话联系最多的莫过于唐师傅了，他的认真负责、朴实诚恳，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看他不肯过去，就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和他聊起天来。

交谈中，马晓粤知道唐师傅家在外县一个偏僻的乡下，家里有年老多病的双亲、老伴和三个女儿，两个大女儿都已出嫁了，小女儿还在念书。

“唐师傅，您长年在外，家里都顾不上，全靠老伴撑起一个家，真不容易呀，唐嫂一定是个很能干的人吧？”

“是呀，也多亏了她，打从我把她娶进家门，二十多年来，我几乎很难顾及到家里，她上有老下有小，苦没少吃，可她从不吱声，还老惦挂着我，因为她知道我这个工作责任大着哩！”

他说着，神情有些黯然，对自己没能尽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而深感内疚。

“其实，您可以和他们轮换着休息，尽可能多腾出时间回去，唐嫂就不会那么辛苦了。”马晓粤关心地对他说。

“我们这儿人手紧，线路上的活很多，”唐师傅摇了摇头，又指了指正在兴高采烈打扑克的线务员，“其实，他们一个个也不轻松，别看他们年轻，为保证线路畅通，他们长年奔忙在荒郊旷野戈壁山峦的线路上，春夏秋冬，日晒雨淋，冰雪风沙，饥一顿饿一顿的，谁见了都会心疼，好不容易有空歇一下，我怎么忍心让他们为我顶班呢？再说，他们的家都在乡里，谁家没有事情等着他们回去干呢！”

“这里自然条件这么差，你们线务员吃的苦可真不少啊！”

马晓粤当然知道大西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不由得也为他们感叹起来。

“我们在县城里驻段的条件已经是不错的了，有的段上只有一个人，房子里屋角堆着几袋面，一堆煤炭，一坛咸菜，这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他们长年累月，没有新鲜蔬菜吃，没有任何的业余文化活动，生活极端的贫乏，而更困难的是在那种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地方，一旦生病，就很难得到及时的医治，有的人甚至小病酿成了大病。”唐师傅脸色变得沉重起来。

“真没想到线务员们会这样的艰苦。”马晓粤感到鼻子酸酸的。

“其实，吃些苦倒没有关系，关键是责任重大，每当你们机务站通知我们发生线路障碍时，就像接到战斗命令似的，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我们就得不顾一切冲出去，有些路段还不能骑自行车，只能推着甚至还得扛着，见山越山，见水淌水，那时候什么苦都不在话下了，一心急着尽快寻找到障碍，尽快修复线路，确保通信畅通。说起来，这苦真不好受，可我们线务员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从不叫天怨地，有时，他们为了排除障碍，吃了大苦受了大罪，也免不了发发牢骚，可牢骚发过，该咋干还咋干。”

“我早就听说你们线务员很艰苦，大家仍然这么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真是不简单呀！”

“这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干上了这一行，又迷上了这一行，再苦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只好认了！”

马晓粤听完唐师傅的一席话，深深被线务员们的吃苦耐劳精神而打动，不由得望着这群平平凡凡的人们，他们置身在一个艰苦的岗位上，便对社会有了一份推卸不掉的责任。生活的艰苦，工作的艰辛，吞咽着他们的青春年华，可夺不走的是他们对事业的那份赤诚，祖国的通信事业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他们那样的线务员们可贵的奉献，才维系着全程全网的运作，成就了我国蓬勃发展的通信事业！

和这些同龄人相比，马晓粤忽然觉得自己工作在温室般的机房里是多么的幸福和知足啊！在这一瞬间，她对地处祖国大西北的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又多了份更新更深的感情。

为了祖国电信事业的蓬勃发展，为了更多地报答国家的培养，她要珍惜机会，更加奋力地朝着自己既定的人生目标挺进！

深夜，一道曲折的电光，在墨一般黑的天空中颤抖了两下，接着一声霹雷，发出了山崩地裂的轰鸣，把机房里正在打盹的马晓粤惊醒，她揉着眼睛连忙站起来，走到窗前，只见大雨倾盆似地落下来，打在对面话房屋顶上，溅起了一朵朵水花，天地瞬间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水网。

“叮——”

一阵紧急的告警铃声，把马晓粤吓了一跳，她立刻跑到响铃的十二路载波增音机前，仔细一看，发现从西往东方向的导频指示断了。

这时，联络话机上沿线的机务站互相都开始了频频的呼叫，询问情况，喇叭里传出的叫嚷声快让人昏了头。

马晓粤顾不了那么多，迅速地拿起万用表，到测量台前把对应的连接外线的U形插塞拔下，把两根表笔伸了进去。

“绞线了！”她盯着万用表，敏捷地判断着，“障碍就在我们这一段上！”

她赶快从联络线上把对端的机务站叫了出来，和他们的机务员一起配合，快速地把机器倒到另一对正空着的线对上，载波机的导频指示又恢复了正常，马晓粤仍然紧张地盯着各种指示，她要进一步观察机器运作情况。

“河西，河西，”联络话机传来了对端站机务员的声音，“请你从联络线上出来。”

“又发生什么事啦？”马晓粤心里一紧，赶快接通了电话，是对端局的机务员声音，“我们这里测试的障碍点是在你们那一段上，对不对？”

“没错，我也已测到是在我们的段上，距离我站大约八公里左右。”马晓粤很利落地回答。

“那你负责通知你方的线务站赶快抢修，修复后通知我们复原线路。”

“好！”

马晓粤应答完，靠在机架上，抹去额头上的汗水，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走到测量台前，

拿起塞绳插进属于长线站的塞孔，刚要扳振铃的电键时，突然，窗外又一阵轰轰的雷声响起，像天崩地裂似的在她耳畔掠过，她跑到门口，打开门一看，强烈的闪电、瓢泼般的大雨遮天盖地直刺直压，雨水已把门前的空地变成了汪洋大海。

她关上了门，回到测量台前，又仔细地测试了坏了的线路，再一次核实线路障碍的位置，她看了一下墙上的地图，发现这段线路大部分是山地，是个山连山，山迭山，危崖高耸的地方，望着风雨交加的黑夜，心里突然变得沉重起来，她望着手指下的振铃键，犹豫不决起来……

如果通知了线务站有障碍，线务员们肯定得马上出击，这时候出去会有太多的危险和困难，怎么办？

“我管不了那么多，把障碍报过去，就是他们的事了！”她心想。

“不，等一等吧，雨或许很快就会停的，反正已经调线了，机器已正常运行，不影响电路畅通。”她心里又一个声音响起。

这时，她脑子里充满了矛盾和犹豫不决，手里握着话筒，眼睛盯着墙上的挂钟，看着上面的指针“哒哒”地向前移动着，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

她望着窗外的大雨，并没有半点收敛，反而越下越大，就像黑魃的铁锅正翻过来把水往下直灌，她焦急得额上直冒汗，但手指捏着的振铃电键始终没有按下去。

这时，一道特别耀眼的蓝光在机房里闪了一下，紧接着轰隆隆一声震耳的雷鸣，把她震得跳了起来，她立刻清醒过来。

“不行，不能再等下去了，这会误事的，还是赶快通知他们组织抢修！”

终于，她下决心了，正要伸手按动振铃键，这时，大门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重重的敲门声，像要拆门似的，有人在门外大喊着：

“开门！开门！快开门！”

马晓粤立刻跑去把门打开，来人是线务站的唐师傅！只见他像个水人似的，雨衣上有一大片的泥浆，显然，他是爬墙过来的，他站在机房前的雨棚下，脚下瞬间就淌下了一大滩水，他一边脱下雨衣，一边焦急地问：

“往西去的线路坏了吗？”

“是呀，离这里大概有八公里左右，是绞线。”马晓粤很干脆地回答。

“发生故障有多长时间啦？”老唐师傅急促追问。

“大概有十多分钟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们？”

“我……我想等一等……”

“什么？等一等？你好大的胆子！谁给你那么大的权力？耽误了通信，这责任你负得起吗？”

老唐师傅一听，顿时气得脸色铁青，脖子上的青筋鼓起，像一条条蚯蚓，大声咆哮着：

“你这机务员是怎么当的？我们线务站超时处理障碍，突破规定指标，你背得起这个责任吗？”

平日忠厚和蔼的老唐师傅不见了，简直像一只毛发竖起的怒狮，他狠狠地瞪了马晓粤一眼，把湿漉漉的大雨鞋一脱，光着脚“嗵嗵嗵”就走到值班室的电话机旁，狠狠地摇了几下。

“快接长线站！”他几乎是喊起来，“……彘祈，是西路线对障碍……啊，是绞线，大约八公里处……好，好……”

他说着，眼睛往窗外瞄了一眼，皱了皱眉头，对着话筒咆哮着：

“什么？危险……管不了那么多啦，我们马上就出去！”

他放下话筒，快快地回到门口穿上他的雨鞋，披上雨衣，想起什么似的，回头望着在

一旁吓呆了的马晓粤，沉着声音问：

“刚才，我一直往你这儿拨电话，你怎么没接？”

“我没听见铃响呀……”话刚出口，马晓粤立刻就发现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啊，是我把塞绳插在你们长线站的塞孔里了，所以……电铃没有响。”

她懊恼地垂着头，不敢看他，等着他即将爆发的训斥。

“唉！”老唐师傅一声叹息，神情严肃，“小马同志，我们搞通信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啊，一旦出了事，那可是大事呀！幸亏对端线务站及时来电话询问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才知道了，不然，还不知道要闯多大的祸呢！好好想想吧，你这样聪明的姑娘，今后别再出这样的差错了……我现在出去查线，线路一旦修复，我会立刻通知你的，你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电话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伸出骨节奇大布满老茧的手，在她的肩膀上拍了拍，就戴上了雨衣帽子，消失在黑茫茫的雨夜中。

一切发生得那么突然，老唐师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马晓粤吓懵了，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看着老唐师傅的进进出出，听着他心急如焚的叫喊，等他一走，她依然望着门外的雨水愣愣地发呆，内心像围在网里的鱼，慌乱极了，好像有人在她头脑里塞进许多棉花团似的，胀得满满的。

她回到测量台旁的椅子坐下，紧张地等待着电话，眼睛不时地望着窗外电闪雷鸣，暴雨哗哗，忍不住为在野外冒雨查线的老唐师傅和众祈他们担心起来，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天啊，请你帮帮忙吧，保佑老唐师傅他们平平安安！雨啊，快停一停吧，让唐师傅他们快快修好线路……”

“叮铃铃，叮铃铃……”

一阵铃声传来，终于打破了机房的沉静，马晓粤赶快拿起了话筒。

“小马，我们把线路修好了，你赶快和对端局联系试线复原线路！”

电话里传来了老唐师傅兴奋的喊叫声，仿佛忘记了刚才在机房里发生的不快，他宏亮的声音压倒了哗哗的雨声。

“好，好，我马上和他们联系！”马晓粤终于松了口气，擦干了泪水，迅速地拨通对端局。

当她完成线路复原和有关的工作后，天色已蒙蒙亮，雨也停了，屋檐上的滴水声有节奏地响着，她才感到了浑身无力，困得眼皮似有千斤重，但当她一想到自己闯下的祸时，心里就像被蝎子蛰了一下，顿时紧缩起来，冷汗涔涔。

她深深地责备自己：天啊！我都做了些什么？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凭感情用事，差点误了大事，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的，自己原先背诵得滚瓜烂熟的设备维护规程、制度、纪律，怎么一下子全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后悔的泪水从她眼眶里冲了出来，无声地滑下了她的脸颊。

正像马晓粤预料的，由于她没有按规定办事，人为地拖延了障碍处理时限，虽然赵站长也曾为她说情开脱责任，但原则性很强的王局长还是责令她暂停机务站值班，写出检讨，在会上作深刻检查，她从未这么丢脸过，这个打击对马晓粤来说是很沉重的，整个脸一直都蒙着沉郁忧愁的面纱。

本来，这对她来说已经够受的了，却没想到这事在职工里引起了议论纷纷，不知从哪儿又冒出一些刺耳的话，更让她伤透了心。

“一个大学生连最基本的工作都不会处理，惹下了乱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才进局不久，做了点工作，就不知天高地厚，自行其是，忘乎所以，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这回连王局长都对她不客气啦！”

……

在这些议论下，她突然变得敏感起来，似乎觉得人们都在疏远她，冷淡她，这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可这时候，一直给她力量的班长又参加省上的学习班去了，她感到失意极了，心情一落千丈。

这时候，正巧局里新建的二站新机房需要派技术人员去参加设备的安装，二站是按照上级“深挖洞，广积粮”的指示，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在深山里建立应急备用的通信机房。

马晓粤自告奋勇向赵站长提出派她去，她想暂时离开这里，好好冷静一些时间，调整自己落魄的心境。

刚开始，赵站长考虑到她是个姑娘，在深山里不方便，没有答应，马晓粤就直接去找王局长，再三请求，才答应让她去的。

清晨，马晓粤在打点着行装，她今天要上二站工地了。

“晓粤，你真的非要去在深山沟里的二站吗？”刘莹一边帮她捆铺盖，一边关心地问。

“是呀，我想到那里好好反省一下，同时也增加些见识。”

“晓粤，你不觉得这里面有鬼？”

“什么鬼？”马晓粤奇怪地望着刘莹。

“该不是赵站长这回找到借口排挤你，报复你，把你发落到大山沟里？”刘莹神秘地压低声音说。

“哪有这回事，”马晓粤噗哧一笑，“看你疑神疑鬼的，说得多可怕！其实，什么事都没有，是我主动要求去的，赵站长还劝过我不要去，说是女孩子在那里不方便，但我坚持要去。”

“是呀，二站在远离县城的高山峻岭里，条件又很差，不说是女孩子，就是男人们在那儿都不想呆呢！”

“可那里有需要，总得有人去呀！”

“那就让男人们去好啦，要不，等闵华出差回来，商量一下再去也不迟呀！”

“王局长说省上装机工程队早已到达二站，那里的施工已进行了好多天了，我们是落地局的人，太迟去就说不过去了。再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虽然，山沟里条件是差了点，但我想总会比在农宣队的时候好，而且又是在干我的专业。莹莹，你不用为我担心，这点苦我能顶得住的。”

“闵华来电话找你怎么办？要不要我把你的事告诉他？”刘莹问。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闯祸到二站的事，他会焦急的，这会影响他的学习，等他学习完回来再说吧。”马晓粤叮嘱着。

刘莹无奈地点点头，依依不舍地望着马晓粤，说：

“好吧，我不说就是啦，既然你决心已定，我也不劝你了，不过，到那里以后要照顾好自己，我会给你常打电话的。”她看了看手表，“我该接班去了，不能送你，到山里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就打电话给我，千万别客气，有空我会去看你的。唉，身边少了你这样的好朋友，我又得寂寞一段日子了！”

她难过地叹息着，依依不舍地出了宿舍。

马晓粤感激地望着她的背影，想着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心里像打翻的五味瓶那样：有酸、有苦、有辣……

马晓粤惆怅地坐在运送器材的车上，一路上，映入她眼帘的都是嶙峋起伏连绵不断的

山峦，公路的一侧绕着山崖，另一侧临着无尽的深涧，令人觉得胆战心惊，吓得马晓粤不时发出“呀呀”的尖叫声，汽车颠簸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山脚下一个用大石块和水泥砌成的洞口门前停住了。

一下车，立刻有种豁然开朗的舒服感觉，这里有一大片难得的平地，上面盖了一排崭新的砖瓦平房，四周还种了些小树和花草，不远处还有一条清澈的山溪，淙淙地响着流水。

“想不到深山沟里还有这么个世外桃源！”

马晓粤贪婪地欣赏起这幽静的环境，心里暗暗地赞叹起来。

这时，洞口里走出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戴着副黑框眼镜，身材高大又很文质彬彬的年轻人。

他来到马晓粤面前，微笑着握住了她的手。

“我是工程队的，名字叫江翰波，你是县局的马晓粤同志吧？欢迎，欢迎！”

“您怎么知道我这时候到呢？”

“你坐的车一开，赵站长就打电话通知我了，我算着你差不多该到了，就跑出来看看，没想到你已站在这里了，让你在这儿干等着，真对不起，你来了很久了吗？”

“没有，我是刚到。”马晓粤笑着摇摇头，带着股调皮的笑意，“看来您就是赵站长说的经验丰富技术高超的江队长吧！”

“过奖了，哪里谈得上经验丰富呀，互相学习就是了。”江翰波停顿了一下，突然，用有兴味的眼光紧紧地盯着她，“马晓粤同志，我觉得你很面熟，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可我好像从未见过您呀！”

“你是不是北京通信工程大学的毕业生？”

“是的。”

“你在大学里是不是校文工团舞蹈队的……啊，想起来了，你是《洗衣歌》里那个活泼调皮的藏族姑娘，对不对？”

“是呀，您的记性真好！”马晓粤惊喜地望着他。

“没错，就是你！你在里面的表演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那个又活泼又调皮的藏族姑娘让我至今还难以忘怀。”江翰波转过头，兴致勃勃地望着她。

“这么说，我们是校友啦！”马晓粤欣喜地瞪大眼睛望着他。

“是呀，我比你高两届，说起来我们还在学校一起搞过文革呢！”

马晓粤想不到在这大山沟里会遇见校友，像见了亲人似的感到又亲切又高兴。

“怪不得我第一眼看到您时也感到很面熟，原来您是我的学长，太好了，现在我拜学长您为师，当您的学徒，可以吗？”

“这是那里的话？你是我的学妹，现在我们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把安装任务完成好就是啦！”

“好呀，”马晓粤脸上立刻露出灿烂的笑容，“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江翰波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打量着身旁这个清纯可爱的学妹，慢慢收起了笑容，不安地说：

“不过，这次的任务不轻，时间紧，我们要连续加班加点干才行，这里远离闹市，生活很单调，除了睡觉就是工作，你要有吃苦的思想准备啊！”

“放心吧，学长，我绝对没问题！”

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来到了洞口前的那排平房的房间里，江翰波把她的行李放下，马晓粤环视了一下屋里，房子是崭新的，看样子还没有人来住过，比局里的宿舍明亮宽敞多了，床铺是用空木箱临时支起来的，旁边有一个用塑料布铺盖的大木箱，是当桌子用的，上面的空酒瓶里插着一束金黄色的沙枣花，给原本空空荡荡的房子平添了几分情趣和馨香。

“哇！房子好大啊！这花是您采来的吗？”马晓粤高兴地轻抚着花朵。

“是呀！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江翰波微笑着朝她点头，“我们工程队的人都住在这排房子里，你住这个房间，我就在你隔壁，有什么需要，就招呼一声。”他看了一下手表，“快到吃饭时候了，你整理一下东西，我去给你打盆水来，先洗洗脸，然后就到旁边小饭堂吃饭，详细情况我下午再向你介绍吧。”

他说着，拿起马晓粤的脸盆往门外走。

马晓粤来到这偏僻的大山沟里，遇上了热情的学长，让她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和踏实，她感激地望着他高大的背影。

山洞很深很宽敞，里面透风很好，顺着长长的通道，两旁是各种用途的房间，水泥墙上涂了白油漆，显得雪白光滑，正在装机的机房面积足有一百多平方米，十几支日光灯齐明，把立起来的机架甚至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透亮，电缆电线工具仪表摆满了一地，在里面感觉很通畅，一点也不觉得是在山洞里。

工程队里一共有九个人，除了两个去安装电源设备外，其余七个人都集中在这里，每个人都根据江翰波的安排，有条不紊地做着自己的工作。

这里看不到日头，在白炽的日光灯下，分不清上午下午、白天黑夜，大家一头扎在工作中，常常是给他们做饭的那位大嫂进来喊他们吃饭，一个个才如梦初醒，这时，总会有人抬头愕然地问：

“现在是吃午饭还是晚饭？”

他这一说，当然少不了招惹一顿同伴们善意的取笑和打趣，马晓粤和他们一起工作，虽然很累，但爱笑的她常常被他们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

她跟着他们在洞子里，布线放电缆、跳线焊接点，测量调试，一会钻地沟，一会爬梯子，样样都抢着干，累得她直喘气，但她却像上足了劲的机器人似的，一刻也不停地和其他人一样的干，连江翰波都忍不住对她喊叫起来：

“晓粤，休息一下吧，你不能跟我们做惯这活的人比，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了！”

可马晓粤总是笑笑，摇摇头，说：

“没关系，我没那么娇嫩，别小看我。”然后又埋头干起来。

但是，细心的江翰波隐约感到马晓粤有心事，她拼命地工作似乎要忘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似的，他常常望着她陷入沉思之中。

一天，吃过晚饭，暮色正缓缓地开始笼罩山谷，夕阳的光芒早被山尖所吞没，江翰波看大伙连续几天加夜班，太劳累了，就宣布晚上自由活动，不过，在这山大沟深的地方，说真的，也没有可以玩的地方，队员们还是老一套的消遣方式，那就是在路灯的电线杆下挤成几堆子，兴致勃勃地打扑克、下象棋。

马晓粤独自走到宿舍前的小溪旁，跳上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

脚下，青盈盈的溪水，带着田野黄土的芳香，慢慢地地流动着，发出低低的响声，宛如轻拨琴弦，美妙极了，可这么富有诗情画意的黄昏，却怎么也提不起她的兴致，她出神地望着流动的溪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离开局里已一个多星期了，悲伤依然不时地攫住她，尤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心里就隐隐作痛，那阴影怎么也挥不去，她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更使她难以忘掉的是在众人面前声泪俱下“触及灵魂”的检讨，她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失败，为什么这么没原则，就觉得自己仿佛掉进了一个万丈的深渊里。

她曲起了膝，把手肘在膝盖上，托着下巴，仰着头，眨巴着美丽的大眼睛，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心里幽幽地低声呼喊着：

“班长，班长……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该怎么办呀？”

班长，她需要依赖的班长，可这时候他却偏偏不在身旁，忽然间，千万种酸楚都齐涌

上心头，她觉得好孤单，好委屈啊！

她自己搞不清这阵子是怎么啦，眼泪特别的多，只觉得渴望保护，渴望温存，渴望有人安慰和了解，她的眼睛又开始湿润了，接着是更多的泪珠夺眶而出。

“晓粤，你怎么啦？”江翰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她的面前，看样子，他已来了有一会了，“你哭啦，是想家吗？”

“没有啦……”马晓粤顿时一惊，不好意思地转过脸，赶快用手背擦掉泪水，“学长，您怎么会到这里？”

“这里是大山沟，我怕学妹会被狼吃掉，所以跑过来看看呀？”江翰波微笑地凝视着她，从口袋掏出手绢递给了她，“把眼泪擦干净，快乐起来吧，欢笑应该属于你！”

“我也希望是这样，但不知怎么搞的，这阵子心里就是像压着块石头似的，总也快乐不起来。”马晓粤幽幽地说。

江翰波看了她几秒钟，然后关切地问：

“什么事会使你如此难过呢？可以告诉我吗？”

“其实，也没什么，都是我不好……”她自责地小声说。

“是拖延报障碍时限的事吗？”

“您怎么知道的？”马晓粤狐疑地看着他。

“你忘了，我们是搞通信的，是千里眼，顺风耳。”

江翰波笑了，长腿一跨，就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接着又说：

“其实，对那个事情，你不必耿耿于怀，放不下来，自己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一天到晚闷闷不乐。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如果你能从失败中站起来吸取了教训，有时候，这不能不说是件好事。尤其是我们这些学生，刚到社会，不会都那么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你件件都放在心上，那还怎么得了！”

“学长，您在工作中也会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吗？”

“那当然有啦！我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施工队时，连一些基本的工具也不会使用，分配的活不会干，被同事瞧不起，挨队长的骂，还常常惹出很多麻烦，不知写过多少份检查了，他们都怕我闯祸，只让我干些简单的出力气的活，你说，那时候我有多窝囊啊！”

“可您现在成了队长啦！我看你什么都会，主要关键的工作都得由您来指挥或亲自操作，您可是队里的主打啊！”

“这都是事在人为，我不怕摔跤，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诚恳虚心向大家学习，不是我夸口，我们毕竟是大学生，我们的领悟力并不比别人差，只要自己不气馁，奋起直追，总会达到目的的，经过几年时间的磨练，我终于闯过来了。”

“您不愧是我的学长，和您相比，我真是太渺小了，一点也经不起风浪，受不了挫折，我真的很没有用。”

“你太自卑了吧，怎么能一下子把自己全盘否定了呢？你一个女孩子从南方大城市来到大西北，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这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何况还在农宣队里和农民三同，表现那么出色，应该是我佩服你才对。”江翰波热烈地说着，“晓粤，你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你虚心肯学，刻苦努力，很多工作一下就能上手，我们工程队的人都很佩服你，夸奖你，你怎么说自己没有用呢？”

“可我笨得却连一个普通障碍都处理不好，居然还连累了大伙，学长，您不知道，我现在是反思期间，等待处理呢！”

马晓粤说着，泪珠开始在眼眶里荡漾，虽然她努力地想把溢出眼眶的泪水逼回去，但完全无济于事，泪水已流下了她的面颊，她赶快转过身用手背拭了拭眼睛。

“晓粤，哭不是坏事，心里难受，就痛痛快快哭一场，这样你会舒服些的。”江翰波望着她，深长地叹了口气。

突然间，马晓粤觉得鼻子一酸，多少天来心底的忧结得到了宣泄似的，更多的泪珠夺眶而出，最后竟伤心地伏在学长的肩膀上哭了起来。

原来，任何人内心深处的委屈一旦被说破了，了解了，会使人真正放声一恸的。她对着眼前的学长，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妹妹似的，把自己所有的懊恼、悲哀一股脑儿地倾诉出来，说了哭，哭了说，自己也不知道说了多久。

江翰波一瞬不停地盯着她，静静地听着她的诉说，这些日子里，他和这学妹一起工作，一起生活，她的单纯善良，她的聪明勤快，她的阳光般的无邪笑容，都放射出一种令人眩目的魅力，使他们施工队的所有人无法不喜欢她，他对她除了多了份校友情谊外，还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清的特殊感情，他奇怪自己为什么对她这样一心一意的关怀，为什么总爱和她呆在一起。

马晓粤的哭诉像鞭子般抽痛他的心，他蹙紧眉头，眼底的火焰在跳动，热烈中混合着酸楚，他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从裤兜里掏出手绢，放在她手里，安慰她说：

“晓粤，别太难过了，既然事情发生了，就要想开点，勇敢去面对，如果你能在这事情中吸取教训，更加懂得了通信的纪律要求，以后就会更小心认真处理，这不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吗？至于处分，你也不用想太多，根据我的经验，这件事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总之，不要想得太多，给自己加压力，把自己吓唬住了，晓粤，笑一笑，你的笑容很美，信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真的，会好起来的。”

江翰波说着，抬手扶着她的肩膀用力地摇晃了一下，仿佛要给她力量。

马晓粤好感动，她泪眼盈眶地对他直点头：

“学长，谢谢您，能这样耐心听我的唠叨，给我鼓励，其实我也知道是自己不对，但心里的闷气就是结着，让我好难受。”

这时，一阵凉凉的夜风吹来，马晓粤打了个寒噤，本能地用手环住自己。

“大西北的温差很大，小心着凉。”

江翰波脱下他的工作服，替马晓粤披上，关心地问：

“现在好些了吗？”

“是的，”马晓粤点了点头，“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我感到很充实，不但让我暂时忘却了不快乐的事情，还让我学到了不少机房里学不到的东西，我只是担心回去以后，不知被怎样处置，怕是要调出机务站了，我好舍不得。”

“好呀，你这么聪明能干，如果真没人要你，你就要求到我们工程队这儿好啦，我们举双手欢迎你！”

江翰波像个大男孩似的大笑起来，笑得爽朗而开心。

“这怎么可能？你们是省上的单位，我哪有这个资格啊，不过，您有这份心，我领情了。”马晓粤也露齿一笑，“学长，您真好，这么善解人意，您的女朋友一定很幸福。”

“女朋友？我……还没有女朋友。”江翰波不好意思地说。

“对不起，您是学长，我以为……您比我工作早，肯定会有女朋友的，说不定都已结婚了呢！”马晓粤也有点尴尬和不安。

“我一直在施工队，虽说单位是在省城，可大部分时间到全省各地去施工，工作地点不固定，哪个女孩愿意跟我们这些到处流浪四海为家的浪子呢？”他似笑非笑地抿了抿嘴。

“您用不着这么悲观，像您不但长得帅，学历高，技术又好，根本不愁没有女孩子来找您的。”

江翰波望着马晓粤一本正经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这话倒不假，这几年身边热心的师傅们也给我介绍过几个，也有个别胆大的姑娘向我频送秋波，但我的原则是宁缺勿滥，要找就找一个称心如意情投意合的。”

江翰波说到这里，转头凝视着马晓粤俏丽的脸，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片温柔而灿烂的

光华，兴奋地说：

“晓粤，你知道吗？自从见了你，我就认定要找就要找个像你这样的女孩……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有，我一定不会随意放过，你觉得怎样？”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马晓粤，心中似乎腾跃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激情，整个脸孔都被热情烧得发亮，情不自禁地拉住了她的手腕。

马晓粤震动地抬头望着他，接触到他那对灼热的眸子，她感到他的眼睛里燃烧着奇异的火焰，那是泄漏秘密的火焰，她的脸竟然蓦的发热了起来。

“……其实，我并没有您想的那么好，我是个把什么都容易弄得乱七八糟的人……”

“不是的。”

江翰波摇摇头，直视着她绯红的脸，和清亮的水盈盈的眼睛，热烈地低语起来：

“这些日子里，我发现你这个人有很多我所喜爱的东西，你善良却不懦弱，聪明但不张扬，温柔却很独立，你知道吗？当我第一眼看到你，就给我从未有过的震撼……如果我说我已喜欢上你，你会相信吗……”

马晓粤扬着睫毛，受惊地望着他，仿佛她是个犯了过失而被抓到的孩子，连忙摇头。

“学长，您是在开玩笑吧？这不可能的，您并不了解我……”

“晓粤，不要紧，我们可以慢慢……”江翰波正要向她表白什么，只见工程队的一个小伙子气喘喘地跑了过来，大声喊：

“江队长，有您的电话，是省上打来的，您赶快过来接。”

“好，我就来！”他答应着。

离开时，他用充满爱恋的目光望着马晓粤，他的眼底儒雅温柔和在一起，竟使他有种震撼人的力量。

马晓粤闪动着长长的睫毛，一时不知怎么办好，愣愣地望着他消失在夜幕背影。

她觉得学长并不是随便说说的，他是认真的，她的心头掠过一种奇异的、不安的感觉，猛然发现披在身上的衣服，想起什么似地叫了起来：

“学长，您的衣服……”

说着，就从石头上跳了下来，随即跟着朝他走的方向跑去。

## 十五

石闵华在省上的学习结束了，根据安排，第二天是游览参观活动，但他一刻也不想多停留，找了个借口，坐上当天的火车连夜就赶回局里。

走了半个月，时间说长也不长，可是在没有马晓粤在身边的这段日子里，石闵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她的笑，她的举手投足，她那满足的声音叫着“班长”的神情都会鲜活地浮现在眼前，思念就会再度占满他整颗心，就恨不得马上飞回她的身边。

他回到局里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他把行李往床上一扔，脸也顾不上洗洗，风尘仆仆就径直往马晓粤的宿舍跑去。

“砰、砰、砰”

石闵华兴奋地一边敲着门，一边想象着即将带给马晓粤的惊喜和震撼，顿时一股醉人的快意迅速渗透了全身。

门打开了，可迎接他的是刘莹。

“闵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快进里面坐。”刘莹发现是他，惊喜地把他让进房间里。

“莹莹，晓粤她怎么没在宿舍？她到哪里去了？是在机房上班吗？我去找她好啦！”石闵华说着，掉头就要出去找她。